

19 JUL 1935

請看本刊三大徵求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code.

# 藝風社三大徵求

## 一 實用藝術專號

徵求文字繪畫照片及實物材料(參看本刊第一〇一頁)，雙十節截止。

## 二 暑假生活文字繪畫

徵求文字或繪畫一件，足以代表本人暑假生活者，不拘大小，均可入選。八月十五以前，愈早愈好。以上兩種除同人願盡義務外，每千字或每件作品薄酬一元至五元。

## 三 航空建設廣告

徵求為航空建設獎券所用大幅廣告，稿樣大小顏色文字均可自由支配。九月底截止。請由各方名人組織之評判會評定。第一名獎金一百元，第二、三名五十元。其下及格者每名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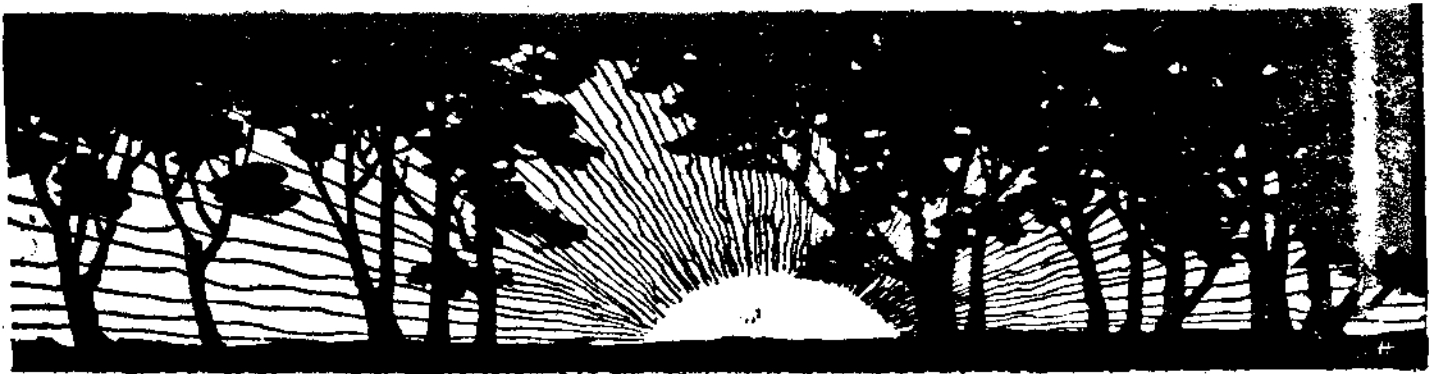
藝風社謹啓

阮若子

劉父題



期六第 卷三第



# 藝風月刊

第三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雷從三峽起.....天向數峯開.....楊健攝

公園景色.....焦山松寥閣.....倫敦動物園.....孫忱照攝

柏林郊望.....巴黎蒙樓公園.....孫忱照攝

南京靈谷寺.....劉萬九攝 湖畔.....邵倬攝

雙鷓.....問德甫攝

非惟錦綺謀，祇爲厚民生.....李梁鴻攝

忽列拉新村的斷片.....荆有麟(二一—二六)

巴黎舉行學生藝術展覽會.....士文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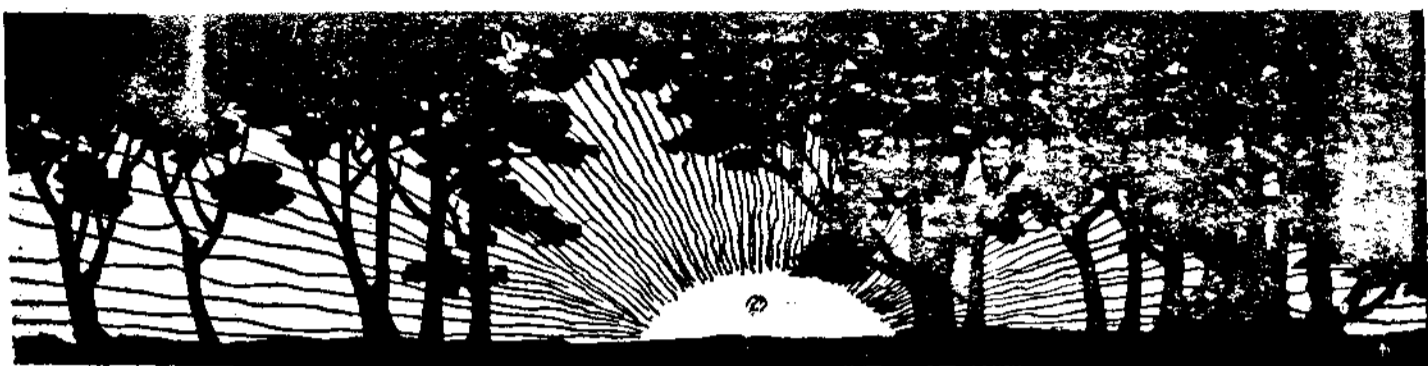
方向.....吳小甫(二九)

遊痕.....李鴻梁(二〇—二二)

愛與死.....柯耶作

初會.....徐蔭祥(三一—三六)

女像.....Driver 雕



一八九八漢陽鋼鐵廠造……………心南(三九—三〇)

碧江柳岸釣月圖記……………陸自在

賭……………蔡金燦(三—三)

五月在柳堤上……………虹飛

建議于作曲家們……………陳酒(三—三)

嫩柳枝下……………劉萬九攝

參觀東京小石川植物園記……………蒲若(三—三)

天竺道上……………潘惠霖攝

兩兩時禽噪夕陽……………貢滋葵(三—三)

悼貢滋葵君……………編者

東方博士的賜物……………星女士譯(四—四)

紀念陶緝民先生……………李季谷(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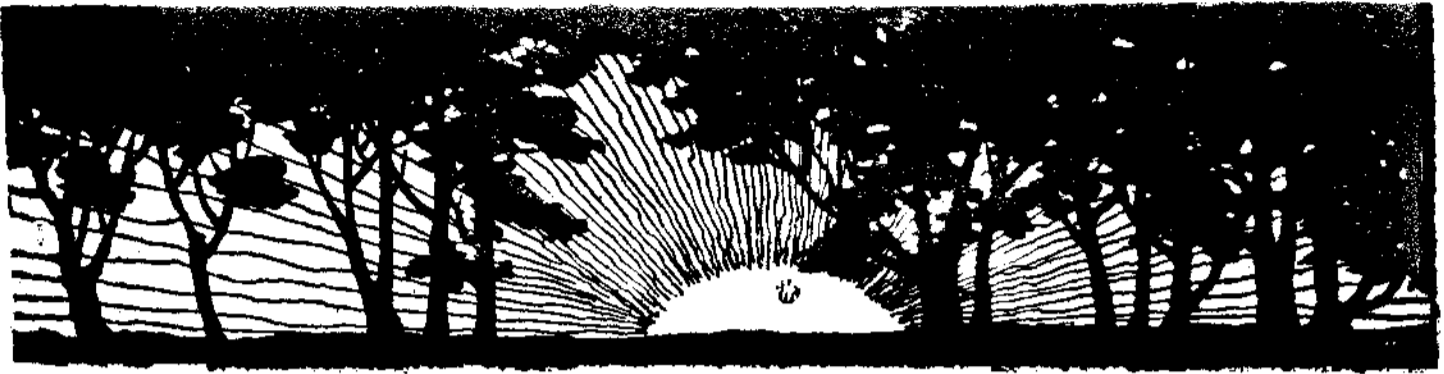
閨怨……………世逸 怕失掉的悲哀……………昌瑞

航桅……………李東平作

S女士肖像……………曾鴻作 教會之風景……………梁錫鴻作

相會之微笑……………趙獸作 二人……………李東平作

靜物……………梁錫鴻作



## 民俗園地

..... (三一〇)

諸人種底小孩取名.....

敬文譯

涉縣民間信仰.....

王福義

祠山大帝.....

佛兒

自然神話.....

靜君譯

閩南婚俗小記.....

翁國樑

孝女和降雨仙官.....

秋子譯

## 湖上

..... 朱侶萍(三一六)

荷塘之鴨.....

騰友真攝

山中雜詩八首.....

王顯韶

## 牆壁

..... 王毅君(三一六)

巴黎獨立派畫會出品.....

Luce 作

昆春.....

虹飛

## 現代世界名畫家

..... 梁錫鴻(三一七)

插圖兩幅.....

梁錫鴻寄

## 一幕短劇

..... 季誠性(三一七)

陳樹人先生詩.....

柳非杞

## 病中的囁語

..... 夏藝圃(三一七)

醫院中.....

Aselin 作



板色詩筒.....錢畊莘(六—九)

馬耳他島的維奴絲.....春苔 沒有糖的咖啡.....文懷朗

憶.....甜 冰(八—八三)

詩人 Paul Valery 雕像.....Vautier 作 農家「現代展覽會」.....柯寫作

倫敦新開法國飯館.....巴黎新式家具之一.....竹韶寄

巴黎歌舞.....藝人柯萊娜.....玄玉寄

倚樹憐芳意.....孫忱照攝

縞素妝.....孫忱照攝 攀條惜歲滋.....甜冰攝

肖像.....顧了然作

姐姐.....韓尙義(八—九)

大飯店廣告.....李拔克作

別了，麗萊！.....喻松年(六—七)

王祺先生作品.....許士騏寄

陸老師的喜劇.....孤 芳(六—八)

銅雕犀牛.....盧章斯基作

實用藝術專號徵求.....孫福熙(一〇—一〇三)

巴黎大學城英國宿舍.....春 苔

### 文藝消息





北 行 列 車							站 名	南 行 列 車						
濟津混合	濟津混合	徐濟混合	浦徐混合	津浦快車	平浦通車	滬平通車		滬平通車	平浦通車	津浦快車	徐濟混合	濟徐混合	津濟混合	津濟混合
73	76	74	72	22	306	302		301	305	21	71	73	75	77
						16.00	上海北站	7.45						
						23.15	南 京	24.00						
			7.35	10.00	19.15	1.40	浦 口	21.15	8.00	19.00	20.20			
			9.37	11.40	21.06	3.05	濰 州	19.36	6.23	17.30	18.17			
			15.12	16.11	1.13	6.38	蚌 埠	16.19	2.20	13.23	12.30			
		7.20	21.55	21.30	6.30	11.05	徐 州 府	12.11	21.02	7.45	6.10	19.20		
		9.59		23.45	8.38	13.05	臨 城	10.10	18.20	5.15		17.15		
		13.23		2.55	11.42	15.47	兗 州 府	7.50	15.30	2.26		13.46		
		13.56		3.23	12.08	16.14	曲 阜	7.14	14.37	1.24		12.50		
		16.45		5.42	17.27	18.15	泰安府	5.43	12.42	23.29		10.33		
23.00	12.00	19.18		8.28	17.05	20.45	濟 南 府	3.33	10.16	20.54		7.25	23.35	6.05
3.26	15.41			12.10	20.52	0.25	德 州	0.20	6.15	17.03			19.47	2.20
7.34	19.18			15.48	0.31	3.29	滄 州	21.39	2.30	13.22			15.58	21.57
11.50	22.58			19.38	4.13	6.30	天津西站	18.53	23.01	9.47			12.20	17.20
12.03	23.10			20.10	4.40	6.55	天津總站	18.40	22.45	9.30			12.05	17.00
				20.20	5.20	7.30	天津東站	18.20	22.20	8.50				
					8.19	10.24	北 平	15.05	18.50					

津浦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實行

發售減價頭二三等



遊覽來回票

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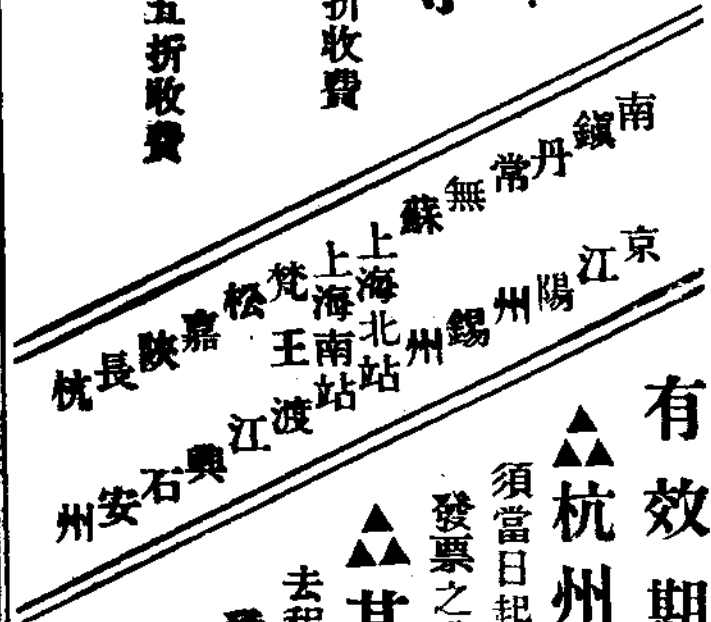
票價：

▲頭二等

按雙程七五折收費

▲三等

按雙程八五折收費



有效期間：

▲▲杭州南京間

須當日起程二日內到達終點回程十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得在上海北站分程

▲▲其他各站間

去程當日適用回程七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

京滬 滬杭甬 鐵路管理局廣告

雷從三峽起



楊健攝



天向數峰開

楊健攝

# 公園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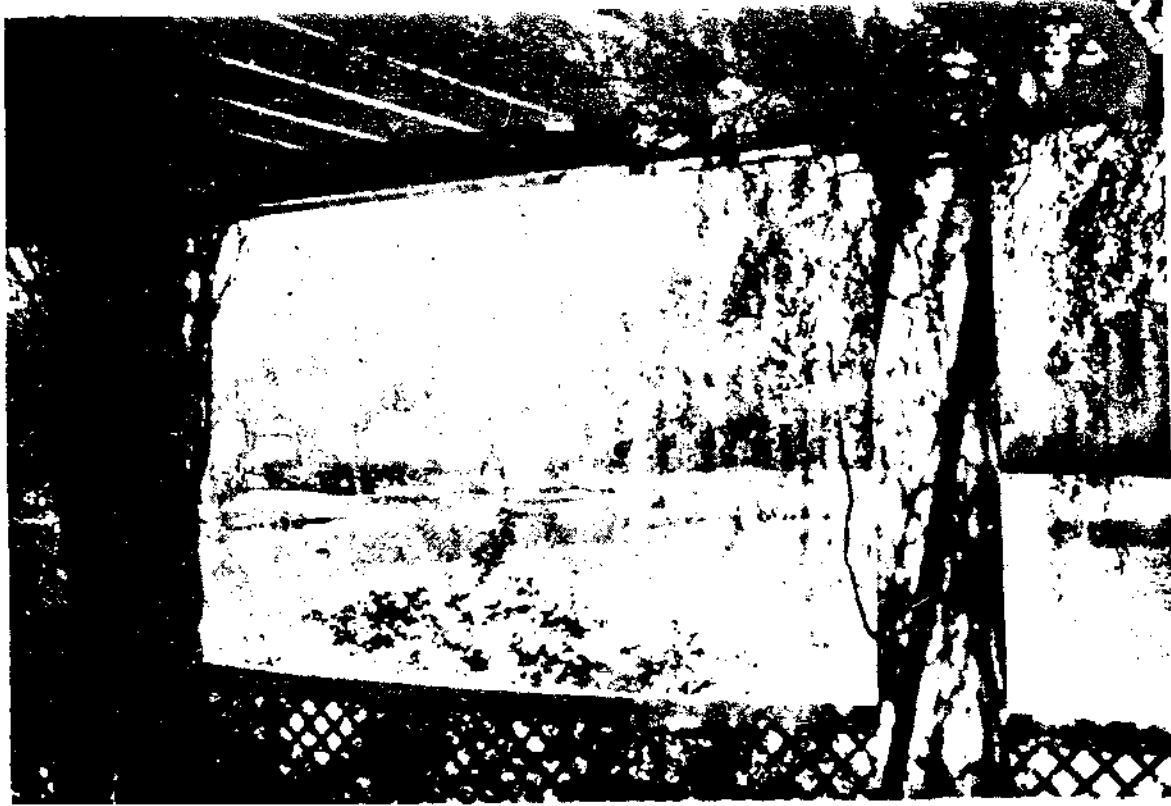
焦山松寥閣

孫忱照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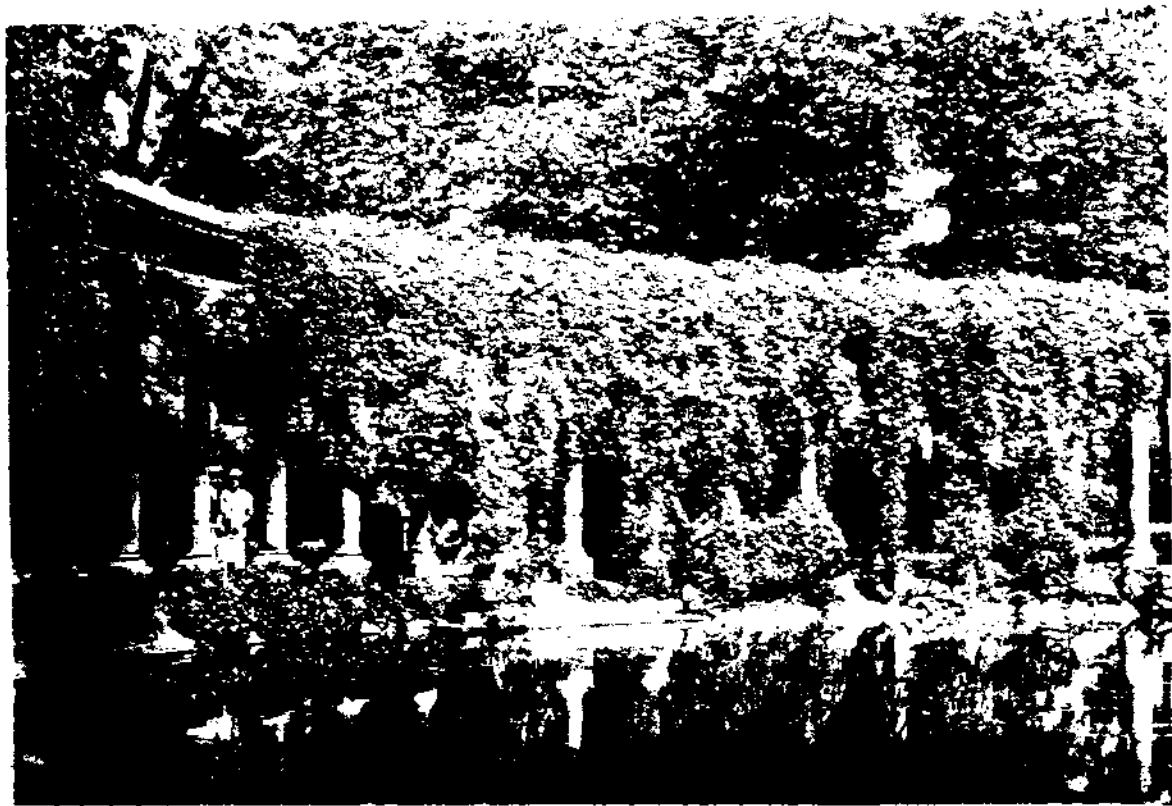


# 倫敦動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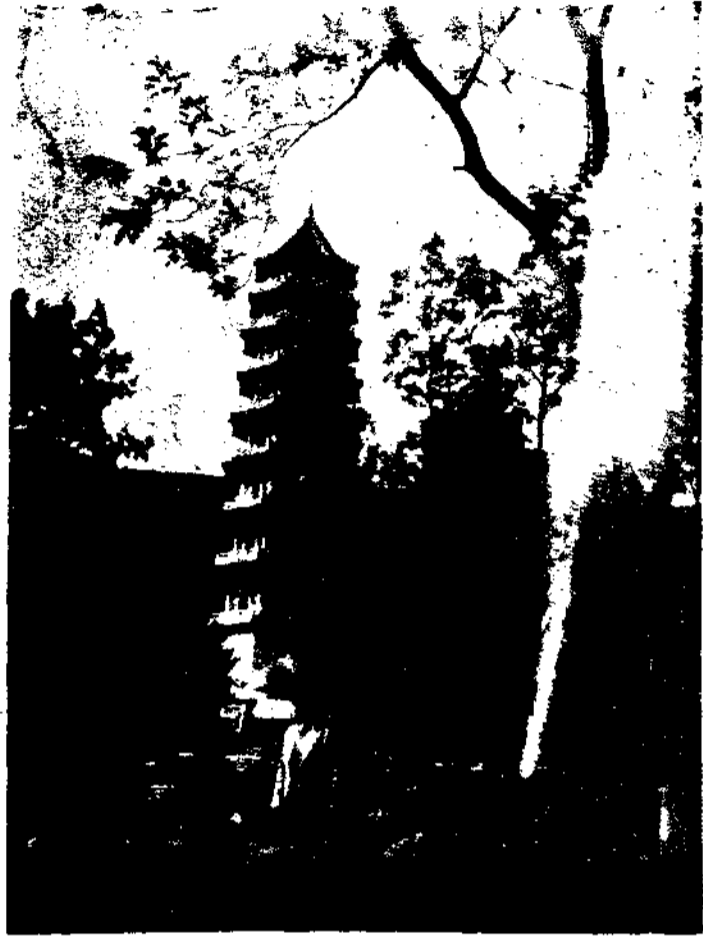




柏林郊望



巴黎蒙梭公園



南京靈谷寺

陣亡將士紀念塔

劉萬九攝



湖畔

邵涼攝



蘇州美專製版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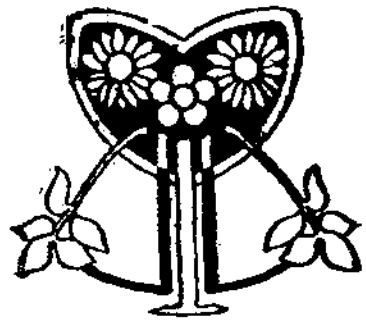
雙鵝  
問德雷作



非惟錦綺謀，祇是厚民生。

李鴻梁攝





## 忽列拉新村的斷片

荆有麟

三月裏，一個清朗的下午，忽列拉招待我們去參觀他的新村。

我們一行，共四個人，錢用光，黑旋風，崙波和我。乘的是兩輪的舊式馬車，沿着順山的河濱，蹬蹬地走了一個半鐘頭，才到了忽列拉的新村。

最先出來招待我們的，是一個蓬髮的少女，白而圓的臉，紅的唇，長的眉毛，兩顆大眼睛活動得像搖鈴一般。一開門，先給我們一對酒窩，然後是整整九十度的鞠躬。黑旋風急的喊！

「姑娘，不要客氣吧，我們是隨便慣了的。」說着，也回敬了一個將近九十度的鞠躬。我們大家都笑了。

在笑聲中，我們踏進了忽列拉的新村，沿着兩旁式樣奇異，顏色鮮麗的平房，踏着柔輭如綿的草地，在花香中，鳥語中，一直走進村政辦公處。黑旋風忍不住叫了：「！

「姑娘，怎麼一個人都沒有呢？」  
「現在正是工作時間，大家都作工去了。」姑娘一方面代我們弄茶水，點心，一方面答黑旋風的問。

「那麼，忽列拉呢？他也去作工去了麼？他約我們今日來呀。」錢用光也插嘴了。

姑娘將茶水點心放好，又搬出許多表格簿，讓我們看這裏的工作統計，才

慢吞吞地答：「！

「是的，忽列拉也工作去了。因為我們這裏，不論什麼人，每天都得有八小時工作，今天是我值日，所以我代表他招待諸位。」

「阿呀！這可出了奇事了，我們來的目的，固然是參觀新村，但更大的任務，是我們幾個人，有三四年不與忽列拉見面了，找他談談，才是我們真實的來因。這，怎麼辦呢？他——忽列拉作工去了。」

姑娘看出了我們面部的表情，趕快就解釋：「！

「諸位既然來了，就在此地住兩天

也不妨。我先帶諸位去參觀，等到忽列拉下了工，他自會陪諸位來談的。」

我們來的目的，既在找忽列拉；忽列拉不在場，當然沒有參觀的興趣。我便對那姑娘說：「

「姑娘，你既值日，想必還有別的事情。你就去辦事吧，我們在此地休息一會兒，索興等忽列拉來了再參觀。」

但她却不同意：「

「不，等忽列拉來了，各部分工作都停止，你們就不能參觀了。再說，我也沒有別的事情，就是專門招待諸位的。」

四個人無精打彩的跟在姑娘的後邊

先走到的是木鐵工廠。正在工作的，約有二三十個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但却看不見老頭與幼年。除了鐵椎聲，鋸斧聲，便是機器聲。姑娘對我們解釋着：「

「這是木鐵工廠。所有村裏的建築器具，一切材料，都要這個工廠來供給。起先，因了工作人員的生疏，機器的缺乏，當然有些困難；可是，我們都很耐心的掙扎着，竟慢慢克服了困難。現在，我們是剩餘了，所有方圓四五十里的村莊，都靠我們這個木鐵工廠供給材料。每年只這個工廠，我們就有一兩萬元的收入。」

姑娘講解着，並指示我們，鐵的來源，木的來源，機器的來源；最後，還對我們說：「

「如果，不是人少同時間的短促，連機器都要自造呢，不再仰給外國。」這大話，却使黑旋風吐出了舌條。

我們又走進農作場。

這裏不像工廠，祇有五間大房子，便得容納二三十個人及各種機械與材料。這是一望無際的三十頃大平原。地上長滿了麥子。在各種麥子，如大麥，小

麥，芒麥，油麥等分界處，盡是桃樹杏樹與梨樹。時值三月，油綠綠的麥子，配着紅白相映的桃花，香氣儘往人鼻中湧。蝴蝶到處飛舞着。錢用光高興了，唱着那不三不四的蓮花落。崙破高興了，哼着「桃花江是美人窩」。黑旋風也手舞足蹈的想捉蝴蝶。工作人員很稀少，因為目下還沒有到農忙期。據領路的姑娘告訴我們，現在的農作人員，正都在課堂裏講。這一下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我們都是作小學教員的，很想看看這些壯年的農民，在受怎樣的教育。於是我們再往前走，穿過了麥田，走盡了花岸，展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小小的丘陵，丘陵上搭着四面無牆的涼蓬，那裏正坐着百八十個人，每人手裏都拿着一本書，如開什麼會議一樣。這個站起來，講了幾分鐘，那個也站起來講了幾分鐘。我因為耳朵聾，聽不清他們講的是什麼。崙破告訴我：他們正在討論

麥開花時，怎樣避風的方法呢，每人都照了書本的理论，同自己的經驗，滔滔地講着，直到他們的下班鐘點到為止。

然而，此地也沒有忽列拉。

我們跟了姑娘的脚步，還是往前走

。這回，可碰到稀奇的啦。

遠看，是二三十個老年人，正在對四五十個小朋友講故事；到眼前，却不是那麼一回事，是一般小朋友正在教老年人識字呢。黑旋風看的着了迷，他說：「要家裏都照這樣辦，還怕國家教育不普及嗎？」於是走上去，問一個老太婆，能否記憶所認識過的字。老太婆的答話。很有趣：

「怎麼記不得呢？先生；我什麼心也不要操，有吃，有住，專認幾個字，還怕記不得嗎？我現在都會寫信了呢。」這裏，當然更看不見忽列拉。

於是，我們又走向左邊去，那裏是

有許多房屋排列着。姑娘在將近門口處，對我們講話了：

「你們的朋友忽列拉，就在這裏邊工作。但是請你們不要同他講話，馬上就下班了，下了班，你們再細談。這裏邊，千萬不要同他講話。」

使我們如墜五里霧中，見了朋友不准講話，那是多麼難受的事情：我正要向姑娘問明白，她已推門進去了，我們只得糊裏糊塗隨着她進去。——心裏是都懷着鬼胎。

哈：這是物理化學室。擺滿了器具，瓶瓶，罐罐。擺在檯子上的幾樣東西，有的放火焰，有的冒蒸氣。忽列拉的確在這裏，手裏拿着顯微鏡同鉗子，正在對桌子上的東西出神，看見我們連睬也不睬，要不是我們曉得那些化學品有危險性，真想上去請他吃兩個耳光，約我們遠道而來，就那樣冰冰冷嗎？但我們莫名其妙，是他弄那些化學品作什

麼用呢？姑娘看見我們想動問，趕快把我們帶出來，恰巧，鈴聲響了，姑娘告訴我們，這是全體工作人員下班鈴，我們很快的，走回村政辦事處。

全體人員都跑向浴池去洗澡。姑娘也將我們拉了去，但因我們不慣於那樣男男女女一塊兒洗，祇在旁邊看了看，就走進他們的公共食堂去等候。一會兒，洗澡人都來了，男的同我們握手，女的也同我們握手。黑旋風弄不慣，連連說：「男女握手不要緊吧？」引的全堂人都笑了。

最後，是忽列拉，把我們讓到一個靠屋角的桌子上。我們因為肚子有點餓了，也顧不得談心，狼吞虎嚥地，吃過了晚餐，又走進休息俱樂部。這回，招待我們的，是我們的朋友忽列拉。

休息俱樂部，有留聲機，有無線電播音機，及其他各種玩具。我們因為要同忽列拉談話，也無心去弄玩意兒。在

我們談過別後種種情形後，忽列拉也講起他的新村成立的經過：

「所謂新村，是外邊人加給我們的名詞，再加上忽列拉更無道理了。本來這裏叫流村，人口就是現在這麼些。自二十年大水後，這裏蕭條的不成樣子。剛巧，我那時在家養病，想想這樣下去，只能一天一天走向滅亡的道路，便下決心，要振興我們這個流村，便開始了家家戶戶的訪問。訪問的結果，方知道並不是沒有辦法，實是沒有人肯領導他們走向生活的路子。因為這裏土地適宜，山水具佳。如果建設起來，定能成一個富厚之鄉，於是，我就計劃怎樣建設，計劃擬好，召集了一個全村會議。大家聽了我的計劃，都贊成，惟不相信能實行。我首先將我的家產一律供獻出來，現在的村政辦公處，即是我家的原來房屋。村人在這樣紛紛議論中，我又到各家去解釋。把他們所有的疑團，完全

解釋了，然後再召集全體會議，推舉出各種負責人來。如起小服管理木鐵工廠，順順管理農場，各部人物一推定，我們先把全村的土地打成一片；契約雖各人藏在各人家裏，但耕種不分你我。恰巧，那一年旱得很厲害，我們全副精神利用河流灌田，果然，這一年，我們收成非常之好，除留夠村人全年食糧外，我們把剩餘的糧食一律糶出去，共得大洋壹萬三千。有了錢，我們更好作了，買抽水機，打洋井，現在我們的土地，無論怎樣天旱，我們都不怕。大眾一有了飯吃，困難就少了。於是我們修築道路，改建房屋，到現在，人人都過着水平線以上的生活。不過，我們還不以此為滿足呢！」

忽列拉話只講到這裏，忽然鈴聲響了。據說：這是睡覺鈴。一看，時間是整整十點，想不到談話竟佔了那樣多的時間。忽列拉將我們引到專為來客預備

的賓舍中，他就忽忽地走了。這一夜，我根本沒有合眼，想着中國只有這一點點的曙光。



巴黎舉行學生藝術展覽會。  
這是籌備的一幕。

士文寄



# 方向

——藝術家禮讚

吳小甫

在一個經過長期鍛鍊與磨折，而差不多走到人生旅途之盡頭的人的心坎中，假使這人聰明而見解正確的話，那麼他那心坎中第一件「拳拳服膺」的應該是方向這東西吧。於藝術家，這正是如此。

藝術家所以與庸俗者流有點兩樣的緣故，根本就不在於他的方向和「大腹便便」者的不同。藝術家朝朝暮暮所追求的是創造，同時又是犧牲，而另一種人時時所打算的無非是如何多得一筆錢和多享一回陶醉罷了。這兩種人都有他們的熱誠，然而熱誠的方向是各不相同的。

據藝術家看來，在遼遠的奮鬥過程

上就是一時乃至長久摸不着成功的邊際，或見不到絲毫的曙光，而只在一層一層的黑暗包圍中衝進，——這，在外觀上好像是悲觀的，然而如果在這樣險惡沉悶的氛圍中迫進的過程上所具有的方是向是對的，那麼，或遲或早，漸漸的而終於飛躍的，那發展着的事物畢竟會給我們呈現出燦爛的美景呵。拿另一些詞句描寫，則是走路走到好像無路可走的時候，便有新的局面展開在前面；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反過來看，目前的大觀園而沒有延綿「世澤」的方向，則其榮華終有那麼一日將突然宣告幻滅的。所以方向問題是一切發展與興衰過程的根本問題。

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當把人生旅途的方向擺置得遠大，正確，並且堅定。在這樣擺置了的基礎之上，不用說任何小事體不能動搖或誘惑他，就是什麼「大故」也不能震撼他呢。所以外國人說，「生命短而藝術長，」意思是藝術比生命還要來得重大。因而藝術家對於事業不怕不成功；有了正大的方向而向之作永恆的追求，結果是會光明的。

惟有具了這樣的意識和信心，那藝術家才能夠有堅強的靈魂。而有了堅強的靈魂，那藝術家才是從庸俗的溝瀾裏解放了出來的。

這樣的藝術家是可愛可敬的啊！



## 遊痕

李鴻梁

我化了二毫錢，那可憐的黃包車夫，就無論跑得怎樣快，至少在這十分鐘內，他終跑不出我腳前的三尺路的範圍。這完全因為沒用的我自己背不動網籃的緣故。

到了汽車站，遇到了幾個每天見面的學生。但在此時，似乎與平常有點不同，似乎客氣一點，又似乎親熱一點。

票子買好，走上車箱，這時候，已經排滿了一排一排的人頭，向着門口帶着厭惡的眼光，看着一個一個進來的人。管他媽的，走到人頭缺陷處坐下來再說。

車子開動了，大家就開始如病如癩

一般地癩動起來。這真可笑，聚集了這許多陌生人坐到這樣的小屋子裏來發發抖。

有些人回味着臨別時的情狀，有些人預計着相逢時的懽欣，有些人回想着過去的得失，有些人希望着將來的勝利。雖然大家默默地，但是在這默默地之間，各人奔放得比車輪轉動得更快的思慮。

據說從前乾隆，有一次在金山上眺望長江，就指着江中來去的船隻問和尚：「你曉得長江中有多少船隻？」和尚說：「有兩隻。一隻爲名，一隻爲利。」

但是我想至少和尚自己的一隻忘記了

。試問和尚究竟乘那一隻呢？

開往W城的汽車，更擁擠了。站中賣票的非常客氣，有求必應，來者不拒。可是等到坐不下了，要想他給你多添車輛，那就對你不起。你和他理論，那末你白損失你自己的時間，他的時間是已經賣給車站的了，他到夜就睡在站裏，你呢，你錯過了時間是沒有辦法的。所以結果終是和豬欄一樣的載了去。

「你可以坐這上面！」剪票的指着幾袋郵包，對我這樣說。我也沒法，只得坐在那個上頭了。誰知道這裏邊裝了些甚麼命運呢。像我這樣一個貧弱的人，也居然能夠將一部分人類的命運鎮壓

在自己的屁股之下。我想偷偷地劃一根火柴掉他燭的，這雖然是弱者的辦法，但至少使這一部分封固了的命運發生一點變化。判決死刑的公文，因此可以延長幾天生命。追討債款的書函，因此得到較緩的籌措時日。……但是母親或愛人病正危急的時候，急於要她的兒子或愛人去見一面呢？這樣一來，不是糟透了嗎？想到這裏，把已經插進衣袋裏去摸火柴的這隻手，不覺鬆懈下來了。唉，弱者終是弱者呵！弱者專做「但是」以後的文章的，幾個「但是」一來，勇氣就等於零了。

我的右對角，坐着一位胖姑娘，她的兩頰像兩個灌滿了熱水的橡皮袋，隨着車子的震動而顫抖着。她擠在狹小的坐位裏，外輪廓被壓迫得變了樣子。因此使她常常有呼吸困難的表示。車又震動得這樣厲害，她內部的脂肪像水一般地時時有決口的危險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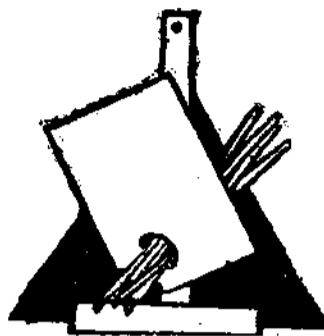
滿山開着杜鵑花，深紅的，淡紅的，暗紫的，淺紫的，白的，黃的，嵌飾着汽車的一邊的每個窗洞裏。時間拉着這般「錦綉河山，」向車後飛馳過去。W城沒有奇特的東西，街市也很平凡，這當然是就表面而說。惟城南，有一個外國和尚所辦的P醫院，水泥新式的建築，面積佔地約數十畝。還有離此二里許，有一個M先生的墓，全體以石頭造成，非常壯嚴。這兩者同樣是W城的偉觀。不過一個是中國人存放屍體的；一個是外國人醫治活人的而已。二四，四，七於一相室。



愛與死

柯耶 (Goya) 作

巴黎舉行柯耶版畫展覽會，此幅蓋西班牙國家博物館所收藏者。



## 初會

徐蔭祥

我的心，突突地一連跳了好幾天；

尤其是今早天還沒有亮透，便醒在床上，恁怎般也睡不着。在被窩裏，手指觸到胸臆，覺得皮膚裏有什麼東西在攻動，很快，怦怦地，比前幾天跳得更利害了，摒息着呼吸，彷彿還聽到自己的心的顫聲。

「是罷，一些也不用奇怪，誰都是這樣，在去會一個初交而還沒面識的異性之前，他（或她）總免不掉要這樣的……現在，她也許和我一樣的在那裏不安吧！」我是這樣的想着。

忙碌着，大家忙碌着，整個學校裏的同學都預測到這次風潮的形影，在短時間內是不容易平靜的，所以多要回去，

到他們的故鄉，投在他們的爸媽的懷裏

，愛人的身邊；我可是我沒有父親的孤兒，家裏只有一個年高的慈母，和六歲的幼弟，沒有愛人，可是在異鄉找到一位異性的朋友——是洪君的未婚妻介紹的。他們是同在無錫的WS絲廠做事，是知己，據說她就是當地人，姓韓。

這是多麼巧，我回鄉的路途，恰要經過那裏，有得機會和她見一面。

「情會去啦！」別的同鄉們，還要在這裏玩幾天，當我今天乘早班車走的時候，他們多用這一種喜諷的語調送我。

「唔，別胡鬧！」我沒有別的話好回答咧。

「隆隆——」車子是獨吼着前進，我非常的不安寧——心在肚子裏跑得怪利害似的。

「她的臉龐，不知道和那張送我的照片像不像？她的性情，是否同她信上表現出來的這般柔膩？她底一切的一切，可否……給，朋友，朋友那管這些，好糊塗……但是人品是怎樣的？是可以問的囉……」

「還有，見面時說些什麼？報告我們學校裏的風潮情形嗎？但她不問時，又怎好提？說幾句客套！可是三言兩語完了，便默對着嗎？不行，傻子！啊，和她親熱……吓！這樣會吃人家罵你「流氓」……」



唉！我真要哭，心裏恨自己太沒用，連去和一個陌生的異性做應酬都不會，還做人？

隆隆的車輪還是向前奔，一站過了又一站，吼着，咆哮着。車中的人們，多給這個隆冬的寒氣壓得頭都縮在高大衣領或圍巾裏去，那些一樣東西也沒有的人，只好把身子捲曲了起來，像個香油蟲。我用視綫掃射一週，彷彿誰也不介意我；他們的臉色，充分地輕舒，有的還安適地在打盹，大約昨夜沒有睡夠，爲的是要趕來乘這第一班向西行的早車吧。

我很想去找個人來談談，或者，恰巧會碰上個對於交道方面懂得些的，他會解除我底一切難題。可是整個車廂裏找遍了，大都是些農工模樣的樸實人，就是有幾位衣冠楚楚的人，也都顯出封建遺老般的神氣。

玻璃的車窗外，一團團的黑烟，在

那灰色的空中向後滾着，舞着；車廂裏，一縷縷香煙的烟絲在繞着，混着，一陣陣旅客們瑣碎的雜談；忙碌的車役往來叫着，賣着，以外，全是些沉寂的空氣，我却還是陷於難解的沉思中。

「嗚——」地從車外衝進來一聲長啼，驚醒了我底入神的心，我連忙拉開玻璃窗，探頭看去，啊，大煙囱林立的無錫，剎那間移到眼前。

走下車來，和流水般的夾在人羣裏擠出車站。一陣人力車夫，不管警察的藤鞭在空中呼呼的打來，更不管身上同時凸出的血痕和辣痛，奮勇地湧上來，像盜匪，每個人搶着旅客們的行李連人也拉了走。我也昏沉沉的，恁一輛車子拉送到一家大旅館——新世界去。

放定了房間，看看手錶上，已過午得好久了。於是連臉水和茶都來不及用了，一口氣跑出來，在馬路上買了些麵吃。只求很快的塞飽了空虛的肚子好去

看她。

雖說每次出進，那裏是我必經之途，有時還得住上一夜，可是從沒有注意到WS絲廠在縣城的那一面，有多少路？怎樣走法？「喂，請問這裏的WS絲廠離這邊有多少路？」我先向店老闆打聽，誰知他們回答，使我吃驚，在東南三四里外的鄉間哩。啊，也不必管錢，倒楣啦，坐人力車去好了！

走向鄉間去，風一陣緊似一陣，我把圍巾勒得差不多喉嚨裏透不過氣來，可是沒有用，頸項裏還是感覺到冷。好哇，又來了，一路上又是和在火車上那樣的胡思亂想，急哪，我和她的距離一步步的近來，我的心也隨着愈加急起來，因此，路過的一切冬之野景，全給忽略了。

「急有什麼用？除非不要去看她」

「是的，不用急，到那裏自然會有

得話講的……；哈！」我又暗笑自己會這樣想，倒像是個怪內行的。

「她現在也許在廠門口等着，咳，我們從沒見過面，要是一個粗心，或者會「相見不相識的當面……不，宏的妻也會……呸！呸！人家有多空多急？……」

「先生，到了！」

「什麼？」他特然叫起來，倒把我一驚，我連忙問了兩遍，纔知道目的地已經到了。啊，我心蕩肉震着，比先前利害了幾百倍，慌亂的程度，已超出了沸點。

WS廠的門面，在我走進去的瞥之間，似乎關心到恰像一座雄壯的校門，有門房，有二三尺高的冬青樹所夾的沙徑，……但抬頭看去，那對大烟囪却特異地冒着烟，並且隱約聽去，札札的機聲，報我個想像得到的工作間繁忙的情況的消息。

跨進那幢衝要的辦公廳，規模却和上海的銀行相仿，一個半圓形的大櫃檯，圍住了許多在忙碌地辦公的人。

「請問有一位周女士在這裏面嗎？」我躊躇了一歇，想定先找我們的介紹人，惚惚地向櫃台里找一位在看報的中年人這樣問：

「哪個周女士？」那個人說話到滿和氣的。

「周文鶯女士。」

「是了，請等一等，」他說了這句話，便走到那邊去提起電話筒來傳了話。我睜着眼呆瞪着，心裏却很想走——

是逃避這個羞答答而無措的初會。可是我的脚彷彿被穿牢了般的，只肯在這大廈裏的水門汀地上躑，像迷了走不出去的。那時我的頭低下，真個目對鼻，鼻對心，還在尋思着應付那慌急無措的快要來臨的一幕喜劇的方法。可是呀，心緒亂如麻，反覺得頭都有些昏暈，彷彿地上現出了許許多多的韓女士的肖像，和她的照片上一樣地向我微笑着，因此我的心，蕩動得從口裏跳出來了。自己還覺得臉上在發燒，但要避免給那些櫃台裏的人瞧出我的心跡而暗笑。便用畢身的氣力，竭力把自己壓住，移高視線去，眇探櫃台裏的人，覺得可笑，自己一個人在發渾，誰也沒來注意我，他們多在幹着他們各自的工作哩。

「密司脫徐，是你來了？」我正踱過去，背後一個似乎有些熟悉的輕柔的聲音叫住我。我立刻心一跳，好像要跳出肚子。

「唔！密斯周，我來了，你好？」我忙把身子轉過來答應着。

「不敢當，還好，你幾時來的？」一面她又引我走進一間會客室裏。那裏是方方的，很小，兩個角裏鋪着小沙發，中間立了一張上面鋪着白竹布的圓台，周圍放着四張椅子，壁間掛了幾架西

洋貴的鏡框，還有應備的會客簡章一類的東西，她輕輕的把門閉上。

「剛才到，」我一面在回答她。

「學校裏放假了嗎？」

「不是放假，現在校裏正在風潮澎湃時期，看樣子，不會立刻就平靜的，所以我先回家，反正很便。」

「那麼有幾位同鄉同回來的？……」

「呀請坐！」

「唔！隨意，只我一個先動身……」

請問工作很忙吧？」

「不大忙，雖然說每天要做十小時的工作，可是和監工一樣，守護幾座機器罷了。」

「那麼，你現在正是工作時期間啦。」

「是的，不過會客是可以的，橫豎還有別的同事，拉個鄰座的人帶便代守些時是沒問題的。」

我的心平靜了一會，又緊張起來；

韓女士沒出來，但她只是不提，我又不好問，許久許久，又談些旁的閑話，始終不見她提到韓女士。我懷疑，猜她在

玩弄我，要發作向她問罪，但在多麼客氣的人面前又怎做得？」

「密斯韓，大概也在工作吧？」我終於耐不住地問了。

「噢，我真渾，反誤了你們的事。」

她？不，她現在沒到時間。」

「沒關係……」我給他一笑，反低下頭去，和處女般感覺到一種不能名的羞恥。

「她是夜班，要等午夜的一點鐘上班，到日中時為止。我剛好和她對換的……我現在去叫她來，請坐一歇等等吧。……她真有趣，把身兒一扭，轉身出去；當跨出門時，又回過頭來，打趣我：「她自從知道你要來，一直在盼望着，天天還咒詛時間有意和她為難地過得太慢哩！……」

啊，我的臉真個紅了吧？幸虧她已帶上門走了，沒有看見我這樣可笑的怕羞的嫩態。

坐吧？站着吧？總是懷着「歇斯底里」病一般的不安甯。我的脚也和心一樣，在地板上亂劃，眼睛時時注意到那扇門，腦子裏映出許許多多地底微笑的臉；又想到過一會和她談話時那雙手須放在那裏是適當，嘴臉：啊，又想逃，真的，心裏不知怎樣只想逃走，離開這裏，但是可又和小鳥入囚籠一般的……

「勇氣些，這樣還做人嗎？」我的心又在咒罵自己警告自己鼓勵自己了。我的平時的勇氣，真不知到那裏去了？

「刮嗒」——門響還是心震，我是辨不清的，但門確是開了。可是走進來的，還是周女士一個人，我狐疑了，不知她在鬧什麼花頭。

「對不起，密司脫徐，她還要等一會兒來。」

「噢，說那裏話來。」

我們可沒談話，靜默一會。時間是很短的，接着門又一「刮——」的輕輕地開了，慢慢的走進來一位少女，當然，除了韓女士絕對不會有第二個人進來的。是哪！蓬鬆而有條的青髮，罩下紅潤而白嫩的鵝蛋臉兒，那櫻桃式的脣上，露了謎迷的笑容，頰上凹下圓圓的兩個酒渦，在那處稍又泛起兩朵含羞的桃色的曇花，可是剎那間又退了下去，一件大紅點緊身兒旗袍，襯出她豐滿而苗條的身段，衣袖很短，可是臂兒上，有粉紅色的長統手套套住，兩隻手插在頭繩短外衣的袋裏，我疑惑在夢中啦。她的模樣，正是那張照片裏的美人兒，尤其給這些鮮豔的色彩一襯，會感覺到一種無上的妍麗。腳上着了一雙平跟兒皮鞋，身材比我矮些，……啊，馬上引起了我的動蕩，我的魂靈兒飛離了軀殼，我的知覺全失了，整個人和醉漢給酒麻

醉了一樣的昏迷，眼睛也花了，前面，

只模糊地看出兩個女人的影子；同時又覺得這所小屋子在旋，耳邊也好像有磨盤的雷鳴似的，內中，彷彿隔有周女士的聲音在說：「這位敝同事密斯韓。」

「噢，密斯韓。」我混統地對他們兩個影子點點頭。

「這位是××大學高材生密斯脫徐。」等她這樣一說，我的神志清爽了好些，同時很慚愧地想，「高材生？慚愧！」

「密斯脫徐，久仰，……別客氣，請坐！」是一口無錫話，說得來這麼的委婉，這麼的輕柔，又是這麼的暢瀟。我的心，忽地像給一桶冷水灌澆淋浴了一般，立刻一激，反倒鎮靜了許多。剎那間我看出她那嬌膩的雙頰上，又飛起了兩朵紅雲。同時我們三人圍着這圓桌，拉開橙來坐下，我便搶着說：「密斯周過跨了，差我哩！」

「密斯脫徐幾時到的？……學校裏

……」

她像在背出剛才周女士的各種問話。我也只好再覆習一遍我已說過的回答。大概是初次會面吧，總不覺有些靦腆，有些話給理知壓禁了，有的話却被心跳得駭跑了。我也祇得把己從周女士那裏知道的她們底一切，再來挨過這個比坐針刺還難受的時間。

她比我還大方，說話和動作，看來也輕巧，自然。我簡單地一動多不行，假使要側過頭，或是斜過視線時，會覺得自己面上的肉像在跳動，心裏只是發急，糟糕，糟糕失敗了？」

「我們請密斯脫徐去參觀我們的工場，你看怎樣，爲？他偏過頭去和周女士商最着。」

「很好！」

我已望到她這樣做，領我出這比針刺刺人還難受的房間。

「密司脫徐，請你到敝廠工場裏去指教指教，可以嗎？」她提議。

「不敢當，我對於這些，實在是門外漢，但確也很希望。去見識見識。」

「別客氣，只是這裏的東西污濁不過，還請勿見笑哩！」

「哈，說那裏話來。」同時我們都已起身走出來了，穿過好幾所大廈，參觀了許多不同樣的製絲機器間，每間裏都設了火爐熱水汀，一走進去，便好像換了一個季候地舒適。裏面全是女工，每架機器在往來搖動着，壁間牆頭的大輪子在轉着，每個女工在輕快活潑地工作着。本來一些也不懂得，可有她，有她在一傍伴着序次地從撈兩抽絲起，一直到搓絲包紮爲止，每部工作多給我簡要的指示，尤其是說得這麼的精明潔淨，幾句話便包括了全部，使我佩服她的能幹。這時我的心很平靜的了，反看到許多工女或時用驚羨的眼睛一瞥間，

和她的同事們向她隱笑或是擠眉弄眼時，我到反覺得驕傲，連我自己也吃驚自己的行動，在萬分難受中會生出意外的，坦白的態度。啊，這又是誰給我的經驗？我暗暗地歡笑了。還有我更佩服而驚羨她的能幹，因此愈喜幸我的得交。

時間是這樣的輕易地悄悄地曩逝去，我們一些也沒覺到。

那噴着黑團的高大的煙囪上，浴着日光的部份，一寸一分地縮短。在我們看遍了全廠的機器工場再跨進她們的宿舍（因為她們是高級職員，方才有能力同一個外面的男子走進她們女宿舍裏去參觀）時候，那大煙囪僅存半段在剩下的夕陽中了。地上牆上的日光，已全部退去。我不禁吃一驚，拿起手錶來一看，啊，短針和長針，正將疊指在66兩字之間了。

兩層樓的宿舍，地板是擦得這樣的發亮，牆壁是粉得這樣的潔白，每間住

房八個人，是四張雙疊床，各個床上放置兩條一式一樣的棉被，摺的很整齊，不禁使我讚歎她們的整潔，我們校中千萬也及不到的呀。

「啊，天晚了，我想走！」當我們穿完了她們的宿舍時，我提議走。

「走？還早哩！」周女士搶着說。

「不，不早了，對不起，有擾了。」

「沒有什麼，只是我們不會招待，請密司脫徐原諒。」又是周女士的聲音。

「說那裏話來，我太老實了。」我注意到始終不見說話的她。面上正現着抱歉，爲歎，……等的混合的表情；於是她們又要留我吃了晚飯走，我可沒有，自然，她們更比我更知道。WS廠離馬路是這般遠，而又座落在鄉間，晚上行走是不便的，怕車子也難僱。

我們一面客氣一面走。出廠門，一陣冷颼颼的北風，刺進我們的衣服，大

家不約而同的把身子機械地縮了一縮。

「密司脫徐，明天不回家去吧」爲難了好久的韓女士的臉，忽地一沉，眼皮揪了起來，羞答答的問了我一聲。

「不，我想明天就動身。」

「爲什麼這樣要緊，不好再玩幾天走，橫豎，回家也沒事。」

「我……」我委實不願拒絕我自己所希望的她們的挽留：「玩幾天原是沒什麼不可的，不果……」

「那就好了，我們決意明天拌密司脫徐去遊梅園，」她可覷定了機會，一分不肯放鬆的搶着說。

「是呀，密司脫徐明天多留一天好了吧。」

我可給他們的真摯的溫膩的請求留住了。

「那麼明天我早上到旅館裏去看密司脫徐。啊，你是不是住……」

「新世界二十二號，明天我一定恭

候兩位好了！」

那時湊巧來了一輛車子，是空着的，我便和他講定了價錢。我有很遲遲的坐上去，也許是我的心怕和她們分別

吧。最後，我們相顧一笑別了。

啊，這次夠有味的愉快的見面的一幕，便永遠在我腦海裏徘徊。……

一九三四，五。一，改舊作。



法國哈佛(Harvard)博物館擴大收藏，  
這是近代作品之一室，中立女體，爲  
Driver。所雕



## 1898 漢陽鋼鐵廠造

心南

讀到「藝風」二七期「念君嘗作萬里行」之攝影，由是使吾由車輪而連想起鐵軌。並且吾曾承「藝風」賢友贈閱已久，愧無箋字片紙之答謝雅誼，今天趁此車輪，談談鐵軌，並談談鐵路，何如？

昔年吾在察綏邊外，遊覽蒙古平原，極目萬里，又在徐州府賞覽風景，足有兩星期之久，而於舊黃河蘇東坡父女及項王樓各風景典故之外，使吾最注意者厥為徐州府等車站上及別路所用之各種鐵軌，於德法英比等國鐵廠鐵軌以外，雖然雜湊，大使吾注意而滿意者，厥為所見鐵軌上鑄出有「1898漢陽鋼鐵廠造」之鐵軌。蓋其上「98」係採用西歷年

號1898年，實即有名之義和拳之前二年，而康梁政變之年所謂戊戌年是也。讀者試思起碼民國以來各處之鐵路，均競用外國鋼鐵廠之舶來鐵軌，而所謂工程大家也者，斷不肯提創設國貨之杜造鐵軌，非深惡而痛絕之，即造謠以破壞之，其故何歟，其故何歟？問誰有堂堂正正提創擴大大漢陽鋼鐵廠而從事大行鑄造新鋼鐵軌鑄上「大中華民國廿四年」之年份或加上1925年之西字者乎？跂予望之矣！

又中國雖不富於出鐵，然根據近人之所已知者，容鐵量之鐵礦已粗粗估計足有一千兆噸左右，而所未知者，尙不知若干也。中國年年鬧窮，人人道苦，

而株守此富。一。千。兆。噸。之。大。寶。藏。一。鐵。箱。一。而。不。肯。一。開，以取出此無窮之寶貨，真是莫名其妙！

總理孫先生之遺教，要造十萬英里鐵路，真是起碼貨，試思美國一百兆人民之國家有四十多萬英里鐵路，則中國有四五倍之人民，應該造多少英里鐵路，這個算學題目，並不甚難，遺教下之同胞奈何不計算一計算？人家因造鐵路而致富。非富而後造鐵路，更不可不知。

又如三十六磅四十磅之輕鐵軌（杭江鐵路曾用三十六磅）每華里連零件需用廿噸鐵軌左右，即加大加倍之大鐵軌（全國各鐵軌不過七八十磅）亦不過用

四十噸左右鐵軌。而每英里平均用一百噸左右之鐵軌可矣。

即所謂一兆噸也，十倍之亦不過十兆噸左右耳。試思保有千兆噸鐵軌量之國家

？嗚呼「念君嘗作萬里行」，吾殊有「欲行萬里新鐵路，」「開闢萬里新江山

今先造一萬英里鐵路，以通西北與西南各要區，亦僅需用鐵一百餘萬噸，

而不肯用其百分之一二分，以救國家，以救人民，以息天下之爭。又何故哉

」之夢想矣！

### 碧江柳岸釣月圖記

陸自在

余家碧江，旁通迺馨續厓；迺馨續厓者，宋續帝曾蒙塵於此者也。隔岸都事山，峯巒突兀，高峙雲表，里人趙氏，建亭立碑，以誌其事。紅羊之役，亦曾駐兵於山之陽，以拒清軍；今其廢垣敗壘，約略可數，低徊其間，輒不禁令人興亡國之痛。碧江即在山之右，平曠環繞，清水漣漪，萬頃煙瀾，森茫無際。江之東，楊柳絲垂，蘆葦蕭颯，水波雲樹，色不絕於目，漁歌樵唱，聲不絕於耳，風颺出沒，沙鳥飛翔，天然佳景，觸處皆是。放棹中流，逍遙於柳岸深處，扣舷而唱大江東去，鐵板銅琶，何異蘇東坡赤壁之遊，仰天長嘯，不減左太冲振衣濯足之象。矧乎權歌初發，款乃溯洄，水色山光，俛仰萬變，垂釣其中，有備然拔俗之概，不復知今世爲何世也，更安有所謂盛衰興亡之感哉！雖賀監鑑湖，摩詰輞川，甯有加於是歟！爰於春暇，隨興所至，倩林插芬女士，繪成一圖，名曰「碧江柳岸釣月」，所以志一時之盛，供后人以佳話也。嗟夫，士君子生世不辰，當天鑿人虐，鋤賢嫉義之秋，而遁跡菰蒲，放情山水，借丹青以舒蘊結，其心則苦，其事亦足多也。海內達者，如不我棄，幸賜題焉。





# 賭

蔡金耀

一個陰霾的下午，鉛色的天幕低低的垂着。

阿變腋下挾着一小包東西，鬼頭鬼腦地在街上探視。他的面前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一張自己所要尋找的招牌。到了掛那牌子的門口，頓一頓，便翻身進去。他把東西擱在櫃臺上。就有一個人過來打開看，「要多少？」

「……五塊。」  
「不行，頂多兩塊五。」

那人決絕地。這樣說。阿變只得應允。接了銀子和票子出了店門。

阿變走在熟悉的路程上，向他所要去的地方。他一直向前走去，沒有回過

一次頭，那兩隻腿子只管迅速地擺動。

穿了幾條弄術，抹了幾個彎子眼前現出熟悉的房子來，加緊了幾步，又翻身進進這所房子裏。

房子是狹窄的，但却很深邃。裏頭又幽黯，又潮濕，有一股刺鼻的腐臭味兒，可是最能刺激阿變的神經的，還是從裏邊發出的一種滯鈍的竹木相擊聲，這聲音吸住阿變的大腿子，飛快的溜入

裏頭已經上了燈，一堆人圍住一張四方桌子。聲浪是嘈雜着的，大家都注意擦面上，沒有覺到阿變的到來。

「老子來了啦！還不快來迎接！」

突然的襲擊，使得大家引長了頸子望着他，聲音於是更加嘈雜了。

「貪……死了麼？來得這麼遲

！」

「又給婊子罰在牀頭聽了嗎？哈哈

……」

瘦狗——阿變的好朋友跑來告訴他

：

「剛剛莊家輸多咧，又沒你的份兒，哼，沒福氣！」

阿變現得不安了。以為錯過了這個好機會；可不是觸霉頭？今天一定又得賠錢了。他悻悻地跌在「天門」的後頭，眼看莊家漸漸的回旺起來，不敢下手

「幹麼？站在那兒！來罷。」

莊家跟着阿變打招呼，一邊期待他押下。阿變疑慮參半地，無可無不可；但手却不由自主的，在天門放下五毛錢。莊家響一聲，骰子盒高高的舉在頭頂。旋過之後，碰在桌子上，開起來，一個還在裏頭轉。這時有了一聲「莊家死啊」的和諧的吆喝，大家注目在骰子上面，好像牠就是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鍵。

骰子現着兩個「四」。莊家順口的唱：「八到底。莊家二，天門擊底牌」

爲了五毛錢的所有權，本來那個拿天門的不敢負責，牌讓阿變自己來拿。

阿變墨着牌子，先看下一張，原來是「天」心裏好不高興哩！臉皮給笑紋繃得緊緊的，於是掀起嘴巴，拔看頂一張，漸露現了一個「五」，他心情立即變得慌張了，只覺得胸口急劇的跳動。拚命

喊：

「不要五了，不要五了呀！」

拔到底，可不仍是一個五？——是張「梅花」，——和「天」配成「天二」。這一氣，氣得阿變把牌沮喪的扔掉。他想，贏的沒份兒，準輸了！莊家樂得眼睛擠成了一線，指頭仔細的摸着自家的牌底，帶笑說是一只「天」，他翻轉那張認爲是「天」的牌一看，可不是，一點也不差，阿變心下多少難過啊！莊家又迅速的翻轉另一張，連瞧都不瞧，馬上伸手去抓他的錢。阿變愁慘的看一看他的牌，喜極了！莊家是「天一」。

「喂，喂，慢慢拿好了，請你看一看牌！」

他摔開他的手，莊家的臉蒙上一層失望的表情，歡樂飛上阿變的臉龐，吞嚥了憂鬱。他的手頭平添五毛錢。

第二回，他就押下一塊洋，心裏以爲準做上次輸掉了的，假如再碰贏，不

是更好了？

莊家倒有了畏懼。阿變現在佔領了「天門」的位置。

開了牌，是八點。這使他添上幾分的樂意，同時也加重了莊家的煩愁。莊家的手顫顫地拔着牌，但漸由絕望的樣子而興奮，而至於歇斯里的笑了。

「這回可輪我贏了！」

這聲晴天的霹靂，嚇得阿變口噤了，身上如同澆了冷水，眼巴巴的看自己的錢落在別人的袋裏。他越輸越壯了膽，再押下一塊。但是不一會，牠仍無聲無息的溜走了。

統計賠了一塊五。他眉頭緊鎖着，好些時，不敢再嘗試；但是，心裏想翻本，不得不將那僅有的一塊，來作最後一次「背城借一」的孤注。

失望，又是輸！阿變懊喪的抓頭皮。站起來，嘟囔着：

「沒有一點兒趣味，沒有一點兒趣

味！」

直挺挺的又站在人家的背後，眼看莊家漸又一塊一塊的掏出來。他氣煞咧！人家招呼，他不響，而且搖搖頭，暗地裏偷摸自家的空口袋。

一個翻身便又竄出去。仰天深深的嘆嘆！

「天曉得，天曉得！只有輸的份，只有輸的份兒呀！」

進入自己的家，只見妻是憂愁的，好像找什麼。她見丈夫來了，便數道：

「……盤日價在外頭混，寫意啦！家裏都不用管呀！人家田頭忙，屋子你都不照顧。……現在……現在衣服給誰偷去了！唉……！」

她氣沖沖的帶些哭意。

她又亂拉亂扯的瞎咒了一陣。

阿變心裏多麼沒意思！幫說一句，「一定是賊偷去的，一定是……媽勒

個……！」

## 五月在柳堤上

虹飛

五月。  
走在和暖的陽光下，我們有懶散的步子。你打着口哨，柳堤上的風光是絢爛的。

淡青的是遠山，深綠的是春水。還有，那坡下的榴花是火紅的——然而，你不見我滿心的戀思也是火紅的呢！

於是，我輕輕的唸起歌德的五月歌來：

「處女啲處女，

我心深愛汝！」

偷偷地望你一眼，而正當你也在望我的時候。這樣，我們又相對的笑了。

你的素縹是遠山的淡青，你的眼睛又是春水的迷人呢。但是，你也有滿心似榴火的戀思嗎？

五月。

柔波裏有成對的白鵝，花叢裏有成對的蝴蝶，天空裏有成對的燕子。我和你，會變成對的人嗎？

因為你有個教人難懂的少女的心。

走在暖日和陽光下，我們有懶散的步子。你打着口哨，柳堤上的風光是絢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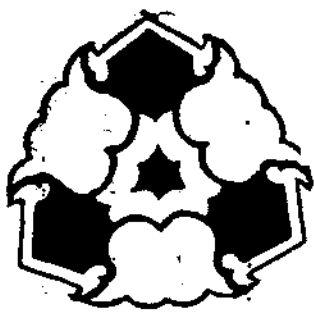
我輕輕的唸着歌德的五月歌：

「汝目何嬌媚，

汝心深愛余？」

偷偷地望你一眼，而正當你也在望我的時候。這樣，一個問號又從我心头掠過去了。

五月五日：杭州。



## 建議于作曲家們

陳 酒

以往圖畫，雕刻，攝影，都有展覽會，而使其藝術的力量均由展覽會裏，傳遞給羣衆，這種展覽會的效能，是多麼大呀！但是對於音樂，世界上只有盛大的演奏會，除了西洋作曲名家死後，別人因爲紀念他，而把身前的樂譜，拿到博物院裏去作爲古物陳列之外，却沒有盛大的樂譜展覽會。這一層是使我們覺得有遺憾的。所以我的建議於作曲家們，是希望作曲家諸君應打破現今世界的寂寞，而起來舉行一種音樂的樂譜展覽會：

至於建議開樂譜展覽會的理由很簡單：

(一) 音樂果然是一種聽賞的藝術

，而以演奏來表現這種藝術，當然是正當的路途；但是往往演奏時有很多毛病發生，這類毛病正待樂譜展覽會來補救。

譬如同是一個曲譜，分給兩個團體去演奏，常常會生出兩種結果來。其原因歸納起來，可分兩方面：一方面是演奏家或指揮者技術的不同，其他一方面是聽衆的音樂知識程度不同。

演奏家和指揮的技術不同的關係非常之大。好的演奏家和指揮者，能領會到作曲家的本意，並且他們的手法高明，那末自然演奏出來的樂曲，便是很好聽；壞的演奏家和指揮者，所演奏的樂曲，簡直與作曲家的目的，

截然不同。有一次我去參觀上海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到會場的時候，市政府的軍樂隊正很快的奏着運動會歌；後來找到了牠的譜一看，上面注着 *Moderato*，但是他們却奏得很快，把本來作曲家的本意完全失去，這就是演奏家不高明的毛病。可是許多演奏家他的演奏技術和體會樂曲的力量，沒有成熟，就輕易的出來演奏，因之上類的毛病常常發生。所以音樂的演奏，正如劇本的表演，劇本和樂譜同樣都是演奏及表演的輪郭，但是演奏者和表演者常會把原來真意失去。如果要彌補這一點缺陷，在作曲家們應該提倡樂譜展覽會，使一般人都可以

知道作曲家創作這個樂曲的本意。

(二)樂譜不易得，這亦是一般愛好音樂者的遺憾。常有許多歌曲譜價很昂貴，一般人不容易看到，那末這樣一來，他的結果也同中國藥店裏的嫡傳秘方一樣，因而音樂便成了貴族的東西，世界的名曲，以及新的樂曲，羣衆們很不容易得到，那末只能以樂譜展覽會來救濟這個困難。次之，有許多樂曲，因為翻印者之不同，往往換了原曲的本來面目，如西洋的 *Home Sweet Home* 和中國之 *昭君怨*，各家書店出版的，小異之處很多，有時不能辨其真偽。那末作曲家的本意，那裏能夠宣揚呢？所以樂譜展覽會是作曲家宣揚他作曲本意的大本營。

(三)音樂的長處，只能聽，不能看，即使看看那些樂譜上高低起伏的黑頭，決不能定其長處，這句話果然很不錯；但是許多演奏者把那個樂曲表演以後，在那樣短促的時間中，聽衆決不能顧到這個樂曲的各方面。因之在樂譜展覽會中，可以使批評家們作精細的批評，使後起者在樂曲的形式方面，和聲，對位子及旋律的更變方面，作較長時間之究摹；並且在理想中，開了許多次樂譜展覽會之後，愛好音樂的羣衆們，應有一種很好的習慣養成，就是僅僅看了紙上黑頭的起伏，不用耳朵發生效用，而這個樂曲自然地會在腦中留下了一個演奏的現象，這樣不僅是瞎子能聽音樂，而聾子亦可受音樂的惠了。

末了樂譜展覽會也有牠的弱點，就是整個展覽會中不能以聲波來表示作曲家的意思；但是用聲波表示作曲家的意思是演奏會的特長。而演奏會的短處，却是樂譜展覽會的長點，兩者成相互因果的。演奏會是聲音的表現，樂譜展覽會是形色的表現。如有聲有色兩者相

互而行，那末將來整個音樂界就大放光彩了。



嫩柳枝下 劉萬九攝



## 參觀東京小石川植物園記

蒲若

在東京，娛樂的場所雖是很多，但  
是我不大喜歡去。閒散逍遙之地也很多  
，除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淺草公園  
之外，小石川植物園也是著名之一。在  
春假期內，因為時期很短，所以我除了  
到附近上野及飛鳥山觀櫻花之盛以外，  
沒有到旁的地方去。在近日，因為校中  
功課，整理筆記等等，也簡直一天忙到  
晚，沒有閒散玩玩的時間。不過儘是用  
功，對於身心的修養不注意也是不行的  
，因此，我每逢星期日，總是外出和友  
人赴附近公園閒散，以資修養身心。今  
天下午一時許，和友人友錚赴小石川植  
物園遊散。該園為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

附屬的植物園，聽說該園以前是個人私  
產，後來是歸公有的。入場每券九十錢  
，兒童五錢，學生團體十人以上入園可  
以特別便宜。

我們走進園門，走了十數武，便看  
到一塊很寬闊的花園，滿開着血紅的花  
；友錚因為認識這是紅的杜鵑花，所以  
心有所感，吟起詩來了，並且流連着，  
一時戀戀不肯捨去。後來我們漫步園內  
，遍遊各處。該園面積很大，約占四萬  
八千坪；園中有東亞產的樹木類七百餘  
種，草木類千餘種；還有溫室，培養熱  
帶植物二千餘種，不過該園雖是作為學  
校理科標本的植物園，實則同時是人仕

遊覽的大公園，與上海的法國公園，兆  
豐公園相似，不過園中植物比較多些，  
而且因為園址原來是山，修建而成的，  
風景較為秀麗。園中也有魚池數處，我  
們見有紅色的大鯉魚很多。這時有很多  
的日本人領了小孩子遊玩的，有幾個小  
孩子看到了幾尾大紅鯉魚，心裏希望鯉  
魚游到他們面前去，但畢竟鯉魚游到他  
們所希望相反的地方去了，其中有一個  
四五歲的小女孩，她嘴裏說 *Coléonnie*  
，意思是說鯉魚不來；看她的神情，很  
是天真。

今天因為是星期日，所以遊園的人  
很多，有扶老携幼，有少年少女，也有

學生，也有情侶，都在徘徊流連，盡情遊玩。在綠草如茵的仙樂園中的一隅，有一羣少女圍聚着，外圍圍了一個圓的界線，圈外是觀者；圈內開着留聲機，唱流行的歌曲，三數個少女在依着歌聲的節奏舞蹈，真是飄飄欲仙，我疑是天上，還是人間？我們定睛看了多時。後來我們且行且賞，走至一處草堂，那也是一所精軒，很是幽雅。在草堂裏，正在舉行所謂山草展覽會，陳列着盆栽花卉草木等很多，有的祇供人賞玩，有的標價出售。還有一件值得注目的，就是草堂上正中懸有一幅中國清代沈銓（南蘋）的名畫，那幅畫畫幅很大，畫中以牡丹爲主，五朵大而紅的牡丹花，二朵小的和二朵大而白的牡丹花，此外是襯着濃重的牡丹葉，還有飛舞着的大蝴蝶一對，中蝴蝶一對，在花上吸取花汁的蝴蝶一隻，畫的好像是真牡丹，真的蝴蝶，的確是我國的名畫。畫幅左邊寫有

「乾隆辛亥春日」，署名爲吳興，沈銓寫。我們賞鑑者久之。這幅名畫，現在是視爲珍寶了，就是數千金，也是不能購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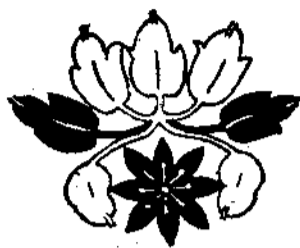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購了該園的畫片一輯，以留紀念。三時半，我們方出園，各自回寓。

一九三五，五，五，在東京。



天道竺上

潘惠霖攝



## 兩兩時禽噪夕陽

貢滋棻

陽光從朝西的窗口，射到教室裏的地板上。校役阿大，提着鈴子，在走廊上搖來搖去。

雖說不是在工廠裏，做一天苦工；在編輯室裏，編輯書報；但整整的幾節課程，也儘夠小朋友們費煞體力和腦力了。所以每天一到下午四時後，阿大搖了鈴子，小朋友們一個一個的忙着手把課業用品，裝進書包，熙熙攘攘地擠出教室，一齊飛到休息室裏去。

小雲的毬子踢得最好，因此她特製一個鷄毛的毬子，式樣既美麗，踢來又靈巧。惹得同學們，個個睜大了眼珠，看她表演各種技能，尤其是青兒和玉子看了，真是羨慕得躍躍欲試。頑皮的她

，偏偏愈踢愈精采，驕傲似地，宣揚她的本領。

狐狸想吃葡萄，吃不着，牠就安慰自己，說葡萄是酸的。青和玉，踢不着小雲的毬子，於是看看自己腳上穿的棉鞋，說踢毬子會損壞鞋子的。但其餘想踢小雲的毬子而踢不着的同學，却不願安慰自己，竟讓她出風頭，因此大家扮個鬼臉，通過煞風景的辦法。

「偷來的雄鷄毛！」小雲的四周，都是一張一張的小嘴在顫動着。紅嘴唇，白牙齒，很像黑夜裏的小星，在天空裏閃閃爍爍的搖動。

他們——當然是不願安慰自己的同學——以為這樣真是煞風景的妙法，不

由她不撒起小嘴，氣得不得開交。果然，他被征服了，竟哭起來。她想：自己的雄鷄毛，雖說明明是姐姐替她從自家的大雄鷄背上拔下來的，但覺得對四周的敵人申辯，是無濟于事的。何況她秉性傲慢，雖受四周的包圍，也不甘示弱的。所以在那小小地靈敏地頭腦中，立刻感到非去求援老師不可。

在平時，白老師很歡喜她。她有聰明的頭腦，溫柔的情感，靈活的黑眼珠，會說話的小嘴、天生的烏雲樣的黑髮，整齊的龐兒和清潔的服裝，怎不討人歡喜呢！

吱吱喳喳，像時禽噪夕陽樣的休息室裏，驟然靜到聽出呼吸聲，當白老師



一手攙着小雲，一手拿着毬子，站在休息室裏時。大家只好聽憑他處置。

「誰說這鷄毛是偷來的！」白老師指着毬子說：「我們認爲無故破壞他人的名譽，是最不道德的。」但他接着似在教訓小雲：

「大家都是同學，你不妨和他們同踢！」

於是青兒和玉子，得遂心願。其餘的小朋友們，也丟了這糾紛，去做打毬球，滾鐵環，踢小球，搶四方……等各種遊戲，偌大的一個休息室裏，重行鬧起來。

毬球滾來毬子隊裏，在踢着的小朋友，不肯歇下，讓拾球的去拾。而拾球的又怕踢毬子的，踏壞了毬球。接着鐵環滾來，又要和搶四方的，撞個滿懷。不然，毬子會落在毬球桌上。毬球也會跟着鐵環一路向前滾……你嚷走開，他喊當心，熙熙攘攘，噪得偌大一個

休息室裏，人聲鼎沸，足跡雜踏。

當太陽躲到地平綫下去時，校役阿大，又提着鈴子，在走廊上搖來搖去。在暮色蒼茫中，這一羣噪夕陽的小鳥兒，都三三兩兩地飛到各自的窠裏去了。末了，只剩下一個空虛，寂寞，淒涼，冷靜的休息室！

本文作者貢滋葵君幫助藝風編輯校對及寫文甚多，而於第一屆展覽會時，盡力尤甚。後以肺弱回家，在鄉間靜養，一方仍任小學教員，以助其雙親之勞，并隨時投稿本刊，力求進步。第二屆展覽會在南京舉行，正念其去年幫助之勞，而於書法一項，竟無人能代者。豈料五月十八日，展覽會開幕之先一日，貢君已棄世長逝。特此誌哀，并告諸友。

藝風社。

## 學 校 生 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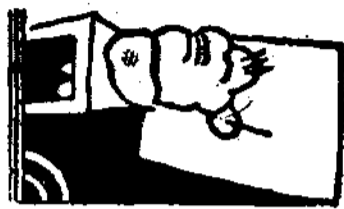
第一零七八期合刊 (研究專號) 要目

孔子像(封面).....	吳道子
秋風(插圖).....	高劍父
爲什麼要研究學問.....	蔡元培
怎樣研究國際.....	馬 健
怎樣研究哲學.....	潘谷神
怎樣研究教育.....	鄭宗海
怎樣研究文學.....	郁達夫
怎樣研究數學.....	潘彥斌
怎樣研究英語.....	徐民謀
怎樣研究物理.....	羅 同
怎樣研究化學.....	潘承圻
怎樣研究地理.....	陳叔時
怎樣研究國學.....	方志超
怎樣研究法律.....	沈爾喬
怎樣研究合作.....	王世顯
怎樣研究經濟.....	孫興村
怎樣研究自然.....	潘錫九
怎樣研究繪畫.....	林風眠
怎樣研究勞作.....	姜丹書
怎樣研究戲劇.....	李朴園
怎樣研究圖案.....	雷圭元
怎樣研究音樂.....	李惟寧
怎樣研究雕刻.....	劉開渠
孔子傳記.....	編 者
編者的話	

本期刊售每冊一角，全年定價不在此限。

總發行所：杭州東路日報館學校生活旬刊社

上海代售處：上海四馬路上海華報公司



## 東方博士的賜物

星女士譯

——The gift of the magi—— O. Henry.

一元八角七，統統就有這些，和雜貨商，菜販，屠戶爭價，爭得自己心裏有些慚愧而面紅耳熱，才得積下來的銅元，Della將這些錢數了三次，仍是一元八角七，而明天就是聖誕節了。

顯明沒有別的辦法，祇有倒在襪襪的小榻上痛哭，這又證明了一句老話說，人生乃是痛哭嗚咽與微笑組織成的，而嗚咽占了大部分。

我們在這主婦漸漸由痛哭轉入了嗚咽的時候，來望一望這個家庭，八元一星期連帶傢俱的樓，這雖然不是乞丐的所在，但是實際已經相去不遠了，

在門樓之下有一個信箱是從來沒有

一封信投入過的。還有一只電鈴是沒有人能夠按得響的，在那裏還有一個牌字寫着：“Mr. James Dillingham Young”。

以前興旺的時代，樓主人一星期得三十元的薪水，帶着貴族氣味的“Dillingham”是如何顯示着，現在進款縮成了二十元。Dillingham的字母也糊塗了。

彷彿也在打算縮成一個安分而謙遜的D字似的。雖然如此James Dillingham

Young先生每次回家來到樓上的時候，他的夫人總是叫他Jim並且緊抱着她，她，就是已經介紹給你們的Della。這都很好。

Della止住了他的啼哭，用粉擦她

的頰，她站在窗旁，呆呆的往外注視，

一隻灰色貓在灰色園中的灰色籬笆上走

，明日就是聖誕節，而她僅有一元八角七，用這些錢要給Jim買一件禮物呢，她一個一個錢的積蓄了幾月工夫，才得

來這個結果，二十元一星期是沒有多大用處的，用費總是超過預算的——這是通例，僅有一元八角七去買一件禮物給Jim給她的Jim！她用過很多得意的

的功夫去打算一件可愛的東西，給他，這件東西要精緻要珍貴要實在，值得為Jim所有的。

在屋內窗子之間有一面狹鏡，也許

你們看見過八元一星期的樓屋內陳設的

狹鏡，一個瘦而且靈的人，若是連續地活動着，也許可以從那片條的印象中照見他大概的形狀，Della因爲瘦，已經精習了這種技能。

忽然間她由窗前急忙轉到鏡前，她的眼睛發着光彩，可是，在二十秒鐘之內她的臉變了顏色，她趕快把頭髮散開牠自由的垂下來。

這對夫婦有兩件財產是他們共同所驕傲的，一件是Jim的金錶是他的祖父遺下來的，一件是，Della的頭髮，假如使Sheba皇后住在天井對面的樓裏邊，Della也要有一天把她的頭髮曬在窗外，來和皇后的珠寶與珍品比賽，即使Solomon皇帝是號稱他的寶貝都存在地窖中，Jim也要當他每次走過時取出錶來爲的是使他傾羨。

現在Della的美麗頭髮，垂在她身上波動着，閃亮着好似一條金色的瀑布，一直垂到她的膝前，幾乎成了一件衣

衫，她忽然很慌亂地把頭髮梳起，後來又猶豫了一分鐘站着不動，同時有一兩滴淚淌在舊的紅色地毯上。

她的外衣穿上了他的帽子戴上了，衣服隨風飄着，眼睛帶着光亮，她慌忙走出了門，下了樓梯到街上。

他止步的地方有一個牌子寫着，Madame Sofronie，收買各色頭髮Della

一面喘氣一面奔上了樓，強自鎮靜着，這位Madame身材很大，面色慘白冷淡，和Sofronie這個名字有些不像。

Della問：「你買我的頭髮嗎？」Sofronie說：「取掉你的帽子讓我看。」

那金色瀑布流動閃耀着。Sofronie說：「二十元」很有經驗的提起這把頭髮。

「快些給我」Della說。以後的兩小時在玫瑰花的翅上飛去了。這個比喻不通麼？且不管牠，她在

搜尋各家商店，要找一件禮物給Jim她到底找着了，這一定祇爲Jim一人做的，而不是爲別人，任何店中沒有別的能同牠一樣，她已經把擺總店舖翻轉身來搜尋過了。……一條白金表鍊：式樣是這麼簡單，純潔，祇仗他本身的質地來表示牠的價值，不惜華麗的妝飾來顯耀，一切重的東西都應該如此。

而且牠配得上這個表，當她一看到的時候，她就認定是Jim的，……牠像他一樣：靜默而有真實的價值。

爲了這件東西他們拿去了她的二十一元，她急忙帶着八角七分回家，有這一條鍊子配上Jim的表，他在任何團體中可以拿出表來看時刻了，以前表雖是貴重的，但總覺得佩上一條舊皮帶是缺憾的。

當Della回到家中，她的狂醉漸漸讓步給了理性，她拿出燙髮鉗子，點着了煤氣，起首工作整理那爲情愛與豪爽

而犧牲的殘餘！這實在是一件麻煩的工作。

四十分鐘之內她的頭上已蓋滿短而且密的髮捲，使她非常像一個賴學的童子，她對着鏡子很精細地看了很久。

她自己對自己說「是Jim在第二次對我望的以前不殺死我，他要說我像一個Coney Island的歌女了，但是我有甚麼法子呢……呵！一元八角七分我能作什麼用呢？」

七點鐘的時候咖啡已經作好了，鍋在灶上熱了預備燒肉排。

Jim是從來不遲回家的，Della把表鍊折攏握在手中，坐在桌旁靠近他時常進來的門。

她聽見了他的脚步聲在第一層樓梯上，她的面色變了青白，她往常慣於用低聲禱告關於日常極普通的事，現在她又祈求：「求上帝使他以為我仍然是很美麗」。

門打開了Jim進來隨着關上門，他顯出瘦而靜穆的樣子，可憐的人，他僅二十二歲而要担一個家庭的責任，他需要新的大衣，但現在還缺少手套呢。

Jim在門內站着，一點也不動，好像獵犬聞到鵝鶉一樣，他的眼睛注視着Della帶着一種她不能了解表示，這使她恐懼了。不是怒，不是驚，不是責備，不是恐嚇，也不是她預料的任何態度，他不過注視她帶着那種特別的表示在臉上而已。

Della離開桌子走到他的面前，她說：「可愛的Jim不要這樣的望我，我剪去了頭髮，把牠賣去了，因為我不忍過聖誕節無禮物贈你，牠是又要長起來的……你不介意吧，是嗎？我實在祇能這樣做的，我的頭髮長的非常快，請你說聲「慶祝聖誕吧！」Jim來我們快樂些，你還不知道一個多麼可愛多麼美麗的精緻禮物，我要給你的。」

「你剪去了你的頭髮嗎？」Jim用力的問道好像他用盡了腦力，還沒有明瞭這樣顯明的事實。

「把牠剪去，賣掉了」Della回道  
「無論怎樣，你不是一樣的愛我嗎？我沒有了頭髮還是我，對嗎？」而Jim很詫異的觀看這房子。

「你說你頭髮已經沒有了麼」他說道，彷彿癡呆了的樣子。

Della說：「不必去找牠——牠已經賣掉了，現在是聖誕節，你應當待我好，頭髮剪了是爲了你，也許我的頭髮是可以數得清」，她說的時候帶着一副莊嚴而可愛的神情，「但是呵！永沒有人能夠計算我對你的愛情，我們開飯好嗎？」

Jim彷彿頓然從迷濛中醒了，他擁抱着Della。

現在我們用十秒鐘工夫，在其他方面察看些不相干的事情，八元一星期或

百萬元一年——又有什麼區別呢？數學家或者聰明的人要給你錯的回答，東方博士曾經送過極珍貴的禮物，但是這個不在其內，這個含糊的話以後便可以明瞭的。

Tim從大衣中拿出一包東西，拋在桌上。

他說：「不要把我的意思誤會了，Della無論什麼剪髮，剃髮或洗髮，都不能使我減少愛你的心，但是你若是解開這包東西，你就明白爲什麼我起先的態度。」

白色敏捷的手解開了繩子和紙包，一聲歡喜的狂叫，可憐呵！接着就啼哭與悲歎的聲音，於是需要這是婦女們極迅速的轉變，變成了樓房主人用盡心思來設法安慰。

因爲那裏放着的是一套梳子——，這是Della在Broadway街上窗前，祈望了好久的美麗梳子，純粹的龜貝，鑲

着珍貴的邊，顏色正好配在美麗燦爛的頭髮上，這是很貴的梳子，她曉得的，她心中僅有渴望欣仰而萬想不到有據爲已有的希望，而現在，牠們已經是她的了，但是她的髮髻，用來裝飾這樣渴望的裝飾品的，已經沒有了。

但是她仍把牠們抱在胸前，微笑地抬起頭來說：

「我的頭髮長的這樣快Tim！」忽然Della跳起來好像一隻被火燒焦的貓子叫道：「啊！」Tim到現在還沒有見着他美麗的禮物，她急忙把牠放在掌中舉起在他的面前，這個笨重的貴重的金質品好像反射到她的熱烈的興致。

「這不漂亮嗎Tim？我尋找全城才得着牠，你以後在一天之中，要看時候一百多次了，把你的表給我看看配上這練子是什麼樣兒。」

Tim不但照辦反而倒在床上，雙

手抱着腦後，說道：

「Della把我們的聖誕禮物暫時收起來吧。牠們立刻就用太好了，我的表賣了，買了你的梳子。現在你可以開飯吧。」

你們知道，東方博士，是聰明的人——非常聰明的人，他們帶着禮物給馬廐裏的嬰孩，他們發明了聖誕節禮物，這樣聰明的人，他們的禮物也一定是聰明的，若是遇見重復的時候大概可以掉，我已殘缺地述說這件平凡的故事，關於一個家庭裏兩個傻孩子很不聰明的彼此犧牲了全家最寶貴的東西，但是最後我要和現代的聰明人說一句話，就是所有贈人物件的當中，他們兩人算是最聰明的，所有給與和收受禮物的人，像他們這樣的最聰明，無論什麼地方，要算這班人最聰明，他們就是東方的博士！

獻給贈禮物的人們！

譯竟十二月二十四日



## 紀念陶緝民先生

李季谷

民國十二年春，余因事歸自日本東京，羈留杭州，幾近匝月。是時緝民與王雲衢兄同寓於西湖之陶社，先兄仲侃，時在北京補習學校任教課，馳函紹介，此爲余與緝民訂交之始。

雲衢坦白爽直，緝民忠實懇摯，益以過去互有所知，故離屬新交，一見如故，日相過從，或步月於秀色可餐之跨虹橋畔，或飛觴於暖風醉人之樓外樓頭，上自國家大事，教育行政，下自里巷瑣屑，朋輩蹤跡，無所不談，相處雖僅一月，而折柳惜別之時，已宛如多年老友矣。

十三年春，余離日本，歸就天津南

開學校教職，是時雲衢適在清華，時有歡聚機會；惟緝民則服務於故鄉紹興中學，南北睽隔，魚雁鮮通，余所知者，緝民在鑑湖詩興益濃，詩稿益多而已。

十四年夏，余因事南行，晤雲衢於上海，知病胃癌已深，且已由醫生斷爲不治，相顧泫然者久之。秋後，余北來就北京大學教職，未一月，即得雲衢在杭物故之噩耗。當時侃兄亦任北大預科國文講師，相與食不知味者若干日。聞緝民在南，亦悲痛甚。余與緝民雖各款「別時容易見時難」，但音訊疏懶如故也。

十九年夏，余遊歐歸來，林覺辰兄

正長杭州高級中學，當時緝民與侃兄俱同事於斯校，於溽暑薰蒸中，曾獲數度良晤，惜余匆匆北來，致在杭爲時甚暫，終未嘗一傾積懷焉。

二十年冬，侃兄不幸以肺病逝世於杭州，曾憶雲衢物故時，侃兄曾反覆歎息：「何以爽直誠篤如雲衢者，竟亦爲天所忌耶？」孰知侃兄之逝世，距雲衢之物故，僅短短六年耳！當時緝民已改就南京女子中學教職，曾以長聯挽侃兄，聯語至爲哀慟，惜原聯記錄本不在此間，致此刻無從示友好。

二十二年夏，緝民北來，就平綏路局祕書，初寓後門東不壓橋章子塵兄家

，未一月，患肋膜炎幾瀕於危，是時余適因母喪南旋，極以緝民之病爲慮。初秋，余重北來，知緝民之病已脫險，相見喜甚！吾鄉有「大病不死必有後福」之諺，余卽以此語慰之，且深切希望此後緝民之能多福。迄乎晚秋，緝民病已大愈，旋卽移居於余之寓所。是時林覺辰兄亦適因事北來同寓，自此，食同席，寢鄰室，形影不相離者凡一年有餘。緝民視社會極深刻，待人接物，無不周詳，余凡有疑慮之事，輒歸而就商請決，緝民亦不厭其煩，事無大小，必忠實示其所見，故緝民余友也，實亦余師也。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緝民突患喉痛，余每隔日伴往日華同仁醫院診察。求診近一月，醫生始終謂不久即可告痊，緝民亦自以爲無關大體，每日赴路局辦公如故。至十二月初，病狀驟然嚴重，卽入東華醫院，診斷結果，知病已入膏

肓而可不爲矣。朋輩束手，羣相唏噓。

緝民於十二月底，帶病南歸，南行之日，余與約：「年假決南行探視兄！且希望當時兄已能起坐暢談如平日。」今年二月九日余特抽閒到紹興東湖，前往探視，至則知其病益瀕危，然猶能勉強談話。緝民視余至，頗爲奮興，卽握余手不放，且提聲曰：「君果來矣，正備四十年之陳酒與精鷄待君也，」旋又謂：「季谷！余自知不久人世矣！覺辰何時可來，再遲，恐不及相見……」語未已，相顧咽嗚不成聲。翌日余因事不能不卽首途返平，孰知余尙羈留南京，卽於陳仲瑜兄處驚悉緝民已於十一日溘然長逝之惡耗，蓋距與余談話時，尙不及兩晝夜也。

平中友人，聞此消息，莫不悼痛！議決於三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公祭於北海公園之畫舫齋，事前一切由羅膺中兄爲之籌備。是日白雲薄布，陽光暗淡，

春風習習，春寒料峭，和平之中，依然

寓有嚴肅之味。到會致祭者，有許季葦先生及其長公子世瑛君，章子慶兄及章夫人孫斐君女士，暨林覺辰，鄭石君，羅莘田，羅膺中，勵德人，戴靜山，張柱中，鄭毅生，謝似顏，沈肅文，徐蘇甘諸兄及余，公推許季葦先生主祭，鞠躬靜默之際，靜院微風，簌簌作響，友人中有泣不成聲者。祭畢，攝一影以留紀念；是日午間，卽在畫舫齋中素食，用誌追悼。同日晚間，許季葦先生接緝民兄之老友馬孝焱先生自滬寄來哭緝民金縷曲詞一闕，詞曰：

（覺辰兄過滬，始聞緝民不起，詞以哭之。）

春近寒猶厲，乍通翁歸來，報道故人休矣。絕世聰明天所忌，不謂飄零如此。算相識十年而已。泉社後人誰健者，數通家，惟我與君耳。文字業，有心契，生離死別真容易。忍重重衣封錦裏

，玉棺輕棄，白髮慈親彈淚眼，更奈嗚  
嗚號子。歎萬事一空如洗。不聽山陽鄰  
笛怨，只夜深嗚咽東湖水。魂魄杳，爲  
呼起！

余讀孝焱先生詞後，益爲悽然。故  
提筆作此，以抒感傷。二十四年三月二  
十三日深夜三時草畢於景山東街歲寒精  
舍。季谷記。

### 閨怨

世逸

月色掩映着柳蔭後的一角紅樓，  
從百葉窗裏透出了琴聲的顫抖，  
微微夾着悽咽的歌喉結着哀愁。  
不知誰家善感的女郎其思悠悠，  
想她住不慣這寂寞獨居的小樓，  
還是在感傷她虛度了這許年頭？  
她千絲萬縷的愁緒湧上了心口，  
感時光難留青春不再爲她等候，  
讓悔恨的淚哽住她嗚咽的歌喉。

### 怕失掉的悲哀

昌瑞

我想把你放到天邊，  
使得沒有一個人會看到你；  
到了晚間我便出來看你，  
那羣星閃爍的當中便可以找尋到你。

★ ★ ★ ★ ★

你是天上的星兒，  
我是地上看星的人，  
我們相互地用我們的眼睛握着手，  
我們並不交談然而我們都知道各個的心事。

★ ★ ★ ★ ★

我又想把你藏入我的心核內，  
在那裏更沒有人會知道你，  
於是我每天都可以聽到你的演奏了，  
我的心兒快樂你便奏起喜曲，  
我的心兒愁悶你便改爲悲調。

★ ★ ★ ★ ★

但是你啊：你千萬不要害着病，  
那裏是找不到醫生的，  
你病了，  
誰再來替我奏這心靈之曲呢！

一九三五，四，二作于古越





中華獨立美術協會

在廣州舉行第一回展出品

航  
梳

李東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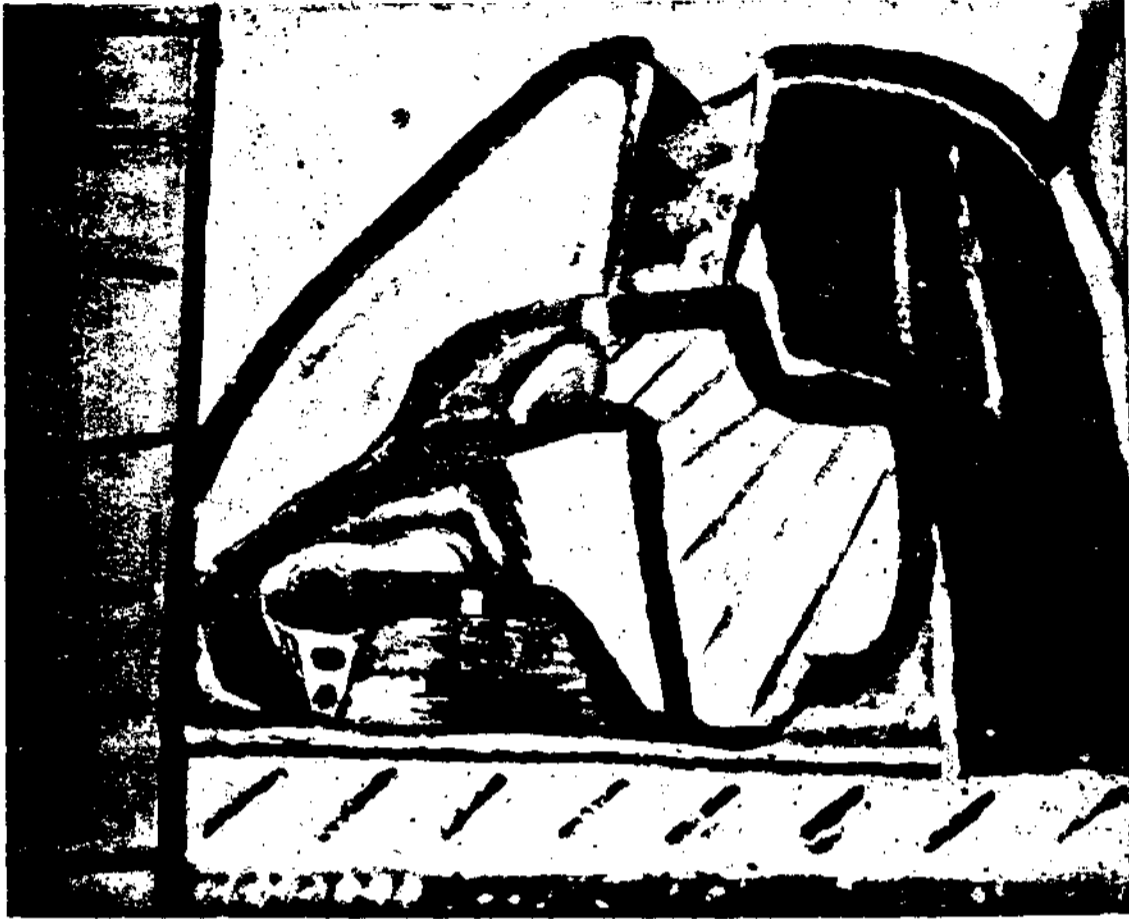
S  
女士肖像

曾鴻作



教會之風景

梁錫鴻作



相會之微笑

趙獸作



二人

李東平作



靜

物

梁錫鴻作

# 民俗園地

第五期目錄

諸人種底小孩取名	敬文譯
涉縣民間信仰	王福義
祠山大帝	佛兒
自然神話	靜君譯
閩南婚俗小記	翁國樑
孝女和降兩仙官	秋子譯

## 諸人種底小孩取名

敬文譯述

奧士大利亞土人，由於出產的時候，什麼獸類走着，或在什麼樹木下面產生的，以決定那小孩底名字。因此，他們底名字，沿着獸名或木名。又有把出產的地名做小孩底名稱的，也有依着順序，叫做長男，次男，長女，次女的。有些地方，也有至二三歲尚未取名的。其間也有以被人給與了綽號，因而把它當做正名的。又有把母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等指名配於小孩的。某地方，也有因為小孩子所定底名字，而父母各改變了他底名稱的。例像小孩底名字定

## 徵稿啓事

記者

本欄編者，竭誠歡迎左列各項文稿：

- 一、關於民俗學底短論或隨筆；
- 二、各地習慣，風俗，傳說，歌謠，謎謔等記錄；
- 三、關於苗，獠，獯，黎，狼，畚，裸裸等特殊種族底生活，文化底記錄；
- 四、各地和民俗學，民族學有關的集會，出版等消息底報告。

來稿揭載後，當以本刊為酬謝。（來件寫寄本社  
——藝風月刊社編輯部本欄編者收。）

為「迎陀利」，那麼，他底父親就喚做「迎陀力品」（義即迎陀利底父親），母親喚做「迎陀璘剛紀」（義即迎陀利底母親）。

紐幾蘭土人，根據他底兒子底性質或生時所發生的事件，以名他底兒子。也有請託於祭司，以選定適當的名字的。祭司先種植幼木於地上，其次，取出木偶，就於小孩底耳邊

，恰像那木偶和小孩耳語般。祭司順次地呼着小孩家裏祖先底名字。在那中間，小孩打起噴嚏，那麼，那時候呼喚了的名字，算是最適宜的，就把它給與了那小孩。

亞非利加底達荷孟人，小孩生下來，便向祭司問明這小孩是否爲祖先底靈魂所憑託。倘若有那一位的靈魂所憑託的，那麼，就把他（祖先）底名字做爲小孩底名字。倘若沒有那一位祖先底靈魂憑託，便由他底雙親給與以隨便的名字。

亞非利加底馬薩伊人，小孩在三歲內，沒有定名。不論男女，三歲以前，都叫做「羊」。女子中，有至成年還是叫做「羊」的。

## 涉縣民間信仰

正月初一吃了「錢餃子」，一年有福。

正月十六轉九曲，可以消百災。

夜晚見墮落流星，必吐口沫。

男女兒童至十三歲必開鎖。

南瓜過大，將有難過的事發生。

在波斯，取名式底時候，小孩底父親，殺羊而把肉做成好菜，它底骨，便拿到河邊去埋葬。在這國裏沒有姓氏，僅有自己底名字，叫人的時候，稱做「那人底兒子」，或「那人底兒子底兒子」。日本底伊豆八丈島等處，也行着這樣的習慣。

在爪哇，產後過四十天，便給小孩剃髮和取名。產婆於這（取名）以前，做着照料嬰孩的事，和照料產婦的事。

在波爾尼阿，七八歲以前不取名。僅叫做「兒子」，「女兒」。命名底時候，取鳥羽插入鼻中，如果打噴嚏，便是吉日；不然，便是凶日，那麼，就得延期了。

王福義

院中種桃樹，家人必逃亡。

竹子枯死，乃家敗之先聲。

用己用過而未刷洗的碗給乞丐飯吃，自己的「衣飯碗」將被乞丐奪去。

燒香不叩頭，下一輩子變老牛。

火喜將有客人。

生白布不擦臉，不縫衣。

小孩時常自己數指頭必早亡。

肢體不全的小孩易成人，故有毀傷幼兒肢體，以求易育之事。

說那個廟好，死後的魂兒也往那個廟裏去。

出行時用飯的筷子不齊，則夫婦之間，將有一方不利。

已出嫁的女人再梳長髮辮必傷夫。

婦女夜間臉朝上露宿，將懷怪胎。

將紙碼插於地之中央，可免冰雹及害虫之災。

蠅子多了，將豐收黑豆。

偷九曲杆子，放於媳婦之床上秘密處，將有得子之喜。

家中若生兒女，必忌門，避免生客之往來。

拾手巾的人，須將所拾之手巾上撕一個口，否則將失財

手巾失去，失財之先兆。

貓頭鷹叫，必死人。

## 祠山大帝

據說祠山大帝生前性喜賭博，每天都在賭博場裏呼么喝

喜鵲叫三聲有喜，多則不吉利。

狗叫，是不幸之兆。

母雞司晨，乃傷主人之凶報。

對日頭小便，必遭蝎子的射傷。

住在山村的人，不準說沒見過狼。若說了，狼夜間必來

冬至爲駝之生日，是日必令駝吃些好東西。

剪紙葫蘆貼于門頂，可消百災。

屋簷住鴿子，客庭宿燕子，家運必興旺。

兒童拜和尙或人丁興旺之家爲乾爹，必易成人。

結婚，定婚之日，若天氣不好，女人必不賢良。

男女同爲雙歲之年，結婚必不吉利。

新婦在結婚之夜，非至星星出全時，不能出洞房一步。

種了天花的兒童，必戴紅帽。

蒸饅時如有人至鍋前，饅上將有年印。

吃飯時敲碗，主家窮。

無故打噴嚏，正時有人在避地罵你的時候。

佛兒

六，不論白天黑夜一刻也不離開賭場。後來因爲運氣不佳，

把家裏的田地房產等物都輸得精光，吃穿住的三項也靠不住了。

他雖有幾個女兒女婿，但是因為他東借西欠，拖了四處八方的債，所以女兒女婿也不來理睬他了。可憐他除了家裏一個老婆以外，一無所有了。

有一天，因為他輸得兩手空空的回來，心裏十分憤恨。所以他一進家門，就唉聲嘆氣，直向他多時未睡過的破板牀去睡。他的妻子曉得他又是輸了錢了，但是從來沒有像這晚的不高興，於是就溫言軟語的勸他不要去賭，從此以後，好好的做些生意過日子。

那知祠山大帝聽了他妻子的話，心裏雖然明白，知道他妻子的話句句都有理，可是他的劣性不易改掉。忽然計上心來，轉悲爲喜，對他妻子說：「請你原諒我，讓我再去賭一次吧！但是有一件事，不知你可肯依從我？」妻子不知他用意所在，便說：「到底是什麼事呢？只要我做得得到，當然是願意依從你的。」於是，祠山大帝吞吞吐吐的說了：「我想把你去押幾個錢再賭一次去。如若輸了，我向我們的幾個女婿借錢把你贖回來。從此之後，我就不再去了。如若贏了，你仍舊是我的人。我們就把這贏錢做本錢，開一個小舖子過日子，豈不好嗎？無論如何，求你答應我吧！」他的妻子

聽了他的話之後，默默的不講話，只低着頭流眼淚。經過祠山大帝三番五次的催促，她知道他的脾氣是再勸也勸不過來的，便只得答應他的要求了。

祠山大帝得了他妻子的允許，如同得到無價的珍寶一般，也不睡覺，即忙穿起衣裳，開門到賭場裏去了。

那知事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祠山大帝自從用他妻子抵押的錢作最後一次的孤注以後，不到幾天的工夫，把以前所輸的錢都贏回來了。這還不算，並且還贏了一位方山大帝的一座寶殿——一個方山。於是他高興得不得了，急忙的回來告訴他妻子。從此以後，他就去邪歸正，做一個善良人了。

祠山大帝一年之中最得意的一天，就是陰曆的二月初八日。因為這天是他的生辰。無論是他的疏親遠鄰，都在這天到他家裏來恭賀他。

原來祠山大帝的妻子命運最好。無論什麼不順利不吉祥惡凶病災等事，只要到那裏去和她攀些親，就可以化凶爲吉，順利吉祥。所以我們金壇人對她都很尊敬信服。而且據說她是靈驗的。凡是尊貴獨子，時常多病多災的小孩都來過寄她做乾兒子，那末，他的壽命就長了，可以無災無病易長易大了。現在她的乾兒子不知有幾千幾萬了。有的人家祖父過寄給他做乾兒子的，孫子也來過寄給她做乾兒子，父子兄



弟姊妹都過寄給她做乾兒子的，也不計其數。

每年陰曆二月初八日那天，到祠山大帝廟裏去燒香，過寄，送禮，上祭的乾兒子絡繹不絕，恭恭敬敬的跪拜頂禮。有的人做了很豐富美味的酒席上供在祠山大帝之座前，並且還要付「過寄費」數元。祠山大帝所回的禮，只有二個兜肚和一張過寄紙。紙上面寫着祠山大帝代過寄的人所取的名字，名字都是以「鎖」字排行，什麼鎖麟，鎖富，鎖貴，鎖寶，鎖龍，鎖根，鎖柱等等。鎖字下面的一個字大都是吉祥富貴的。有些人家祖父和孫子都是一樣的鎖什麼，兄弟姊妹都是一個寄名。

上面已經講過，祠山大帝有幾個女兒，一個嫁給雨師，就叫雨姐姐，一個嫁給風伯，就叫風姐姐，一個嫁給雪神，就叫雪姐姐，一個嫁給祝融，就叫火姐姐。在祠山大帝生辰

## 自然神話

### 一、四種風底起原

維拉可查神，造完太陽，月亮，星星，大地，人類等，便造出四個用人，那就是東風，西風，南風，北風。

維拉可查神，對於這些風說道：

「你們各各到大地底邊隅去，好好地住在那里！」

的前幾天都是要回來拜壽的。她們回來的時候，都須帶些她家裏的東西來做禮物，如風姐姐帶來溫和的風或寒冷的風，雨姐姐帶來小雨或大雨，雪姐姐帶來雪珠或雪片，火姐姐帶來火龍或火鴿。據說祠山大帝最不歡喜火姐姐回來，因為她一回來便闖禍火龍，火鴿站的地方，要被火燒起來。所以祠山大帝每每都勸她不要回來。但是有些時候，她不顧她父親的厭惡，回來參加壽禮了。結果一定有幾處地方要受她的蹂躪。

上面所寫述的話，我們金壇人大都是知道的。有些年老的婆婆，在二月初八的前後幾天，都要告訴她們的孩子聽。譬如下雨，就說雨姐姐回來拜她父親的壽了。起風說是風姐姐回來了。小孩子聽了，都笑嘻嘻的點首相信。

靜 君

於是，四種風各各跑到大地底東隅，西隅，南隅，北隅去，而在那里住了下來。

現在，風從大地底四方吹來的，便因為那個緣故。

——祕魯，加德族所流傳。

一一、月亮造太陽

世界底開初，光輝的東西，祇有月亮。月亮說道：

「我一個人住在天空裏，不勝寂寞。造出些別的光明的東西吧。」

這樣說着，便製造了太陽。太陽是女子。月亮雖然把太陽和人類一樣地造了兩隻腳，但手卻造了許多，所以太陽升空沈海的時候，試注意看看，無數的手，在周圍伸張着。

——澳洲，昆斯蘭特所流傳。

### 三、虹底由來

從前，番社底祖先，有名做布他那哇伊的偉人，他恩威並行，所以社人對他像神明般尊敬着。他臨死的時候，對社人說：

「我死後變成赤魂，現於天底一方，把你們守護吧。」不久，便死了。果然在天空底那邊，美麗的東西，像橋一樣在掛着。那便是虹。

所以，他們社人把虹看做吉祥的東西。而虹出現的時候，必發生一個聲響，那就是布他那哇伊底聲音。

——臺灣，泰耶爾族帕士可哇爾社所流傳。

### 四、猴子底由來

從前，有嫂嫂和小姑同除田草。因為小姑幾回弄壞了除草的器具，嫂嫂生氣責罵她。小姑悲哀地哭泣着逃入山林中

去。嫂嫂雖很傷心，但很久總不見她出來。於是，急速回家裏，做餅搗到山中，一面喊道：

「姑嘯！一道來吃餅吧！快快出來啲！」

一面無目的地在山中走着。不久，那聽見了她底聲音的小姑走了出來。那時候，恰巧嫂嫂無心地將燒石放在餅旁邊，但看錯了的小姑，誤拿了那燒石，大叫「熱熱」，把手貼着臀部，那裏便被燙傷而成了通紅。嫂嫂特別的苦心，終於無效。怒眼脹臉的小姑，深隱於山奧中，永久不再歸於嫂嫂底家了。那就是猴子底始祖。

——臺灣，泰耶爾族北勢番所流傳。

### 五、雉和鳩、鵲、鼠

在一處森林裏，住着鳩，雉，鵲。遇着凶年，沒有食物。因此，雉跑到老鼠家中去，帶着輕視的樣子問道：

「喂，貓咬爛的傢伙，在嗎？拿一點吃的東西來！」

老鼠太太從廚房走出來，將手上的燒火棍，向雉底頸上拍的打了一棍。因為這樣，直到現在雉底頸上還是紅的。

其後，鳩又到老鼠家裏去叫道：

「喂，米櫃中的小偷，在家吧？給一點吃的東西來！」

老鼠太太又用火棍碰的一聲，打了鳩底頭。因此，鳩底頭上直到現在也還有着塊青色的痣。

最後，是鵲走到老鼠家去，十分小心地說：

「鼠老爺在家麼？請給我一點食物呀！今年是凶年，十分困苦呢！」

老鼠問道：「你是和誰在一處的？不是和雉，鳩那些傢伙一道的吧？」

鵲回答道：「我底村子裏沒有住着那些東西。」

這樣，老鼠，就歡喜地把食物送給鵲。並且，老鼠太太似乎還對鵲說道：

「因為你底樣子很高尚，所以講的話也很漂亮呢。」

——朝鮮民間所流傳。

## 六、懶少年所化的榛椰子

從前，某地方，有個懶惰的少年，一點也不聽父母底說

話。一年中，祇是從頭到尾游玩着。父母很憂慮，時時訓責他，但那祇等於耳邊風。他越非為亂做，便見惡於村人，終被逐了出去。

少年無可奈何，從村裏出去後，沒有地方可去，迷轉於曠野之中，坐而餓死。從他死骸底頭上，生長了一株植物。那就是榛椰子。

——台灣，平埔蕃所流傳。

上面六則天然神話，是從各種神話書裏採譯出來的。因為篇幅和時間等底關係，祇能選擇了這些比較簡短的介紹過來，並且僅有着這點小的數目。假如因此得以引起國內青年朋友們記錄這類材料的興趣，那真是譯者無限的歡喜了。

——譯記附者

## 閩南婚俗小記者

翁國樑

閩南嫁娶，很多還是遵守古俗。娶時要擇日擇時，男子必親往迎。新郎坐轎上，手多攜白扇，巾子，莫論寒暑，俗謂可以辟邪。新郎轎後還有二轎，坐着新郎的朋友同往迎娶，俗呼「泡嫁」。至女家時，新郎不下轎，招待者接「泡嫁」二人入另設之招待所（不在女家，多借隔壁鄰舍）敬茶。茶畢，「泡嫁」必偷取茶杯兩個於袖中，帶回男家。放在新

娘床上，據說會速生男孩。新郎坐在轎裏，女家管事薦之以線麵雞蛋，多略作個「意思」就算了，沒有真食過的。男家於往娶之日，則備豬腳，糰，送到女家，敬孝岳母。說是要報答她生養女兒的腹痛之苦。

新娘拜別父母，聽訓後，即步出門，上轎，隨新郎歸男家。女家一從女兒踏出門外時，即緊掩門，以鹽，米，擲之

，口中還要咀罵幾聲，謂之，「辟煞」。

新娘轎前多遮一花布，說這花布可以辟去邪氣。

新娘轎至男家時，必停在廳前坐一坐。俗云：「新娘急出轎，以後必性急，常與人嘈鬧。所以要坐着等，等愈久，則性愈良馴。」已而「好命人」（鄉間有錢有子的老婦人）出來攔新娘入，頭上遮以米篩。凡新娘都要記着，那時足不可踏着門限。

新娘入房，即與新郎並坐在房前。有的新娘利害，說要使新郎怕她，聽從她的話，所以常要拉新郎的衣襟，墊在她的裙底。俗云，「如此，新郎即會怕他的老婆。」因此，新郎坐時，都很注意到則個。

夜間必飲合歡酒，而「送嫁姆」則要討賞紅包。俗呼之曰「脫褲禮」。新郎新娘該日必穿白色土布做成的內衫，內褲。次晨，有的公婆們，要驗新娘的內褲，看看是否處女。

是夜，利害的新娘，多想要玩弄新郎。說經了這種種的玩弄以後，新郎則會服從他的指揮。她一定要新郎去關門，她就趕着把門門上。語云：「汝關我門，汝賺錢，我來看

。」這樣，她丈夫所賺的錢，則必交給她看管。要睡，她把

「梳頭箱」，拿來放在床上，必定要新郎取起，方能睡下。脫鞋時，多要把她的鞋疊在新郎的鞋上。俗云，「我鞋疊汝鞋，使着臃腫旋。」說這樣，新郎便將服從她的命令了。

第二日，女家必派甥仔（新娘之弟）來男家「探房」。男家宴之酒食，並給與米粿，甘蔗，雞，（雌雄一對），使之帶回。

第三日，新娘新郎拜見祖宗，父母，親戚，謂之「出廳」。如遇長者已死，則用紅的插花放在椅上，讓他們新娘新郎跪拜。然後，新娘入廚房，切肉糖，吐沫涎於中，混之盛於碗，奉呈家人（無論大小）皆使食之。說這樣，便「相愛」。

第四日，早晨新娘回娘家去，謂之「回禮」。男家必煩發粿，米糕，給她帶回，分送親戚及鄰家。

此後，十二日回去一次，四個月又回去一次。

## 孝女和降雨仙官

——朝鮮民間傳說

秋子譯

從前，某處有一個姑娘，生得月一樣的臉，明星一樣的

眼睛，裁衣板一樣長的頭髮，十分美麗的姑娘，但姑娘的母親已經亡過，他是在繼母手上被過分的虐待着。她沒有一點休息的時候，就是放手上頭髮去的工夫也沒有。因為被繼母虐待，所以姑娘的身體是像枯枝一樣的瘦了，頭髮像鳥巢一樣的蓬亂。但是姑娘的臉還依然美麗。

一個寒冷的冬天，繼母叫姑娘去採山上的青菜來。冬天的山上自然是沒有青菜的，但他也不得不提起筐子走出去。她一點也不反板她的繼母。

她拿着筐子和採菜的刀出來，走進山裏去，一面爬開雪，一面找尋青菜。可是一點也找不到，而天已經在黑下來了。因為沒有菜是不能回家的，她就決心在這山中過夜。但是受不住激烈的寒氣，她便四圍找尋看有什麼岩洞沒有，恰好在山奧中發見一個岩洞，她把石門推開走進去。進去一看時，出乎意外的，那裏是一個寬廣的平原。而草原的中央有一座整潔的草屋，草屋周圍有着青菜田。大約是知道有人進來了，一個少年從草屋中出來，迎着姑娘審慎的問道：

「爲甚麼走到這個地方來呢？」

姑娘因把自己的事情告訴他。他十分同情她，並且親自跑進菜田去摘下很多的菜給她。她得了菜，便預備回去。少年對她說道：

「以後你如來找我時，請在石門外叫道：垂楊垂楊柳之葉啲，約妮來了，請開門。那嗎，我總會來接你的。」

另外他又將三瓶藥水遞給姑娘說：

「請你謹慎的收起這藥！如果用白瓶裏的藥水來撒在死人的骸骨上，那骸骨就會生出肉來，其次，再把赤瓶裏的藥撒上，血就活動起來，最後又把青瓶的藥撒上，便能呼息而醒轉來的。必須要用到這藥的那一天會來臨的吧，請你小心着！」

繼母見她從雪中摘得菜回來非常吃驚。第二天又叫她去。而她也仍然提一筐青菜回來。因此，繼母覺得很奇怪。有一次，她就跟在姑娘後面去看。姑娘離開村子走進一個山奧去，在一個石門前站着說道：

「垂楊垂楊柳之葉啲，約妮來了請開門！」

這樣就有一個美少年出來接她，進去一會之後她拿着一筐青菜出來了。繼母偷着由近路先回家。等到姑娘回去時，她說道：

「你在那裏有着男人，我是完全知道的啲。」

說過又狠狠的毆打他。雖然如此，姑娘仍舊不違抗她的心。繼母，也不去告訴父親，因為她不想去傷父親的心。

第二天，繼母跑到少年的地方去。她站在石門外說道：

「垂楊垂楊柳之葉嚼，約妮來了請開門！」

少年走出來，吃了一驚，問道：

「甚麼人呀？」

繼母突然捉住少年並把他殺死，又將他的家和菜田都放火燒掉之後，把少年的屍體也燒了。她轉回家裏又叫姑娘去摘菜，姑娘被異常的恐怖所襲，走向少年的地方去。她在石門外叫了好幾聲都沒有有人答應，她懷着某種恐怖的預感，把石門推開進去一看，不消說家屋菜田都被燒完，連少年也變成一些骨頭了。姑娘悲泣一陣之後，忽然想起少年前次給他

的藥水，她立刻從懷中把三瓶藥水拿出來。將散開的屍骨收

集攏來，照着各部分的位置擺好，然後撒上白瓶的藥水，看着看着那骸骨上生出肉來顯出同生前一樣的身體了。她再把

紅瓶藥水撒上，少年身上的血在活動了。最後撒上青瓶的藥水時，少年呼一大口氣完全蘇醒了。他像是從沉睡中醒來的人似的，朦朧的睜開兩眼時，就執住姑娘的手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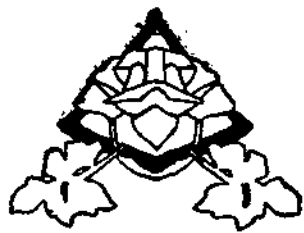
「我是天上的降雨仙官，奉上帝的命令來援助你的。我們就上天去罷。到天上去，我們便結為夫婦。」

據說，不久兩人就乘着虹昇天去了。

## 「民間文藝專號」徵稿

爲了珍貴的文化史資料底保存，爲了野生的文藝品欣賞底提倡，爲了科學的民間文藝學建立底促進，我們決定於十月份的本刊上，出版一個「民間文藝專號」。散布在我國各省區，各社會層的野生的文藝品，真是稀有地豐富着。無論什麼人，祇要願意去掇拾，那成績便很可以使人感到驚異。不管是以神格爲中心的神話，以地方或人物爲題目的傳說，兒童們愛聽的童話，村姑們慣唱的俗謠，乃至於一隻謎語，一句俚諺，倘承寫下見寄，都是我們非常地樂於接受的。此外，像有關於上述這類文藝品底研究論文，斷片小品，以及照片，圖畫等，我們也對它高舉着歡迎之手。再，關於各地說故事，唱歌謠的風俗底記錄，同樣地是我們所很期待的稿件底一種。

藝風月刊社啓



## 湖上

朱侶萍

一個春天的下午，公園湖上的海棠正展開她的嬌嫩的臉，在東風裏微笑。夕陽裏，山色，湖光，更是明媚美麗。

樹上的流鶯來往飛鳴，唱着他們的快樂之歌。橋下的流水，潺潺浚浚的不停止的前進，發出漸漸的繁音。在這大自然之音樂的節奏懷抱裏，華和素走到對面的小亭中倚檻坐下，相互假倚着。一對蝴蝶在他們面前飛繞了幾週，又飄然遠去，他倆的心靈中都有興奮，很感到愉快！

「素，你看海棠是多麼美麗呵！」  
停了一刻，華又接着說：「這一樹一樹的海棠，對着平滑如鏡的湖水，照出自己處女的幽姿，光明玉潔的心腸，這是

何等的自慰而自傲！但是，一旦春光老去，紅顏不再，或者不幸而更受那無情風雨的摧殘，又是如何的悵惘哩！」

「是的，華，你看這湖上的落日，也是很好看的呵！」素慢慢的回答，又把頭俯了下去，凝視着那萬點金光的湖水。

「時序的逝去是真快呀，在去年的這時，我們是每禮拜日都到這裏來玩。我還記得有一天的早晨，大地才從牠的睡夢中甦醒了過來，這時還沒有一個遊人，而我們却一早就跑來了，帶了釣魚竿來釣魚。也是坐在這個亭子中。直到暮色蒼茫，我們才戴着月兒歸去。那時不但遊人，甚至一景一物，也都在欣

羨嫉妬我們的好運。現在已經是一年了，又到了今年的春天，我們還是在這小亭中徘徊，同看對面湖上的海棠，你想這是多麼快慰呵！但是，在這過去一年中，我們的事還不能解決……」

不等華的話說完，素就搶着說：「我還忘記了告訴你咧，昨天母親寫一封信來，又寄一百塊錢給我。她說父親現在很氣我的，關於我的婚姻，他誓不再問再開。他已經沒有這個女兒，叫我以後也莫再寫信給他，就是寫信給他，他也是不看的。不過，在我覺得，只要我自己認為是對的，其他一切是顧不了的了。我絕不能把我終身的幸福，由他無辜的葬送。我已經寫信給母親

了，把我的意思告訴她。」素說了悽然嘆息了一聲，她的天眞美麗的臉龐上頓罩着一種悽哀的表情，一滴一滴的清淚好像一粒粒的明珠，含蓄在她的兩眼中。

華緊緊握住了她的兩手。她的頭斜傾下去緊緊的靠在他的胸膛上，把身子倚着他的肩膀。他不知道要拿什麼話來安慰她才好，過了一刻，他才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個小方手巾，替她拭了眼淚，輕輕的撫摩着她長髮說：

「父親的心，總有一天會變軟的，你切莫悲傷，也莫和他反抗，使他痛心。你要知道，父母對於子女一切的事，都是要顧慮週詳，何況這婚事又是關係你的終身的幸福呢，這也是父母愛子的苦心喲！你還是寫信去給他，懇切的向他說明我們的正當純潔的愛情，請求他的原諒好了，我想他一定是可以允許的，你說是不是？至於我呢，我是一定要和她離婚，要在最近就把這事解決，差

到我們倆同棲的目的。素，愛情的路原不盡是平坦光明的，走過了這生滿荆棘，或者是亂石崎嶇的路，就到了幸福的園林。我們的甜蜜快樂的日子也正在前面等候着我們哩！」

他們倆的說話都又停止了，因為他們的注意力，都被那自然的美景攝引去了。

這時落日已經沉沒到西山的背後，薄霧漸漸的籠罩了大地，路上稀疏的電燈，顫動閃爍，和天上的幾個大星遙相輝映。

晚風漸生，徐徐的在人臉上吹拂，身心更感到清新愉快，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一陣抑揚幽韻的鋼琴聲，把他們倆從沉迷中驚醒，可惜離得太遠，琴音斷續，終聽不清楚彈的是什麼歌曲。

素慢慢從華的胸懷中抬起了頭，偏過了臉來，脈脈含情的眼波瀉在他的臉上，微笑着說：

「華，你看這朦朧暮色裏透出來。

都市的燈火，是多麼富于詩意呵！」

「夜是快要降臨了，不能再留戀了，我們回去吧！」他說着已經站起來，又伸手把她拉起來，慢慢的走去。

鶯兒早已停止了牠們的歌唱，湖濱的大青蛙闔關的叫了幾聲便又住下了，惟有漸漸的流水遙和着他們倆的脚步聲，送他們歸去。

到一個飯店去喫了夜飯，素覺得有點疲倦，要回來休息，華把她送到她的學校門前，就自己轉回去了。

素很高興地向宿舍跑去，推開了門一看，屋裏同住的幾個同學出去還沒有回來，只林一個人躺在床上睡了，很舒適的睡了，她輕輕的伸手去觸林的腋下，把她擾醒。

「你爲什麼不出去，只在屋裏悶睡？」

「我也是剛才回來，因爲很覺疲倦



，所以就躺下來。不巧才睡着，你又來搗亂。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是和陳先生在一塊嗎？」林說了，又躺倒床上。

素把她今天在什麼地方去玩告訴了林，又說了一些關於她和華的事情，華在和他現在的老婆離婚，及他們倆的將來的計畫。

暫時的沉默，她和林相對的看着，最後林很鄭重的問她說：

「你的意思是究竟這樣呢？」林的兩眼從未離開過素的臉上，好似在急等着她的回答。

「我們都是很早想結婚，只是華的離婚很麻煩，恐怕最近很難實現，因為她是不想離。」素微微嘆息了一聲又說：「她是一個很可憐的女子，她同華離婚以後，你想她不是更可憐嗎？雖然她是爲着自己的將來的幸福；可是我總不

忍把自己的幸福快樂建築在別人的悲哀的基礎上！」

林倏然從床起來，站在素的面前，緊緊握住她的兩手說：「不進則退，你想早些和陳先生結婚，你就催他趕快把這件事解決；不然，你就早些和他離開！像你這樣的中道徘徊，不生不死，是最痛苦的！我說的這些話，你一定是驚訝的；但是素姊！在一般同學中，你是和我最好的，我實在不忍眼看着你受這樣的磨難！」

林的兩眼這時也有點濕了，平日常帶着笑容活潑天真的她，現在也竟會傷心流淚，素的多感脆弱的心靈，也不禁起了一陣陣的微痛。

日子平淡的過去，他們的事也還是那樣。

又一個禮拜日的早晨，華打電話給素，說上午有別的朋友的約會，約她下午兩點鐘後到公園去。他說了把聽筒掛

上就走出去了。一刻，素又來電話說，兩點鐘太遲了，請他十二點後就去。這時華已經走了，張媽拿起了聽筒，胡亂的「呵，呵，」的答應着。

十二點鐘吃過了中飯，素就急忙喊了一輛人力車到公園去了。

這時公園裏的遊人很少。她到薔薇架下的一塊大石頭上坐下。和風緩緩的吹。從花葉的空處透下來的黃金色的陽光，點點洒在她的身上，洒滿在地上。她把頭俯了下去，用一支膀子扶着石頭，撐持住身體。下垂的長髮被風吹散了披蓋了滿臉。有時幾片花瓣落到她的頭上臉上，她也不把牠拂去，她的全身都沉浸在微妙難言的愉快中。

陳太太以飯後無聊，想到公園去逛逛，而且聽說他們常在公園裏，假使能夠見到那女人，豈不是很好嗎？何況早晨她又來電話時，他却已走了。于是收拾了一切，帶着張媽向公園走去。

陳太太進了公園，到處找她，走過了竹徑，越過了假山，渡過了小橋，終于薔薇花下遇着。在離素三四丈遠的地方，張媽就指着她，張開了扁闊的嘴說：

「太太，你看，那就是姓楊的女人。」說了，她的臉上堆滿了愁苦的笑容。張媽因為有一天在街上看見過素和華在一塊，所以現在認識是她。

陳太太走到了花下。素抬起頭來，倦怠的眼光輕輕的從她的臉上掠過，似乎說：「討厭的，你們來幹什麼？」又把頭俯了下去。

「你是楊小姐嗎？」陳太太先說話問了。

但是，素並沒有回答，僅回看他一眼。

「楊小姐，我是陳太太，你佔了我的丈夫，我是來問你要回我的丈夫的！」陳太太雖然是這樣的說；但是她的神

色驚惶，已表示出來她的內心的畏却。

「誰會搶去了你的丈夫呢？不要拿你的卑污的眼光，來看一切的人！」是一個凜然的回答。

陳太太從皮匣裏抽出一把小刀來，向着素的胸膛說：「你假使再不給我的丈夫，我就要殺死你！」但她的手已在顫抖了。

「你要知道，愛情不是白刃與黃金所能移動的！」素又向前走進了一步，神色很安靜的說。

停了一刻陳太太又把刀尖掉轉向自己的胸膛，悽然的說：

「我是不敢殺你的，至于破壞了你們的將來的幸福，我是更不敢担這個罪名的。不過，楊小姐呀，你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且你還：年輕。像我：這：樣無能的可憐的女人……現在已經是飽受了……痛苦，假使他再……和我離婚，你想我將來的日子不比……現在更悲慘百

倍嗎？我還能生活得下去嗎？」陳太太

的喉中，像有什麼東西塞住，不能再說下去，于是就跪倒素的面前哭泣起來。

「好姐姐，你請回去吧，我是一定和他離開的。」素奪下了陳太太手裏的刀，又扶她起來。兩眼裏的淚水，也一滴一滴的落下。

「唉！真沒想到直到現在還是徒演了……」素這麼自語似的說，她的心裏的悲痛，已使她不能再說下去。

陳太太去後，素掏出日記本撕掉一頁，抽出衣襟上掛的自來水筆寫道：

「親愛的華：

我去了，我永遠的離開了你遠去了。我雖然是離開了你，但是我的心是永遠的忘不了你，時時刻刻都在念你愛你呵！我為什麼要離開你，你也無須要知道。我去後你切莫找我，因為你是找不着我的。在你看到這信時，恐怕我已經上了火車，



攝真友龔

鳴之塘荷

被他拖到茫茫曠野中了。別了，我永愛的華哥！

離開了你又永遠愛你的索留。」

素匆匆的寫完，把牠放在石頭上，自己藏在背後的花叢中，等到華在對面

橋上向這走來時，他就從旁邊的路走出公園去了。

華拿起信來讀了，不覺就倒在石頭

上。從此湖上的夕陽，公園裏的花木，

一切都成了他的傷心流淚的資料呵！

山中雜詩八首 王顯詔

欲雨還晴二月天，棟花香裏長紅綿；  
一枝秃筆兩張紙，貌盡名山三十年。  
先生耽酒尚癡顏，惟恐年荒未敢閑，  
分得紙田三五畝，春苗詩子夏鉏山。  
露濕巖花作許寒，雨泥寺角月將殘；  
流泉獨奏蒙萊曲，披愛娜幽不用彈。  
駐足韓山十過秋，嶺東箇是最湛幽；  
流雲屬目無窮思，西送東迎不教愁。  
萬箇蒼官絕頂攀，半篙春水碧灣環；  
山中無計消長日，倚枕噓哦勝打閑。  
嫩風度竹曉生涼，輕着袂衣下矮床；  
昨夜雨晴睡却穩，晨來滿鼻合槽香。  
萬樹驚風掉首鳴，橫飛急雨太狂生；  
遠看山脚只成霧，解作追瓊縱玉聲。  
山窗悶熟太愁生，晚霽追涼恰二更；  
澗底鳴蛙渾似舊，年年留伴讀書聲。



# 牆壁

王穀君

(一)

造物之家，屋前園有一個高牆的樂園。園內什麼奇花異卉都有。芳芝與澤莉便是這其中點綴品之一。

芳芝自被造物之主無端拋棄在樂園之外，憔悴變為枯菌後，時時想跳過這橫在眼前的高牆；而莫如何時，便用很微弱的聲音，百回千回在牆脚下徘徊，這樣咒詛着：

「你這可惡萬仞的宮牆，何年何月纔會傾圮呀？我真恨你到極點！你在，不知造出多少隔膜？你在，不知損却多少陰陽？你在，不知積成多少幽怨？你為何要這樣厚厚的隔在人間？」

然而這是鐵壁銅牆，任是如何，都

無傷及這牆上一點塵埃。它有時急得無法，惟有絞盡血汗，繼之以泣。

(二)

一天，它想到樂園內的青鳥，有時也飛到園外來玩耍，便乘機很感激地請牠傳了一書與昔日時常相見，如今欲相見而不得見的朋友澤莉。書中是這樣地述着：

澤莉！  
我自從與你離別來到這荒涼滿目底牆垣外，面上再找不出一絲真的笑容；心中再掘不出一絲真的歡意。每當秋夜，惟有牆腳根頭那悽切的蟲聲，時在顫

動我的心弦以作共鳴。今天聽到人家讀

Victor Hugo 所作的...

La Fleur et le Papillon.

La pauvre Fleur disait au papil-

lon celeste:

Ne fuis pas!

Vois comme nos destins sont diff-

erents. Je reste,

Tu t'en vas!

Pourtant nous nous aimons, no-

us vivons sans les hommes.

Et loin d'eux,

Et nous nous ressemblons et l'on

dit que nous sommes Fleurs

tous deux!

及蘇東坡所作的：

Mais hélas! l'air l'emporte et la

蝶戀花

terre m'enchaine Sort cruel!

「花褪殘紅青杏小。

Je voudrais embaumer ton vol

燕子飛時，

de mon haleine. Dans le ciel!

綠水人家繞。

Mais non, tu vas trop loin! Par

枝上柳綿吹又少，

mi des fleurs sans nombre

天涯何處無芳草？

Vous fuyez

架上鞦韆牆外道；

Et moi je reste seule à voir tout

牆外行人，

ner mon ombre A mes pieds!

牆裏佳人笑。

Tu fuis puis tu reviens puis tu

笑漸不聞聲漸杳，

t'en vas encore Luire ailleurs

多情却被無情惱。」

Aussi me trouves tu toujours, à

忽然間又將我與你離別時的悲淚引出。

chaque aurore Toute en Ple

並且引出無邊的悵惘與無窮的寂寞。並

urs!

且我感到我這不能醫治的傷痕與不能填

On! pour que notre amour coule

補的闕陷，將永久是酸楚的回味。

des jours fideles O mon roi,

澤莉！你安居在園之中，定是一如

Prends comme moi racine, ou do

往常一樣地活潑芬馨。一樣地漫爛嬌艷

rne-moi des ailes Comme a

得可愛吧！你也許夢想不到你這牆外朋

toi

友的苦情吧？

澤莉！在我們中間這可厭的牆壁，

弄得太高不可攀，厚不可量，堅不可摧

了！恐怕是無法可想了！即算有法可想

，也是不中用了！這五花八門殘忍的牆

壁，它將我們硬硬地隔開！我想來生也

得將它推翻的。這不僅報一二的私怨，

也是復我們大眾的公仇。

澤莉！在這地面上的同類，其衆多

不啻恆河沙數，但我覺得我始終是一個

孤人，——孤仁——生成孤性，許多人

我不喜歡他。只是你呀！不知怎的？自

從發現你，我便不能自主的，不知如何

地歡喜！一見便得將我融化。當我聽到

你悅耳的聲音，好似聞了仙樂；當我見

到你悅目的顏色，好似遇了磁石，當我

達到你醉心笑貌，好似飲了瓊漿。澤莉

，本來我瞭解人生虛空，抓不住實際，

我便向虛空中找尋虛空的痕迹。——聲

音，顏色，笑貌。——可憐我長年長月

向空中摩挲，愈行愈遠，到而今，連你

的影子，我也摩不到了！能不傷哉？古人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異苦何不可以同本？明乎此，則自不必以物質的多寡而定取舍，以地段的遠近而定親疏。提荷與水茨的偏見，未必盡合真理吧？

澤莉！我爲着我感覺底虛空，精神底疲怠，前程的渺茫，很願找得一個同性同情的知己，找得你這樣同性同情的知己，以充實我的虛空，以振起我的精神，以砥勵我的前程。誰料竟成爲歷史的美夢！現在大夢初覺，以後是毫無所希冀了！此後喲！前之虛空，將更虛空；前之疲怠，將更疲怠；前之渺茫，將更渺茫了！

澤莉！試想昔日的期望，有你枝頭的甘露，滋潤我心底的柔腸，斷不料會由芳芝而變爲枯菌。不料如今光澤全消，稍擊即碎，乾澀脆弱到這地步！滄海桑田，世事真未可以預測呀！

澤莉！我們相處了如許底長期，至今我還不明瞭你。不明瞭你爲何不肯諒解我而遠離我，冷淡我？你這樣辦時，你知否我是如何地悲傷與苦痛？此時我似乎中了利箭，也似乎判了死刑！我因此，在夜深人靜後，暗地裏不知偷灑過多少傷心淚。若果留得淚珠在，即使天旱三年不下雨，猶能以灌溉全球，立令各種草木萌動，欣欣向榮。澤莉！我們有何不可以同情合作？至今我還不明瞭呀！是我舉止太呆笨了吧？是我心緒太急迫了吧？是我作事太無理智，太使感情了吧？抑或是我其他種種不對與不及吧？到現在想你該可以明明地指示我了。

我想這皆是吧？澤莉！我到如今，是何等地追悔與哀惋喲！追悔我底不行，哀惋我底失敗。但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只自傷命苦，命苦無能消受幸福。你現在告訴我底錯誤，不僅無妨，而且還要感謝你底教導。但是呵，澤莉！有

時我有錯誤，都是爲着你！爲着你，有時那能自持？有時爲內心的驅使，有時爲環境底顧忌，不知不覺地弄到錯誤，想是不能免的。然而你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能容人之所不能容，當能恕我以無罪吧？然而我敢說我這耿耿懸忱，係由至誠發出。對你不會有半點假借，不會有分秒的間斷。

澤莉！我這失效的後悔，我還無用的哀訴，於我無益，於你也無損吧？這樣呈現在你面前，當無妨吧？

別矣！澤莉！相見日淺，努力自愛！  
！濡淚和墨，謹布腹臆！

枯菌。

(三)

青鳥去後的風訊，長久以後的風訊，便是二個黃昏的晚上，空中蕩動數續細微底薰風，夾在薰風中髮髻鬆聽聽到一纖澤莉舌葉上發出的聲響：

「枯菌，牆壁雖厚，靈犀可通。我

林中



巴黎獨立派畫家展覽會出品

M. Luce 作

深信我們的精靈，是無物可以隔閡的。  
你也不必悲傷吧！

此時稿木死灰似的枯菌，冥冥中好像由空間灌輸一點生意。眼前混糊的又看到澤莉稚淡的顏色，又嗅到它芬芳的氣味。枯菌感奮地拚命地看着嗅着，面部登時顯得紅潤難爲情，脚跟也癱軟了。立刻便傾倒在牆腳的地上了。

暮春作於江寧大蒼園。

尾春

虹飛

布穀鳥在田野聲聲的呼喚，  
喚落了這一春花草的繁榮。  
桃林中只剩了顛顛的幹枝，  
不見昨日艷麗之美色芳姿！  
而今祇有綠柳隨浪風飄起，  
飄起我悼傷華年的惆悵呢。

五月四日，和克郎乘舫赴春時，杭州。

# 現代世界名畫家

(共三十人)

梁錫鴻

十三 莫地里安尼 *Amedeo Modigliani*

——野獸主義作家——

莫地里安尼生於一八八四年，一九二〇年在巴黎為酒精中毒而死，係近代一位短命畫家，他係意大利人，在一九〇五年來巴黎，那時期沉湎在頹廢的享樂裏，終為酒精中毒而死，他的畫面每處都有濃厚的熱情浮動着，他的敏銳的感覺終能描出極有熱情的畫面，他的色彩，線條均震盪着一種濃厚熱情的諧和，他雖不能長存在世，然他留在世間的畫，也足表現着作家的人格和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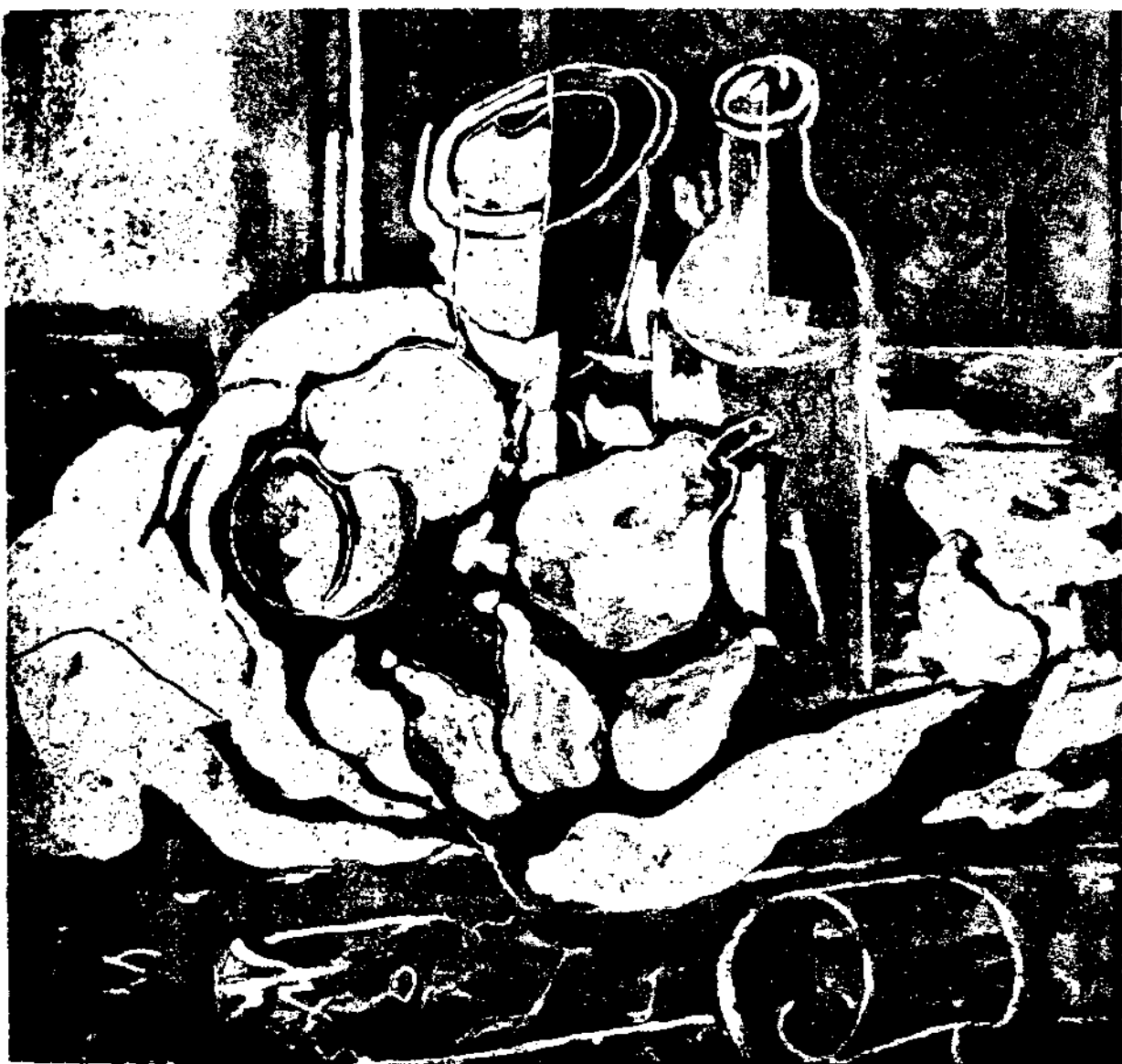


裸女

莫地里安尼作



靜物



不拉克作

#### 十四 不拉克 Georges Braque

——立體主義作家——

不拉克係一八八二年生於法國之一個

小邑，他當時係與碧加索共同努力立體主

義的一位，他的名望為世人所共知，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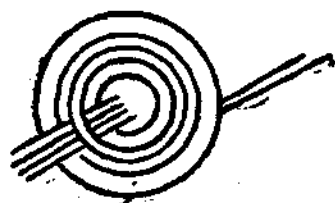
品之色彩係一種極敏慧而明暗調子所成。

他雖係立體主義的作家，而能獨創風格作

出他極明快主觀的世界，他極喜用泥沙與

色相混，用他特別的筆觸和線描到畫面。

他係法國秋季沙龍會員之一。



# 一幕短劇

季誠性

時間 一九三五，初春。

地點 在裏西湖國術館前。

這時，自然舞台的風景很優美，風微微的吻着初吐嫩芽的柳條；湖水被風捲起無數漣漪。巖岸處還響着細浪擊岸的微音。湖中還泊着幾隻待沽的小艇，遠處的遊艇中播出了迷人的聲音。馬路上不時有汽車來往，又有成羣的老太婆上靈隱天竺去拜佛，各人的胸前掛着黃布做的袋。太陽在頭頂發威，人們的臉上都沁出濕汗。這時有兩個老乞丐（女的）在柳樹下納涼。

我：老太婆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乞丐甲：是一條菜根，幾張菜葉。

我：生的怎麼好吃？而且看你吃得

得很出勁呢！

乞丐甲：不要說菜根，菜葉，即使草

根樹葉也要吃呢！

我：怎麼？

乞丐甲：有什麼辦法呢？在肚子餓的

時候。

（我感動了，想掏出幾個銅子作無補於事的救濟，但身邊並未帶錢，只好癡癡地望着她們。）

（不一會，來了一副賣青稞的擔子，乞丐的肚子大概更被餓火所激動了。）

乞丐乙：怎麼賣？

商人：五個銅子兩個。

乞丐乙：你把我拿兩個來。

商人：你也要買？

（商人於是就揀出兩個圓的青稞，遞給乞丐。乞丐把青稞收下，捏在手裏看了一陣，好像還不大滿意，想自己站起來去選擇一番。）

乞丐乙：這個太小。（想站起來）  
商人：一樣的。（以手阻止）

（於是乞丐的屁股剛剛離地又坐下去了，沒辦法，只好在袋中掏出幾個銅子，遞給

商人。

商人：欠一個。（手中還捏着乞丐

給他的銅子。）

我：算了吧。（一面留神乞丐的

吃。）

乞丐甲：這個給你。（她慢慢的吃着

，怕一下就要吃完似的，把

另一個遞給乞丐乙。）

乞丐乙：

你自己吃。（一面仍剝菜莖

吃；但眼睛已注視在青棵上

面了。）

（青棵流出了許多紅糖，塗

滿了乞丐甲的手，她以口舐

之。）

（我得到一幅地獄的圖畫了

。我不容坐視了。立刻回到

館中打開自己的箱子，掏了

十個銅子，又走近乞丐處）

我：你們是否一道的？

乞丐乙：不一道。

（她們有些興奮了，見到我

這突然的佈施。）

乞丐（同聲）謝謝少爺！（她們不但謝

，而且合手拜了。）

（我不回頭的一溜就走開，

這點佈施也值得如此感謝嗎

？當時我這樣想着。）

## 陳樹人先生詩

柳非杞

廿四年二月八日，陳樹人先生贈予新詩五首，慷慨哀感，所以言志，反覆誦讀，意至善焉。其「富貴於我如浮雲」句，輕財好義，溢於言表，可謂舉世混濁，而我獨清已。先生每逢元日，必爲若文夫人繪圖，以共欣賞。本年作「玉梅金柳」，題詩云：「春城蕭鼓世都遙，兩度江南見歲朝，好景寫來聊共慰，故園何日雪霜消」。多才多藝，無所不能，詩畫其餘事耳。

附新詩五首

舊曆除夕畫齋漫興二首

離家度歲歲重忙，爆竹全城喜欲狂，靜坐一燈消領盡，瓶梅香又盞蘭香。鼎鼎百年剛過半，非求人畏願無聞。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舊曆元旦

老來世態只悠然，爆竹通宵任震天，樽酒瓶花能辦得，了無餘事答新年。搦芬園種松百餘株，翌日大雪驅車往觀喜甚成此

山園闢處喜高深，大雪漫天亦一尋，百年稚松新種得，他年好證歲寒心。

立春越夕大雪即興示若文

風雪漫天酒數卮，爐邊清話最相宜。世間不少娛魂境，擁被尋詩亦一奇。



## 病中的囈語

夏藝圃

春苔大師：

想不到大水，那年在西湖葛嶺肺病療養院療治了一月餘的肺病，今年，此別重新又來光顧我。健康的人是有幸福的！病着的我，渴慕着健康，渴慕着健康的幸福！記得去歲年底曾有一信寄給先生，上面說有「這那裏是吃飯的地方，完全是吃藥的醫院！」這樣的一句話，誰會知道三個月以前就給今天下了囈語呢？你想，每日的舉動，飲食，……全由醫生指揮，看書也被節制着，喝茶也被禁止着，每天還得吃上幾次苦得要命的什麼鬼藥水，天哪！我怎樣過這寂寞的生活呢？今天進院才三天，醫生的

吩咐是住院一月。呵！平常的歲月覺得過了太快，有「一年如一日」之感，在此地反恨時間之輪轉得太慢，大有「度日如年」的情況。

這次病來得很陡然。舊歷年底開始咳的時候，滿以為傷風，出身汗就會好的。誰知後來愈咳愈凶，雖經就地國醫診治，吃了不少的桂枝尖，仍然是未出一點汗。咳呢？當然囉，伴着我親密的而且一時也不離開。自己住過了幾處的醫院，知道營養同療養是很重要的，即使是肺病的話。於是我即刻開始戒嚴，半年來唯一解悶的紙烟，嗜之若命的清香好而濃的茶，寫，讀，聽，說……

種種工作，一概不聞不問，結果也等於「效力有限。」後來經女西醫診斷，才明白肺結核作祟，每天注射兩針，一是含有葡萄糖的靜脈注射；一是含幾怪的皮下注射，連着注射三天，才發生了使我在沙市的身軀能到宜昌來進醫院的效力！

魯迅先生在最近文學上發表病後感言（？）說「小病是有福的！」那病也是指咳說的。本來像我這樣能從沙市跑到宜昌來，食量並不壞，外表上是與好人無異，住在院內有人服侍，不是有甚麼？呵呵！這樣說來，真是冤哉枉也！前面不說過麼？一切的行動都有人指揮

，簡直是失掉了自由！你想失掉了自由的人是有福的麼？也許有人說，院內不是有正值青春而摩登的看護婦，也可以調濟枯寂的生活？這所謂看護婦。在他的醫院是不可少的，而且有不少的羅縵絲，——就是往年我在西湖療養的時候，有被人贊爲「紅蓮」的與看護婦親口對我講的一切，以及對我的態度，至今猶深深印在我腦海裏。當時爲她記載的長詩，（題名紅蓮）可惜未帶手邊，放在漢口友人家裏，不然的話，早已寄給先生評判了。這些都是過去的事，而且在西湖。現在呢？這醫院裏一個看護婦的影子已沒看見，看護病人的一些同性青年，都是血氣方剛，好比鋼條，那有少女那樣令病人心滿的棉條軟性味。是的，院內還有一位專司病人飲食，被服的英國藍小姐，不時要到病室來看病人的我，也不能慰我的寂寞。那小姐的面孔，看來並不怎樣的令人生厭，

有時也能令病人的我看了舒服，然而，不知怎的，好像總有一點好像是魯迅先生的墳墓略論中國人的臉一文裏面所說的一樣：「英國人的臉，看下去總是差一點什麼似的！」底感覺。唉！病了我就，就算痛苦極了，而且進了這樣的醫院，連異性同胞的安慰得不着半點，還要不時看那總差一點什麼似的面孔底英國小姐。誰說「小病是有福的？」請你救救沒有幸福的病患的我，救救枯寂得要死的我呵！

上面的話，也許先生論爲不當，進醫院是醫病，祇要醫生診斷好，病室設備完全，看護婦看護士又有什麼關係呢？誠哉是言也！真正不錯！先生那知道院內的無頭緒等於「走了汽的汽水」，一點作用也沒有，伙食也是馬馬虎虎，——到是專司飲食的藍小姐不馬虎，每餐時，必問這好不好，這味口好不好？一類的中國式的中國話。病房空氣算

還流通，面着揚子江，江對岸的個個山峯，層層山麓，都收來眼底，差強人意。然而，這樣的病房，收我每天一元的名爲伙食費，這是說他們是上帝派遣來的，是英國「蘇格蘭會」的慈善醫院，你想想，教會的慈善事業是這樣。我們病人在院內的英人眼中及待遇，大約還及不上英國的囚犯罷！呵！上帝！呵！我們的基督！你怎麼派遣這一類祇顧外觀而不求實際的你的信徒來欺騙我們這病了的衰弱的人們呵！

現在譚一譚院內的情形。肺病患者是宜靜而怕噪鬧的。住在我病室樓口的，有二十四個戒大烟的人們。這一羣人，與大烟結了婚的，無論時間久暫，因前一時想與他離婚，真的難得像青春的少婦斷絕了性愛一樣。這那裏是一羣病人，完全是一羣瘋狗，時時聽着他們在狂吠，「救命呀！」「我要抽烟了！」「我願意鎗斃好了，不願受這痛苦！」

一時又是「可憐的秋香」「毛毛雨」——類前幾年還摩登的歌曲，或者「兩聲」自盤古，立帝邦……」「梅烏縣在馬上，……」「你把那……」一些學「譚」學「馬」學「海派」的片段的戲唱，而樓下東首的電燈馬達，整日整夜的斷續的「打痛，打痛，……打……打打……痛……」怎能安神，怎能靜養？夜間，不必說：完全成了那一羣瘋狗的世界。真是，用兩句老小說的話來形容，「喊聲震耳，怨氣冲天」，真令我有些魯迅式的「嗚呼」之感！這一羣瘋狗中，會出人意料外的，有十四歲的青年，據說他已經吃了五年了！國內類如這樣的青年不知有多少吧？我想，這樣「亡國滅種」的東西，而又這樣的深入羣衆，用一句摩登話，是這樣的「大眾化，」真是我國之「大悲哀」也！

一進院，就換着院內的衣服，好像病人什麼都是可怕，都是毒菌，都有媒介的危險，脫得赤條條的，換上那中不中，西不西，醜極難堪而又不合尺度的衣服。祇得穿兩層，冷，得披上一條毛毯，就是革命軍行軍時每人背上的那黑色的怪東西。這真難看極了！毯子一披，完全像申報月刊最近畫刊上的某國的僧侶一樣。今天是禮拜，因為是教會的醫院，病人都要做禮拜，橫直寂寞無聊，到禮拜堂聽聽讚美詩，領略西洋男女的歌喉，到也能解寂寞；可惜時間很短，而且六天才能又來一次。要是天天做禮拜的話，我都得要去，這當然我不是敬奉上帝，而是無聊中可以聽一聽歌唱。說到做禮拜的病人，那裏是耶穌的信徒，全是一羣佛們弟子！毛毯披起來，真與披袈裟的和尚無異。因為如此，那一羣瘋狗，觸景生情的口中「阿彌陀佛」之聲，時有所聞。與最近論語上半月要聞中刊載的某要人講演後，羣聽衆大喊之聲「阿彌陀佛」者暉映成彩。佛

法無邊，即大英國耶穌教義下之醫院中，亦有弟子大念「阿彌陀佛。」總之，笨呆的我，怎樣也不能形容於萬一。這醫院裏的禮拜堂裏，要是我是豐子愷先生，你得看到一副比「表決」還要彩奕奕的一副漫畫。惜哉！我沒有那樣藝術的手腕，坐失了一副永難消滅的有意義的漫畫。

「寂寞」，說得太多了！然而就是將這封信寫滿了寂寞，也不能給寂寞者的我片刻的安慰。來時未攜一本書，此地祇有一家新書店，書是貧之得可憐，反不如沙市，祇買有過去的創刊，同三四期三本太白。一月期間本是短促的，在這裏面是那樣的遼遠，而這種進程又好似在沙漠中旅行着，就是一分鐘看一個字，三本薄薄的太白又能看多少時候呢？三月號的藝風，要是尚未發出，請將這一期改寄在此地。

買太白的時候——那是未進醫院前

現在沒有出外自由了。有一種新的發現，也有一說的價值。在一條馬路上，（因為才來不知名）有一個算命測字的先生，在他掛的什麼「先知子」招牌的旁邊，有一隻肥大的毛鼠，後足釘在柱上，有生命知覺的生物，足被釘着，怎能不痛？於是老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時時發出吱吱的微而刺耳的尖音，以及形態的動作，引起許多路人驻足，而作壁上觀，於是「先知子」這時鼓其蓮花妙舌，大有使頑石點頭本領，大衆中你來問字，我來談相，這時，誰也不會再注意老鼠，而「先知子」的聲調，代替了老鼠吱吱的求救的哀音。你想這種宣傳品是不是無價而效力大的寶物？這種活的廣告學，恐怕新聞學者們還未之先聞聽！難怪許多大商店裏要僱用摩登女店員，其作用等於「先知子」之用老鼠。所以我寂寞，這裏沒有用女看護婦，宜乎我寫上這一大篇我的悶氣。

還有值得說一下的，是江中不少的「坐船」，全靠租給旅者作旅社用的，等於上海的公寓，一年四季在江中，傍江岸泊着。每天有費足當五十銅元四百，捌枚伙食另費，聽說還可以弄家眷。詳細內容，我因才來，而且還未問津，恕未道其詳。

宜昌市票在市面仍有不少流通着，票名「公濟」，等於過去湖北官錢局的官票形式。因為銅元少的原故，一半，當然整票一張，五百呢？分票爲二，二百五呢？分半票之半，因此分來分去，所謂整票，也弄得亂七八糟。聽說有許多錢攤上的奸商，在完整的票中抽一小條下來，再補上，又將抽下來的小條補成看得過去是一張整票了拿去應用，這樣，五馬分屍的宜昌公濟票，在宜昌異於中國其他埠鎮，對於市票處分的破壞下，每整張是東麟西瓜合貼起來的不說，還要打一個六折。這真是聞所未聞，

見所未見的事吧？奇怪的宜昌，對於這樣殘缺的廢紙，毫無停滯的流行着。

寫得也可以夠數了！這上面的一些話，自己回看了一下，實是「在宜昌的病人說病話。」

病是痛苦的！希望能救之我！滬杭的肺病療養院以哪院爲最好？需費若干？盼一一詳示。對不起！費了先生許多的時間來看這篇病中的嚙語。祝健康！

宜昌普濟醫院特別病室四

後學夏藝園上，三月三日



醫院中

Asselin 作



# 桃色詩筒

錢畊莘

一

勸我更深莫苦攻 憐卿瘦弱不禁風  
而今冷雨敲牕夜 一樣相思兩地同

吟 詩學靜君輸我 照壁殘燈如豆紅

六

春花能有幾時鮮 人老何曾轉少年  
每覺臨書嫌紙短 難將除恨訴周全

去留難定任西風 堪歎人生類轉蓬

二

感卿緘密寄黃梅 慰我殷殷一段癡  
千里迢迢勞遠念 應將何物報相知

七

歲月催人不少留 無端今日又中秋  
遙知千里嬋娟共 情怯團圓怕上樓

一一

荒草連天已可悲 那堪病骨又支離  
引愁夜雨懷人遠 撩恨秋風入夢遲

三

青山不改千年畫 綠水長流一篇詩  
暫別何須傷午夜 他時剪燭話相思

八

蕉牕月色夜來新 竹院風聲感舊因  
對景懷人情快快 夢魂顛倒幾番頻

一二

思卿一日九迴腸 兩地飄零暗自傷  
駭浪驚濤蒼海客 鄉關何處水茫茫

四

繞樹寒烏已可哀 無邊暮色又相催  
憑誰寄與人知道 一日相思十二回

九

倒臥長橋影如弓 蕭疏荻港鎖孤篷  
有心明月無心賞 兩地情懷同不同

一三

不堪重聽玉蕭聲 悄倚闌干訴遠征

五

一自西還一自東 別來惆悵兩心同

十



記得並肩人兩個 雙雙邀月證三生

一四

日暮涼風浙浙吹 梧桐搖落賸殘枝  
東籬尋遍秋無迹 非惜黃花有所思

一五

異鄉落拓誰青眼 客地飄零孰憫憐  
殘月寒砧秋欲暮 孤燈獨對不成眠

一六

昏燈擁病寫紅箋 寫得紅箋淚似泉  
江上青蜂人去後 荒涼秋夕只嬋娟

一七

歡心底事逐年銷 怕夢蛾眉怕見腰  
百丈情絲無着處 此生辜負似花嬌

一八

小院梧桐細雨時 秋懷搖落有誰知  
相思未了前生債 贏得蛾眉有怨詞

一九

孤零似雁寂如僧 數卷殘書一點燈  
有意尋歡尋不得 歡場今已冷於冰

二〇

四載相思苦 今朝化作塵

伊人非愛我 我錯愛伊人

二四年四月「一九」後三日

於鹿胎山下丹楓樓。



意大利考古家于哥里尼 (M.

Luigi Ugolini) 在地中海馬耳他島

發見石器時代宮殿，及此雕刻女

身，名爲馬耳他島的維奴絲。

春苔

### 沒有糖的咖啡

文懷朗

——給悔生小姐

且喝乾這杯沒有糖的  
咖啡罷，明朝我就要  
遠走了。把苦澀的泉水  
去灌溉開芬芳的花葩。

當愛花的美人親吻到  
這蔚麗的花葩，要使  
她不要想起老園丁的  
氣力和汗水，心和血。

創造者的生長和存在，  
是爲着他人，不是自己。

把苦澀的泉水去灌溉開  
開芬芳的花葩罷，明朝  
我就要遠走了，請喝乾  
這杯沒有糖的咖啡！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夜於  
南京玫瑰咖啡店。



# 憶

甜冰

陳迹，總像一縷烟一抹霧似地苦苦地纏繞着人。

——一個熱烈的懷戀與痛苦的憶念呵！

夏天的夜雨，從鐵絲窗的小孔裏被風吹進來，臨窗的桌面全濕了。心也像給淋濕了一樣，一個盛夏在心裏只像一個深秋。

偶然從一疊舊稿子裏翻出了一張軟片，那個十三歲的小姑娘雲仙隱約地在面前笑着了。

驟然，一個靈魂飛入了一個可愛的回憶。

那時我還在長安做着測量工作，我

們一組六個人，向和尚分借了兩間屋子住。除去我和老葉兩測量員外，還有一個練習生及三個測夫。雲仙一家就住在我們隔壁，也是向和尚分租的。

那日子過的像一個昇平時代的老農那樣的愉快，美麗的旭日還沒有上升的時候，我們已進了田野或是山林，用我們的望遠鏡經緯儀或是其他的器械，把地球的一隅分割着，估計着，直到了一個滾圓的紅太陽快被遙遠的地平線吞沒的時候，我們才舒適地吐着一天的疲鬱從薄暮晚風中歸來。那個練習生是剛剛中學畢業的，因此他脫不了學生的氣概，走到曠野人跡稀少的地方，他總歡喜

拿起手中的標杆像舞台上耍槍一樣的舞動起來，或者，高聲地吟着古詩……

「人生爲什麼？」他又最歡喜說這句話。如果工作過于疲勞，他就會把這句話像連珠炮似地接連說上十幾句，尤其是他的這種家鄉土音，時常會引我們發笑的。

每次快到寓所的時候，暮色蒼茫中總時常可以看到雲仙在門前的桑樹叢中立着，好像在想着什麼心事似的，不過一見到我們來，就變得活潑了。

記得有一個黃昏。

「這樣晚才回來，飯早送來了呢。」天真的孩子的聲音，其實這種話每天

都可聽到的。

「立在門口做什麼？等誰？」我們感到沒有話好說似的。

「周先生，你的報來了呢。還有書，還有信。怎麼你的東西這樣多，天天有的呀！」

「他們有沒有？」

「都是你的。」

「謝謝你！」我想伸出手去拿，然而她却把手縮回了。

「不要同周先生吵呀！雲仙！」雲仙的媽忽然喊了起來。

「沒有什麼！」我感到有些窘，雲仙也把東西交給我。

好像她被母親說的有些不舒服的樣子，我就向他說：「這本書裏有很好看的圖畫呢。你跟我上來看。」他就很活潑地跳着跟我們上樓了。

我們的房間在樓上，雲仙家同和尚的房間也都在樓上，同是一條樓梯走的。

「王，雲仙來了呢！」老葉向那個練習生用打趣的態度說着他家鄉的土話。

王向老葉皺了一眼，管自己走了。

進了房，我把那本雜誌打了開來交給她，讓她自己去翻。她像一個嫻靜的少婦那樣地坐着看。

她父親是一個失業很久的人，每天在茶店裏過着昏沉的日子。母親是在街上一家雜貨店門口擺了一個小菜攤，勉強賺幾個錢來做一頓飯一頓粥的過着生活。雲仙自己雖說是在一個附近的小學裏讀書，然而我却從沒有看見她走進任何小學的門過。如果下雨天氣不能出去測量的時候，我們總看到她在家裏或是在茶店及菜攤旁，因此對於她的前途，我只有嘆息，從她的聰敏裏，我看出了一个墜落的女人是怎樣養成的。

「這女孩子實在漂亮，可是大起來

就不得了。」老葉是時常這樣說着的。

雲仙媽爲了担着雲仙爸的失業，會這樣向我們說過好幾次：「替雲仙爸找個測工的位置吧！這樣下去實在不得了。」然而一看到雲仙爸的那種萎靡無力的樣子，瘦黑得像一個鴉片鬼時，我們也實在無法用他了。

「恐怕他吃不下，我們的事情是很辛苦的。」我們時常這樣回答雲仙媽。雲仙媽也曉得他是一個安逸慣了的人，只有嘆氣。

一個月後，我替雲仙拍了兩片小照，我以爲在她童年沒有偷跑的時候，應該留下些快樂的影子，我是很爲她將來的命運苦痛着的。

從此，每一次我離開長安回去的時候，她總這樣說：「幾日來呢？買片子來給我照呀！」

「我不來了。」我故意這樣說。

「騙我！你的箱子棉被不是全在這

裏嗎？」

我沒話說了。

然而，不久，我是真的永遠走了。

走的那天，我想把一本攝影畫報送給她，可是怎樣也找不到她，只有雲仙媽同和尙的妻子說着一路順風，過長安時總要來白相的話。我走了。

葉王與三個測工都送我到車站上。

黯然地別了長安，黯然地在心頭上留下了一個難以遺忘的烙印。

雨絲飄進鐵絲窗的夏夜，偶然翻開了這張站在桑樹下的雲仙的軟片時，我是熱烈地懷念着了。

詩人 Paul Valery 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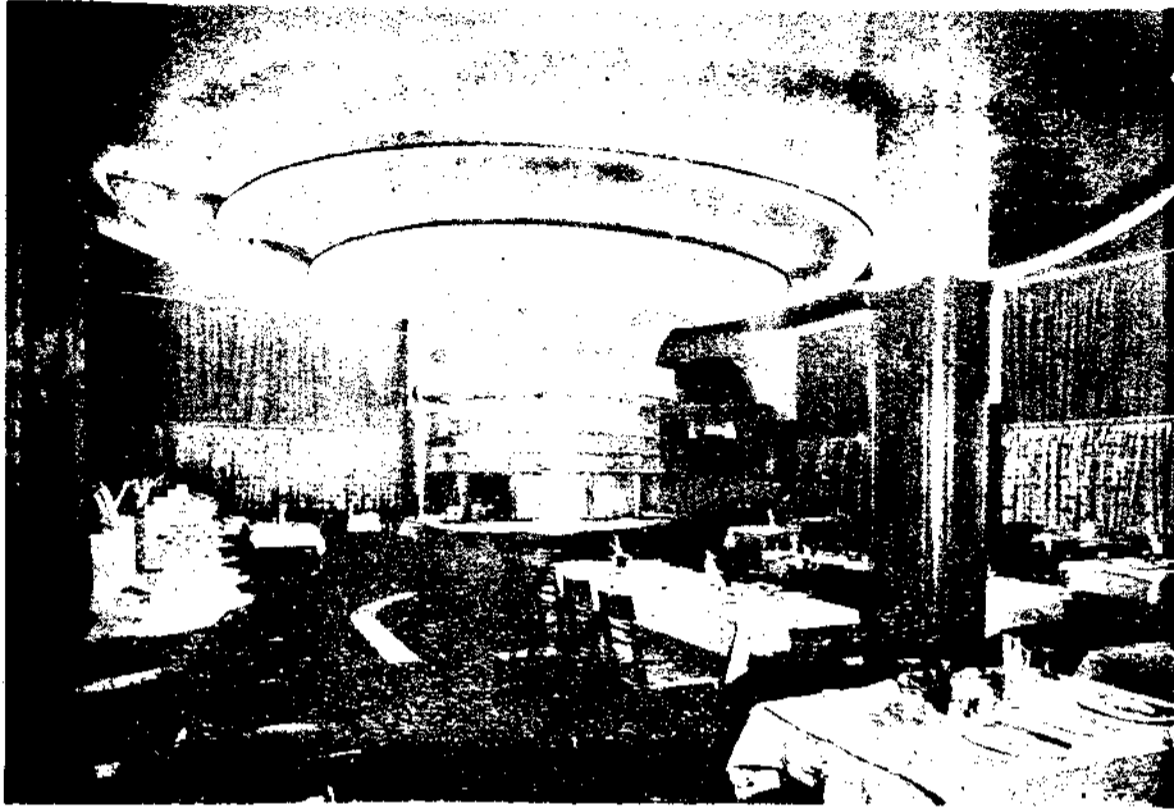


Renee Vautier 作



作 (Cochet) 寫 柯

(會覽展代現) 家 農



倫敦新開法國飯館

竹韶寄



巴黎新式家具之一

竹韶寄



巴黎歌舞

玄玉寄



藝人柯萊娜 (Colmano)

玄玉寄



倚樹憐芳意

孫忱照攝



攀條惜歲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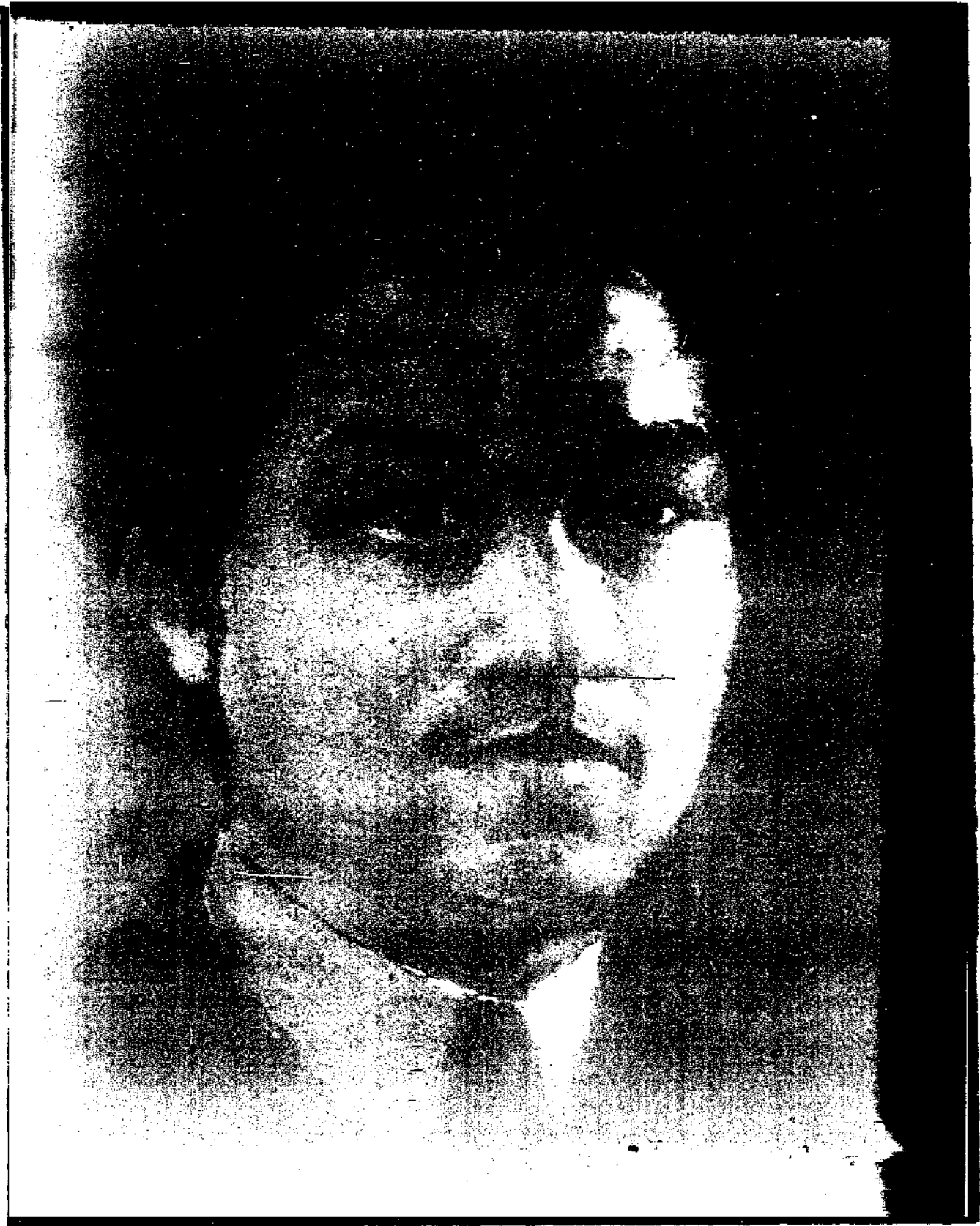
甜冰攝



縞素妝

孫忱照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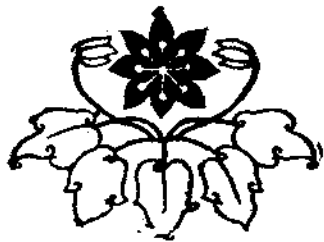




魚州美專裝版印刷

顧了然作

肖像



# 姐姐

韓尚義

夏天，傍晚時候，日影西斜下去，天氣是涼快了些，S村的農民，都在天

井裏，河湖邊放着桌子凳子，預備吃晚飯；無論是人多人少，家家這樣，人人如此，——這夏天的傍晚。

天井裏，爸爸坐着，呆呆地，也不吃飯，手拿着旱烟筒，看他削瘦的臉上，浮着憂愁，憤恨，不知在想什麼？

——媽叫爸吃飯，爸爸搖頭。

怎的，媽也不吃了，只抱着小弟弟吃奶。我看媽的臉上，端時也想起什麼似的。又媽臉上的皺紋更深，尤其是額上，深深的，電車軌似的。唉！這都是我們子女拿着無形的小刀，一條一條的

割出來的，——我看媽給弟弟吃奶的時候。

澄兒，你大起來，可別像你的姐姐呵！——爸忽然撫弄着我的頭髮，這樣說着，打破了沈默的空氣。

爸對我說的話，我却一點也不懂，什麼「姐姐」「姐姐怎的」？

「爸爸，姐姐？」我問爸爸，看爸爸的臉，——兩隻烏黑的眼睛，東洋式的鬚鬚，怪怕！

看看媽，唉，媽在流淚，低下了頭，只是把飯翻着，翻着，翻着。——一會兒，媽抱着小弟弟到房裏去了。誰知爸的眼膜，也充滿着淚水。

為什麼這時全家變了常態呢？空氣是十分緊張着，我呆了。我想，我好像是沒了「姐姐」似的？「姐姐」，這東西，是怎樣的？或許是個不好的東西，不然，說起了「姐姐」，為什麼全家都變了常態呢？但是，「姐姐」到底是怎樣的東西？是圓？是方？是長？是短？是大？是小呢？——這不可解的東西。

「姐姐是怎樣的？爸爸」，好奇心使我追問着，仰着頭，等爸的答復。「你說什麼」？爸爸好似被驚醒似反問着我。

「說姐姐是怎樣的？爸爸。」  
「人樣！怎樣。」爸爸這樣惱不像

惱，笑不像笑的說着，眼裏的淚一滴一滴，壓在衣襟上。

「那姐姐是怎麼樣的人？爸爸。」

「姐姐呵，她比你大十六歲，她今年二十四歲，她是你爸的大女兒。」

「爸爸，那我是誰的？」

「你，你是我的小女兒，是姐姐的妹妹。」

「姐姐叫甚麼名字？」

「她叫『澄娟』，這名字是學堂先生取的，所以我也給你取了個『澄兒』的名字。」

「爸爸，那末姐姐的人呢？我好像沒有看見過？」我這樣連一接二的追問着爸爸。——爸爸不答，眼淚又壓下了。

「死了？」

「你不要多問，我告訴你就是了。」

但是，我只要你大了，別要像你的姐姐。——爸爸一定叫我不想像「姐姐」我想

「姐姐」一定是個不好的東西。

「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時你出世還只有二年呢？」爸爸開始說着，眼眶依然濕濕地。

「是夏天，也是六月初二，正是七年前的今天，那時你姐姐十七歲，我給她配了人家，就是後村保慶公公的孫子——玉卿，我想把你姐姐嫁給他因為玉卿的人相好，家道也好，只不果不識幾個字，我想種田的人，不識字，也沒關係，而且他們又有錢有勢的，一切都多麼的好，澄兒：換了你也一定肯嫁的了。」

那知你的姐姐，她却不肯，不曉得她是什麼意思，唉：澄兒：我想你姐姐，一定是進了洋學堂，讀了洋書，變壞了的，唉！我現在後悔，——不該送她到洋學堂去讀書，洋書會把她領壞了的。

「你姐姐小時候，是個很聰明的小孩子，澄兒！你懂得嗎？她從小是很聰明，會說話，又伶俐，村全村的人，

沒有一個不歡喜她的；會記得她七歲那

年，你姐姐看見前村中華小學的學生，她也要去讀書，啊！七歲上學呢，這小小的年紀，起初我想不給她去，但是她要鬧了，哭了，一定要去，後來你的祖母說：「讓她去讀，她讀得厭了，自然會不要去的，小孩兒多喜換新鮮，」那時，我就依了你祖母的話，給她去了。

現在你的祖母是死了，但是她那裏曉得爲了她一句話——讀洋書，而鬧出了這樣的把戲。唉！不果祖母也是夢想不到的呵！

「時候很快，過去了七天，洋學堂裏所謂是「一星期」，我看看你姐姐。一天，我問你姐姐：

「澄娟，你還要上學否？」

「要的，我要去的。」她這高興的跳着說。

「我嚇她說：「先生要打的，很痛，你怕嗎？」

「只要我自己好，先生那裏會打呢？」呵！澄兒，你想她這樣小的年紀，會說這種話，我心中是何等的高興，我想這孩子，將來一定是有為的人物，不要將來沒出息。

「一瞬間，你姐姐已在中華小學畢業了。學校裏的先生，都說她聰明，結果，她是考得全校的第一。我真快活極了。不消說是我做爸爸的，就是S村的人民，也個個說她聰明，歡喜她；一天你姐姐對我說：

「爸爸，我要去升學，先生也叫我去進中學，不知爸爸答應否？」

「那時我因為看她聰明，却年紀還小——十三歲，所以我就允許了她去進中學。」

「記得是七月裏的某一日，那天，朝陽發出特有的光彩，我送你姐姐到城裏××中學去。因為時候很早，露水還

未撒盡，路上又有許多草，走得不多路，我和你姐姐的鞋子都濕透了。我還記得那時候，走過後村，保慶公公在園裏

鋤菜田，他看見我們很早的出去，便問：

「德興，這樣早，到那裏去，領着女兒？」

「澄兒，你那裏曉得，我還沒有回答，而你聰明的姐姐却說：

「保慶公公，你真勞動呢，這樣早，就下園裏來鋤菜園，將來一定是好福氣。我今天上城裏讀書去，爸爸送我。」

「澄兒，你想她十三歲的年紀，懂得說這樣的話，不要說是我做爸爸歡喜，就那時的保慶公公，也喜歡得笑起來說：

「好乖的澄兒，多聰明，會說話。你讀書回來，公公給你擇個好新郎。」

「那時你姐姐怪怕難為情的，臉紅

紅地，低着頭，一聲也不響。我和他講了幾句，就過去了。

「但是後來，你姐姐是變了啊！變得這樣，我真夢想不到的。唉！澄兒，我後悔不該給她進洋學堂，——洋書會把她領壞了的。」爸爸嘮嘮叨叨的說着，說到姐姐聰明的時候，爸爸顯出一綫笑臉，或許是苦笑吧！可是說到這裏，爸的臉上，又有淚水啦！

「你姐姐在中學還沒有畢業，做媒的人很多，但是爲了新郎的不好，家道的不對，——一一的辭却了。」

「十六歲那年，你姐姐的一切，都顯出大人風味了。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澄兒放寒假，住在家裏。大約是十二月的初八吧！保慶公公果然來說你姐姐的喜事，就是想把澄兒配給玉卿——保慶公公的孫子。這事我和你媽都同意的。因爲玉卿的人相好，又誠懇樸實，忠厚

，不論字，也沒關係，況且他們家境也

你姐姐說：

越是難過焦急，臉是瘦得可怕，我以為

好，有錢有勢，聽說還有百多畝的收租

「澄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十

她生了病，問她，她不響，我想她同你

田，所以我才答應了。隨後去問你姐姐

七歲年紀，正當出嫁的時候了。所以擇

媽總親近些，在你媽那邊，想她總有話

，那天，你姐姐在房裏，我對她說：

六月初三的吉期，成這喜事。

的。可是，她的脾氣却變了這樣，連媽

「澄娟，許多人來做媒，都做不成

「爸爸，那不對，我年紀還小，我

方面的話，一句也沒有，只是悶在心裏

，我想這一個最好的了，有錢有勢，人

還要讀書。」她忽然變了慘淡的臉，焦

。我想她一定是不願意這婚事。但是她

相也不錯，那你也曉得的；澄娟，你聽

急的回答着我。

不響，怎麼辦呢？

我的話，不要錯過這機會。」

「下半年我還要到C埠去考K大學

「時間真快，已經到了初一，全家

「當時你姐姐並未答言，含羞地跑

讀書，我還沒有到結婚的年紀，……爸

充滿在喜氣中，可是，只有你姐姐，她

出去了。唉！要是她當時表明心跡，我

爸。」

心裏是何等的焦急呵！臉是越弄越瘦了

那裏會不依，總之，要怪她自己。

「還讀什麼書。大學！女孩讀什麼

。我勸她，她不響，也沒有，唉！到底

「澄兒，你保慶公公這一來，果然

大學！聽說大學裏都是不好的人，況且

爲了什麼事？

成功了。但是沒有得你姐姐的同意，

女人多讀書也沒有什麼用。澄娟，寶貝

初二，七年前今日，——六月

——我想，她含羞地，心中一定是答應

，你聽我的話，爸爸決不會弄錯你的，

初二，便是你姐姐離開S村的一天。唉

了吧！

兒呀！」我這樣地勸她。

！唉！我總想不到她會變得這樣的，不

。 。 。 。 。

「……」她靜默着沒有聲音，臉

別而行。澄兒，寶貝，你：可不：不要

「時間過得很快，你姐姐十七歲哪

是慘淡地，剝着手指甲——微抖。

像你的姐：姐呵！」眼淚悠悠地流濕了

。中學畢業回來，保慶公公因爲玉卿已

。 。 。 。 。

爸爸的衣襟，爸說話是顫抖着。

經二十歲了，所以要想早點抬娶。但我

「五月廿七八，一切的嫁粧都弄好

了，預備初三出嫁。可是近來你姐姐却

想十七歲的女兒，也當嫁了，所以我對

了，預備初三出嫁。可是近來你姐姐却

「一見七八年了，一點消息也沒有

，不知是死是活？曾聽見人家說，她常

在C埠和K大學的男生，在馬路上走，

並說你姐姐還加入了一個××黨，天天

圍着暴動開會議，：唉：這樣的女兒，

我不是白養嗎？唉！我後悔不該給她讀

洋書，——洋書會把她領壞了的。」眼

淚又從爸爸削瘦的頰上流下，濕透了爸

的衣襟。

「……………」爸爸沉思着，沒有聲音

晚風吹着柳絲，呼呼的響，麻雀唧

喳的叫，我隱約的聽見媽嗚咽的聲音，

從房裏傳出。

太陽沒入山叢中，西天掛起一片雲

海了。

一九三四、八、廿九、

脫稿於紹興旅滬小學。

撫弄着我的頭髮。

。 。 。 。 。



### 大飯店廣告

(以油畫作壁畫，應用於建築之上。)

李拔克(L. Ryback)作



# 別了，麗萊！

喻松年

今天到麗萊的家裏去。她告訴我她

是將要在最近出嫁了，日期是十月五號

。她又告訴了我好些關於她自己的計劃

，在婚後她要怎樣的進行她理想的生活

。她說她已開始在一個夜校裏補習英文

和日文。在今年的歲底她決定要東渡日

本，去學習她所要學習的。她說以前沒

有決定的，現在都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

，決定了自己的新的路程。她又說她這

次事前是怎樣計算着她這次對環境的應

付，「不會失敗的。」他時常在每說一

件事後，這樣自己堅強的決定着，自信

着。

「倘使萬一會失敗呢？」我笑着問

：

「那我就跳黃浦江。」她性情本來

十分剛強。

她起始敘述她理想的未來了，她這

樣說：

「松年，我正是利用這以進作退的

計策呢。你看我家裏誰不忙得像糊塗一

樣，連妹妹也整日的陪着媽媽東奔西走

的忙得笑死人。我自己真不覺得有什麼

，沒事看看電影，出去跑跑，再無聊起

來就拿本小說到公園裏去讀幾個鐘點。

我以為結婚不過是形式罷了，與不結婚

有什麼兩樣？對我的本身事業一點沒有

妨害，不過換個地方生活而已。只要

自己能自主着自己就行了」。她吃着

口僕人剛送上來的熱茶。

有時候你自己會忘記了自己，因為

你環境太好了，而外界給你的引誘力也

太大了。當心，你會離開大眾的立場，

而走進象牙之塔去。我這樣的說時，她

正對着由茶杯中散出來的熱氣出神。

「哼，太輕視我了！你以為我會給

情感同化嗎？放心好了。誰不曉得我是

有名的一個冷人。只要是自己決定了的

，就任便什麼也改變不了。本來我是想

這時就定的，但是我不忍年老多病的媽

媽，爲着她的女兒，而流着她好久已未

流過的眼淚。老實說，我現在是正做着

一個大的騙子呢。你看這許多的人給我玩弄得多麼有趣。在未結婚以前，我和對方所定的條件是如此：第一，婚後仍舊繼續讀書，不能借口爲難一點；第二，關於我個人一切行動絕對自由。你看這樣，我隨便到那兒，他們也無從干涉了。大概今年年底，我就要到日本求學去了。那兒朋友也很多，大衆可以安心的爲事業努力。假使你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去一次，因人總是愛動的。」她臉上浮着一層得意的微笑。

「殘歌，替我抄好了嗎？蔚卿呢？」我想起上次帶給她看的那篇稿子來。這是去年冬天在自己的病中寫成的一篇中篇小說，材料是她在幾天的夜課的自修室裏告訴我的，其實也就是她自己戀愛的經過；因爲沒有美好的結果，所以就叫這故事的名字爲「殘歌」。這兩個字的得來，也很有趣。是一天的課後，在課室裏只有我和她兩個人。她一面在

粉板上亂塗着，一面嘴裏在唱着一個很流行的曲子。我是在看一本小說。

「怎麼不唱了？這最後兩句好極了！我聽着她不唱完就停了，又另唱別的一首歌。」

「不喜歡，我隨便唱什麼歌，總是不願唱最後一句的。」她走近來，坐在我對面。

「那是成了殘歌了，未免可惜！」我笑着。

「殘歌這兩個字倒有點象徵的意味呢。」她用手在桌上寫着「殘歌」這兩個字。

「我不願一曲好歌給人唱殘了。」我放下書來很興奮的說。

「我倒反而歡喜呢！所以我永遠是唱着殘歌的。」她很沉重的一字字說出來。

「我寫的那篇小說正找不着得當的題目，那末就叫它是『殘歌』吧。因爲

這裏面的主角也唱了一曲沒有完的歌，你想好嗎？」我看她低着頭，像在想什麼似的。

「好極了！很少見這種象徵的題目呢。」她苦笑了一次。

於是殘歌這兩個字就寫在我那篇小說的前面了。今天到她家裏來，一半也是要拿回這篇底稿的。

「給我撕毀了。你爲什麼要把錢大培寫成那麼的無聊。我早就說過他沒有這樣壞呀。」她用手玩弄着空的茶杯。

「那是你告訴我的呀。怪我嗎？」我接着說：「你會撕，我也會寫。你想在朋友當中不留痕跡嗎？是不是？」

這樣大家又苦笑了一次。給沉默在我們中間流過有五分鐘。

「蔚卿已經兩個多星期未來了，大概是忙着她的出路問題吧。」她站了起來，走到窗口去，仰頭在望着天。

「殘歌在以後可不殘了。哈哈！」



我走近她身邊去，說出這句話後，感到有點無聊。

「別罵人好嗎？我永遠是……」她緊握着我的手，兩棵大的淚珠就滴在我的手上。

「我太無聊了。麗萊！您又想到着過去了。我是在說着玩呀。你原諒我！」我真恨自己的說話不小心。

「我是弱者嗎？我是墮落了嗎？以前我嘲笑別人的，現在也臨着我了。唉！松年，你不能諒解我，你仍舊不能明白我，好！話太多了，一時也說不完，兩月後我再寫信告訴你吧；那時或者你會心安一點。或者我們約定一個地方再暢談一下。我只要不死的話，我們總有再見的一日。」她語調十分的悲涼。

「是的。」我僅僅的只能回答這兩個字，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一個人當他走完了一個舊的階段時，必定得再踏上新的階段，況且結婚

是重要的階段之一；除着和尚和尼姑之外，誰也必得經歷到；不能說結婚就是弱者，就是墮落，這你想錯了。」我們一同走回這面來，她無力的躺在沙發上。

「謝謝你，也許我是想錯了。拿以後的事實給我做個證明吧。松年你信任我。」她的行動我看有些異樣了。

「信任你，靜一下心吧，你太興奮了，這時你身體是有着不利的。」我給了她一杯熱的濃茶。

「別人我不曉得，我自己是有着一定的方針和計劃進行的；要是沒有媽媽就更好了。」她理着散亂的頭髮。我看到她比半年以前瘦多了，那有神的兩眼，還像以前的一樣沒有改變。

「所以我叫你是東方的女王呀！」我看着屋角頭的太陽，想起還有另外一件事，便站起來要走。「好，再會，兩月後等着我的信好了。」

在媽家的門前我們再互握着手，道着各人的珍重！「這是我與麗萊在同一個環境下的最後一次會面了。」坐在電車內我這樣想着。

所以現在這本「殘歌」已是我重寫的一篇了。第一次寫的是給麗萊撕了的。在內容方面講，我個人以為這次重寫的比第一次的更充實的多，而字數也比以前多出了一半以上，這是我不得不感謝撕我稿子的麗萊了。因為沒有她的撕毀前稿，這次無論如何我不會重寫。而對她的認識一年來自然比較要清楚一點，雖然這是她到現在還否認的；可是的確我對她的認識是如此，也許以後的事實會給我一個鉄的反證，證明我眼光的錯誤，也難說。

麗萊是我在北四川路新亞中學時的一個同班的同學。因為大家是同一的文學愛好者，所以經過了幾次的談話，便成了知己的朋友。她書看得比我多，而

寫作方面也更比我成熟多了。後來我們

又聯合着好幾個同學辦了一個小小的旬刊，定名「重光」。那時因為經費的困難，只是用油印的。這樣幾個人一到課後就忙着不

息了。我們自己印，自己改錯，寫蠟紙，裝訂。麗萊便擔任了這裝訂的工作。有就因趕着明天發行，竟忙

利打過熄燈鈴，我們還在辦公室裏忙着。這些以前的事情，在今天回憶起來真

同做夢一樣，現在是不能再來了。回到宿舍裏，心裏像有着一塊鐵石似的壓着

。想到我們一年來的好友，正巧在一月前遇到，在短短的一月中又要分散了，

這使我感到命運之神的權威可怕了。

只從去年寒假以後，彼此就沒有通過消息。今年寫出去的信，都退了回來

。我以為他是回寧波去了，半年來我時常紀念着我這怪異的朋友的蹤跡。

不想一月前在一家書店裏我們無意遇見了。同時她還介紹石琴和林先生給

我。

我。

窗外的天黑得像一塊黑的布幕，三五點星星在曉風中爭扎她最後一線的光芒，時針已指在四時半的地位了，在灰

色的燈光下，我寫成這篇紀念的作品。將來「殘歌」倘使僥倖能出版的話，我

預備就拿這篇作為序言了。

我和麗萊雖然不能說以後沒有碰面

的機會，可是那時的會面，總沒有現在的自然了吧？我想：

「別了，好友麗萊，珍重着你的未來吧！」我在擱筆的當兒，默默的祝禱

着我的跨上了新階段的好友！



許士驥寄

王祺先生作品



## 陸老師的喜劇

孤芳

銀灰色的天空，起了一層白霧，下着濛濛的雨，雨點稀疎地從密密地樹葉

裏面滴下，滴在他的頭上。他用手帕遮着頭，大的雨點，小的雨點，頭髮畢竟

是濕了。他回頭看看，一垛白粉牆夾着黑漆大門，牢牢的閉着。他有點懊悔起

來：爲什麼不在那裏多睡一忽兒？天未明就跑回來，碰着鬼嗎？

雨還沒有止，天色已是從灰色漸漸地轉變白色，霧也展開了籠罩，現出自

然界的一切。一陣嘈嘈的鐘聲傳來，接着黑漆大門呀的一聲響。他大步的跨進

黑漆大門，老王迎着微微的一笑。兩廡宿舍已經有人起來了，還聽得喃喃的讀

書聲。一位小朋友當面的碰着他，現出異驚的神情問：

「陸老師，大清早晨從那裏來？你看，連衣服都濕了。」

「沒去那裏，剛起來，到外面做運動呢，偏偏又下雨了。」他不知道怎樣的回答才好。

他這話在小朋友們是未必相信的，他們素來知道陸老師是要睡到八點鐘上課的時候才起床的，今天爲什麼這樣的特別起得早呢？真是莫明其妙！

皮笑面地走進教員室來說，陸老師正抽着一枝香煙，和賈老師在談閑天。一見老王進來這樣說，知道事情已有定妥了；於是他叫老王低聲一點，恐怕給人聽着，不大方便。

「我剛才到花家去，她和她的媽媽正在吃晚飯，我對她們說了。她很是願意，她的媽媽也說：如果老師肯照顧的話，就請晚上來罷！」老王仍是笑嘻嘻的說：「陸老師，今晚還是去不去呢？」

不等陸老師答話，賈老師已經站起來說：「去：一定去！擁護陸老師登臺。」

「陸老師，講通了。」

大概是吃罷晚飯之後，校役老王囁

夜色蒼茫之中，三人踏進一間狹隘的房子裏。一進門，一個約四十多歲的老婦人迎着出來，喜色盈眉的說：「二位老師，請到裏面坐！麗秋，老師們來了。」

麗秋是坐在床沿上抽水烟，見老師們進來，一邊站起來讓坐，一邊把水烟筒送給陸老師。二位老師覺得實在沒有別的地方好坐，不得不一屁股坐在床沿上。老王是站在一邊，彎着腰盡介紹之責：這位是陸老師，教公民的；這位是教務主任賈老師。麗秋一一的點了頭。

老婦人把房裏雜亂的東西收拾一番，說是要去煮油茶。大家都說：算了罷！吃罷飯沒多久，油膩膩的。於是她把一個木盤捧了出來，放在床上，說是一請二位老師抽烟。陸老師看見盤子裏是一盞矮燈，一枝烟槍，知道是鴉片器具；但是他和賈老師便不會這個，待要

推却，老婦人看見這樣子於是說：

「二位老師不會抽烟，還是買點糕餅來吃好了，再挑一盒烟來給花姑娘過癮。」

陸老師從口袋裏掏出六角銀幣給老王。老王走了出去。

「老伯娘，花姑娘是幾時搬回來住的？」陸老師問：

「麗秋嗎？她是昨天才回來的。在「財務局」住了兩個月，你看，吃得臉胖胖的。」老婦人答應着。

「怎樣不再多住幾天呢？」陸老師插嘴。

「不是嗎？黎局長到省城開會去了，叫麗秋暫時回家住着。」

老王走進來，把一個載有黑膏子的小杯子，放在木盤裏，同時，打開手裏的紙包，是五個大芙蓉餅子。各人取了一個吃。老王却把剩的一個劃開兩半，拿起一半來嚼着。

「喂！花姑娘要瞌睡了，我們走罷！」賈老師看見麗秋眼睛眯着，不住的點頭，說着就要走。

「麗秋，有老師們在這裏，成什麼樣子！」老婦人罵着她的女兒，接着向二位老師道歉：「老師們，不要見怪！她昨夜和姊妹們打了一夜牌，今天日裏又沒補睡，所以才做這醜樣子。等下抽幾口烟，就有精神了。」

麗秋把頭一抬，眼一睜，打着呵欠，伸一伸懶腰，繃上身子，要老婦人替她打烟。

賈老師站起來，讓老婦人睡下，就說有別的事，帶着老王走了。

陸老師就在麗秋的身邊躺下，麗秋的身子移過來嵌在陸老師的懷裏。陸老師的左手枕着她的頭，右手伸入她的襯衣，握着兩個軟綿綿的肉峯。麗秋的豐隆的臀都靠着他的下部，緊緊的貼合，他覺得有一股熱氣直衝過來。

對面的老婦人，拿着一根鐵絲，在小杯子裏澆了一點黑膏子，往燈光上一燒，又在一塊石子上滾了兩滾，滾成了一個小圓錐形，插進烟斗裏，送了過來。

陸老師擺擺頭。麗秋不客氣的接着抽起來，喀喀喀的響，眼見得那烟斗上的黑泡很快的在燈火上消失了。麗秋鼻子裏噴出兩道白烟，一陣陣的烟香襲來，陸老師覺得怪難受的。

「陸老師，麗秋就是愛這們不好呢！叫她戒，又不肯，癮重得很，天天夜晚和黎局長要五錢膏子。你想，回家來，那有這樣多給她抽。」

「抽抽烟，不要緊的。」

「還講呢！麗秋從前好有紅花色的，嫩嫩的臉，手指甲都彈得血出呢！」

「媽，講什麼？燒烟吧！好難聽的。」

老婦人一直打了幾十口烟，麗秋還是覺得不夠。陸老師說是夜已深了，

安息罷！老婦人才下床，收拾煙具，彎身打了一弓，說聲「老師請安」就出去了。

陸老師已經寬衣睡在床上，從帳子裏望出來，半明半暗的燈光之下，隱約地見麗秋在搜索他的衣袋。

不一刻，燈火熄了。一個半裸的肉體，躺在陸老師的身邊，陸老師騎了上去。

「輕些！床響得很，我的舅舅睡在隔壁的。」

「那麼，你動好點呀！」

.....

雞叫了，天還沒有大明。陸老師就要起床，說是回去遲了不好。她問他。那天夜晚再來，他說最好是星期六晚。陸老師從溫暖的被窩裏爬下床來，披了衣服，摸摸衣袋，衣袋裏只剩有一條手帕，其餘再沒有了。出了房門，踏進銀灰色的朝晨，天上已經起了雨意。

孤芳

一九三四，五，二，燈光之下。



銅雕 犀牛

盧章斯基

(Jaque Loutchansky) 作

# 實用藝術專號徵求

孫福熙

我們將於藝風三卷十二期出版一個「實用藝術專號」，歡迎海內外同志的合作。

藝術這個名詞，被人咒罵已久：藝術家咒罵藝術是使人餓肚皮，而藝術家以外的人，都說藝術是吃飽了飯的玩意。我想，即使以前是如此，但到了現在，至少是現在，可以全收回了這個醜名，賠償了以前的損失。

藝術原是注重思想，而以技術表出之。這個技術能夠傳達作者的思想，或觸發他人的思想者，就算是任務已盡，本不必顧慮能否使欣賞者抵得一餐飯，或者是省下明天的工作。可是，現在的時代是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無論什麼東西都要放在天平的一個盤子中，與別一盤的黃金來比例。你說到「藝術」，對面的人立刻在你口中挖了一把，放到天平的盤子中去了。倘若你的話裏不帶點濁氣，放進盤子去稱不出斤兩，那是被咒罵無疑。

什麼病痛就要用什麼藥醫。人家說藝術家是最高傲最超逸的；但有時候，藝術家最卑屈，最遷就。佛教中有一「現身說法」的辦法，看你喜歡什麼，就幻成什麼來親近你，使你

容易接收。藝術，比宗教更不必保持尊嚴，是最須適合時代與環境的把戲。這雖不是迎合趨奉，但脫離了社會，毫不依據對方的風習思想性情，那完全失去藝術的意義了。

現在是物質造成的社會，凡有東西，聞了覺得香，吃了覺得甜，放在手裏重澀澀，纔叫做有價值。

我們最好是一「現身說法」，用藝術向又香又甜又重澀澀的東西進攻，使這種東西裏面灌進現代藝術的靈魂。

衣食住行這一切日用物品中，我們都可灌注藝術的靈魂，使人們所愛好的東西變成格外可愛。倘若有人要問：什麼東西中可以灌注藝術的靈魂？怎樣纔能使一件東西變成格外可愛？這是有待於大家精心研究，正是我們要廣大徵求諸同志的共同努力的。

現在暫且定一個範圍，求大家的商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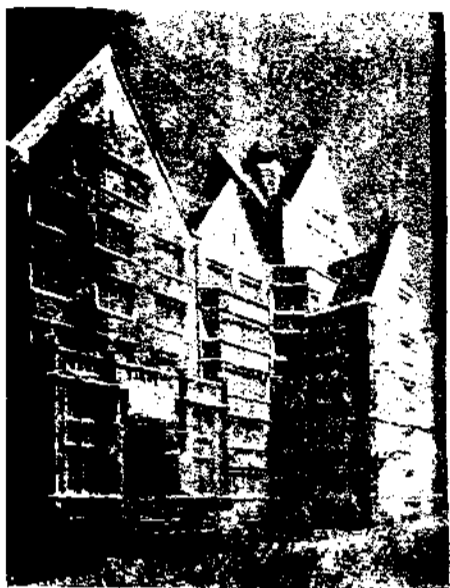
我們從性質上先分為三項。

- 一，理論。
- 二，設計，
- 三，實驗。

理論是實際之母，我們要討論實用藝術上重要的原理原則，形狀色彩的美學的基礎，時代風習的重要的關係，物品材料的性質與價值的研究與比較。

設計是理論與實驗的媒介，在實驗以前，我們設想這個設計就是事實了。到了實驗以後，也許這個設計完全只是一個空論。

實驗是幫助理論，增加經驗的最好機會，這是實用藝術最重要的一步。我們除了自己親身經驗以外，還可利用前人或外人的經驗，加以研究與分析，在他人不知不覺習以為常的事物中，我們可以得到新的發明。這裏，我們可以搜集各種的材料，加以比較。例如飯鍋，我們可以搜集飯鍋的式樣，材料，裝飾，精密的記錄比較，可以發見許多重要的理論，供我們製造的參考。



就門類而論，這裏可以簡略的舉一個範圍：

1. 網布——印染——紡織——蠟染。
2. 室內裝飾——壁紙——家具——陶瓷——花磚——漆畫。
3. 庭園布置——花卉。
4. 舞台布置——化裝。
5. 小工藝品——傘扇——文具——籐竹麥桿——日用品。
6. 金銀細工——象牙——玻璃。
7. 廣告圖案——封面——畫報——宣傳品。
8. 中西文字裝飾——小廣告——火柴香煙果盒。
9. 服裝——平裝——禮服。

其餘如日用品之不及歸類者，亦均可作深廣的研究。為徵求的時間寬長起見，我們定於雙十節截止。

### 巴黎大學城英國宿舍

巴黎有各國大學生宿舍區，名為大學城，各國均有指定地點，由各國政府出資建築代表本國建築作風之大廈，既切實用，又壯觀瞻。中國也有指定，中國建築師虞炳烈與劉既漂且已設計建築圖，但至今未見開工。而中國留學生尚不免散亂僑居城鄉小旅館中。

春苔

# 文藝消息

## 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

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預展，在滬舉行後，即裝運英倫，其展覽會場，係假表林頓大廈，大會定本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三六年三月止，共展覽五月。會畢運回，再將原物在南京展覽。

## 丁善德北上舉行鋼琴演奏會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本屆本科鋼琴組畢業生丁善德前在上海新亞舉行畢業演奏會後，受平津方面之約，舉行鋼琴演奏會三次。第一次已於上月廿八日晚在天津維斯禮堂舉行，第二次於三十晚在北平清華大學。第三次三十一晚在協和大學舉行。

## 冰心女士產女

冰心女士於上月一日產生一女，在協和醫院靜養，其夫吳文藻每日必往探

一次，今已出院，爲其弟謝爲楫與劉紀華女士結婚主持一切。劉女士爲前晨報總編輯劉放園之女，燕大畢業而入研究院，得獎學金者，在校及北平教育界有盛名。

## 江西藝社定期在滬成立

### 繼續徵求會員

江西藝社爲旅滬藝界數十人所發起組織，六月二日上午九時假座菜市路上海美專舉行成立大會，推鄒克定爲大會主席，指導，現聞該社仍繼續徵求會員，凡對於藝術有興趣及表同情於該社之籍籍人士，均可向菜市路四四〇號鄒克

定君處索取緣起社章草案及入社表，申請加入云。

## 湖州黃沙劇社將演哈倫宮

湖州黃沙劇社，係湖中師生所組織，自去載公演霍克爾後，聲譽雀起，六月八九兩日舉行第二次公演，其主劇爲哈倫宮，該劇原名土耳其最後的國王，係一五幕歷史劇，日人河廣一郎之名著，場面熱鬧，情節曲折，在中國出演，尙屬初次嘗試云。

上海女子書店經理兼「女子月刊」總編輯姚黃心勉女士，因患腦膜炎，於上月四日在上海婦孺醫院逝世。

## 邱石冥展覽會

中國畫會會員邱石冥，爲北平京華美術學校校長，特於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假三馬路上海文藝社，舉行個人及學生作品展覽會。

## 北平各大校組織大合唱歌

北平燕大等十四校，近組一六



百人之大合唱，歌曲多為闡揚我國文化  
宣傳愛國思想之作品，上月十二日下午  
五時半，假古物陳列所內太和殿前舉行  
露天音樂大會，並由河北廣播電台播送  
全國。

#### 古今書畫展覽訊

麥家園交通路中華書畫會代理春暉  
閣主人收藏古今書畫，五月十七日起舉  
行展覽會，如吳昌碩，陸康夫，黃壽山  
，倪墨暉，王一亭。鄭瑤笙等收藏甚夥。

#### 布克夫人與出版家結婚

著名女作家賽珍珠布克夫人與其夫  
（即金陵大學教授布克）離婚後，今已  
獲有與紐約發行人華施結婚之許可證，  
查華施新近與其妻離婚，曾發行布克夫  
人所著之小說數種，布克夫人與華施夫  
人，皆以不堪虐待請求離婚，而布克與  
華施皆申辯並無虐待行為，布克夫婦所  
有資產分配與所生子女二人。撫養將由  
雙方協定。賽珍珠布克夫人在華多年，

任傳教師職，所著小說，多為中國農村  
生活，此最著名者為「福地」一書。

#### 女子畫展

中國女子書畫會。自去歲唐冠玉，  
李秋君，陳小翠，馮文鳳，顧青瑤，楊  
雪玖，顧默飛，丁筠碧，包瓊枝，江亞  
南，余靜芝，龐左玉，徐慧，鮑亞輝，  
丁慕冰，吳青霞等，發起以來，會務日  
臻發展，海內女畫家加入者，已達百餘  
人。本屆作品展覽大會，已定於五月十  
日至十二日，假北京路湖社，開會三天

，最近加入會員，如何香凝，趙含英，  
黃冰清，彭君實，朱人琰，黃荃徵，張  
坤儀，熊璧雙，佩雙，耀雙，李華書等  
。均屬久著藝林盛譽者。

#### 王濟遠展覽會

上海華安保險公司八樓，舉行王濟  
遠油畫，水彩畫，水墨畫展覽會，六月  
七日至十一日止，甚有精彩。

#### 中國航空協會音樂會

國立音專受中國航空協之請，舉行  
音樂會，詢為盛舉。

#### 胡獻雅個人展覽會

於六月十四至十九日，假上海爵祿  
飯店舉行，計出品百五十軸，參觀者甚  
衆。

#### 張振鐸展覽會

蘇風社同人張振鐸君將於六月底在  
安慶開展覽會，張君作品，曾在蘇風展  
覽會屢屆展覽，其花卉尤為衆愛。

#### 上海業餘聯歡社近訊

上海業餘聯歡社由章覺，張超，林  
雪等君所創辦，以發揚國粹聯絡情感為  
宗旨，成立迄今，業已數月。內部設備  
，十分完美，足為吾輩青年業餘之暇。  
作正當娛樂之處。該社內分京劇音樂歌  
唱文藝四組，聘有專門人才教授，現有  
男女社員數十人聞近繼續徵收新社員  
印有詳細章程，有志加入  
嶺路人安里十號該社報名



# 本刊預定

全年十二册 實價三元

今特待減為二元

中有特大專號四五册

預定者概不加價

精裝合訂本

第一卷  
第二卷 各二元

文藝茶話 每卷一元

南華文藝 上 册各五角  
下

存書無多 購請從速

嚶嚶書屋啓

藝風月刊 第三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

編輯者 藝風雜誌社

杭州法院路仁德里十號

出版者 嚶嚶書屋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印刷者 惟一印刷公司

上海英租界廈門路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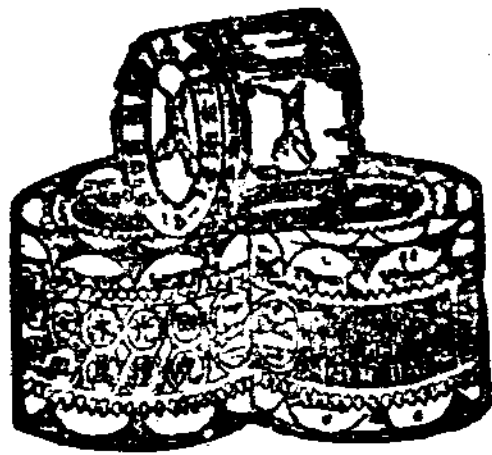
電話九一二三七

總經售者 生活書店

上海四馬路及各地分局

目價刊本		目價告廣	
預定全年	十二册	特等	一百元
預定半年	六册	普通	五十元
		全	面
		半	面
		四	分之一
		一元一角	
		二元	
		三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七六四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免備證第一六號



# 虎標萬金油

功效偉大 救急扶傷  
備此一藥 萬病無妨

廣告吹牛皮。只能欺人於一時。惟有藥力真靈驗。始可維持信用於永久。本堂萬金油。治內外各症。藥到病除。已有事實作鐵證。凡用過者。無不人人稱贊。行世三十年。銷路日增月盛。非偶然倖致也。

招請外埠代理利益優厚簡章  
函索即寄

上海分行甯波路五九五號

# 虎標永安堂